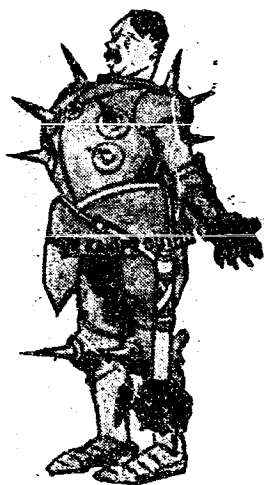


天下事叢書

德國國內幕

陶亢德編



上海亢德書房出版

德
國
內
幕

卷頭語

本書把希特勒秉政以來戰前戰後的德國，從軍政以至一般社會生活文學藝術，澈頭澈尾加以解剖。原作者都是歐美著名德國通，如「備戰內幕」等文作者 Otto D. Tolishus，是世界著名日報紐約時報駐德訪員，就以寫德國通訊得普利茲獎金。「希特勒的老實話」作者則原為希公親信，著書「希特勒如是說」傳誦一時。所以本集所含各文，均有其不磨價值。再則各篇寫來均壯諧雜陳，雅俗可賞，結果像「工業復興」這種題目的文章，也寫得有聲有色，百讀不厭。所以本書內容，可說是價值與趣味兼而有之，不僅範圍之廣泛已也。

本書內容約分四類，卽一人物方面，自希特勒以至德山斯德拉叟，均有論及。二爲備戰經過，「備戰一文」把德國的第五縱隊重整軍備經濟動員詳述無遺，讀此文竟，可知

德國目前勝利之由來。三是宣傳部政局軍隊工業青年團等之內幕。四爲德國人民的戰時生活與本來性格。可謂巨細無遺纖毫畢露矣，有意認識德國者當不以本書爲隨便湊集的趨時之作。

夫德國在二十年前，戰敗乞和，盟訂城下，軍隊解體，社會大亂，誰復夢想到二十年後能一鳴驚人，使全歐地圖變色？然而事實竟如此，可知十年生聚十年教養之功，果是興國良藥，上有賢明勇敢之領袖，下有艱苦卓絕之國民，復興祖國，豈是難事。先哲有云，舜亦人，予亦人，有爲者亦若是，編校本書既竣，寄此一言與我國人共勉之。

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編者記於上海

目次

希特勒之心理的研究	一
希特勒的老實話	一〇
希特勒的嗜好	二四
希特勒的軍師	三三
陸軍總司令布勞希茲	四三
恐怖人物希姆萊	五〇
宣傳部長戈貝爾	五五
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	六一
兩個反對希特勒的人	六五
備戰內幕	七五

目

次

軍隊內幕	一一二
宣傳部內幕	一一四
政局內幕	一三六
工業復興內幕	一四六
納粹黨內與治下的文學	一六〇
國民體操	一八〇
青年訓練	一九一
青年的苦悶	二〇〇
人民思想	二一二
戰時國民生活	二二〇
戰時柏林通訊	二二二
德國與德國人	二四三

希特勒之心理的研究

一個新的征服者，他的夢想遠過於亞歷山大，該撒，和拿破崙的抱負，期望着不單是征服，而且澈底的改造全世界，已蹂躪了整個歐洲。他的軍隊正在擊毀有礙於他進行的最後堡壘。

這種夢想的成敗，現在正由武力加以公斷，其判決將決定這個從維也納貧民窟中蹶起，而巳做了一萬萬人民的主子，和世界上最有權力的軍閥，將來在歷史上，究竟是一個天才，還是一個瘋人。

但不論其最後的成敗如何，單就其方式而言，我們已不能蔑視這個夢想本身的範圍之宏大誇張；它在全能性質的規模上，實遠過於前人之所敢於夢想，並因其付諸實現之竟有成就，已將它提升到幻想的境界之外，而變成一個有最強的軍事機構爲其後盾的具體



政治計劃了。

我們也不能盲然不看見這個計劃付諸實行時所具的意旨之堅強，和手段之機敏；而一個血肉之軀，竟會有這般的心力和胆力去支持這多年的萬鈞重担，實是一個令人驚異的奇跡。

因此，這個新的征服者究是何等樣的一個人呢？這個新式的該撒是吃些什麼食品的？鼓動這個人的是些什麼原動力呢？駕馭他走上這條危險路線的是些什麼天性，動機，和鼓勵呢？

去探察一個人的內心，和合理的比較鼓動其行爲的無數動機，無論如何不是一件易事，而如希特勒這樣的複雜心性，更其煩難。

去答覆一句機敏的觀察者，和本人命運即繫於其答案者所瞠目結舌無從答覆的問話，是極爲困難的，因爲在這希特勒的軀體中，實在有兩個個性：其一是私人希特勒，他雖已成名於世界，但還沒有脫去奧國勃勞諾省鄉間人的本色；而另一個則是官中希特勒，我獨者和軍閥領袖，他和墨索里尼不同，不是扮演腳色，而是身體力行。

私人希特勒身材並不高大，樣子並不十分動人，外貌五官和德捷交界處的普通人民差不多，所異於常人者，不過是那兩撇現已出名的小鬍子和一雙青中帶黃色的銳利眼睛——是一個態度羞澀，站在人多的地方便覺得有些手足無措，因而處處顯出在本性上不過是一個渺小人物的人。

爲了健康，信條，和自己鍛鍊的理由，他不吃肉，不飲酒，不吸煙。他的性情近乎阿爾卑人種，而不像日耳曼族；這一點顯示他並不是他所要改造的那個統治民族的後裔，也就是被他所逐出的舊日統治階級反對他的理由。

但是那個官中希特勒：元首，民衆演講家，獨裁者，軍閥領袖，則是另一個人。他這兩個個性的互相變換，有時是極驚人而突然的。這個希特勒是愉快的，自信的，專權的，侮慢的，和無所不知的。他並不說話，而祇是演講；並不作討論，而祇是宣判；並不是一步一步的走路，而祇是大踏步跨過去。他的外貌完全變更了；他的身軀好似突然魁偉。因此，祇在大衆之前見過他的人，另和他在私人相見時，便會覺得他實是何等的渺小，而感到驚奇。他的五官好似變爲一個樣子殘酷專制的假面具，除非在演講出神之

時，方會略有一些變動。他的眼睛中好似有怒火爆發，語音由沉着而變爲狂喊，直到幾不成聲方止。

這個希特勒已不是一個有人性的人類，而實是一個意念的化身，能使企圖奪他權位的宗旨不合者望而生畏，能以一種神奇的吸力加於易受鼓動者，而強迫他們盲目地服從；他部下的挺進隊和降落傘兵敢死隊即是這種情形的兩個好例子。使希特勒的演講具着醉人力量者，也就是他的這種幾乎近於神奇的特質；他的言詞雖不耐頭腦冷靜的分析，但恰足以眩惑諂媚他的人，將他推崇到幾乎等於神祇的地位。

此外還有一個祇有親信人員所知曉的希特勒之秘密的第三個性。上面所說的兩個個性常在這第三個性中互相交戰，過份的擔負也使他的神經不勝負擔而在這裏斷折。但片刻之間，他即能自制一切，而又行若無事了。

希特勒除了他的母親之外，是否愛過什麼人，除了對自授的使命之外，是否對什麼事物表示過忠誠，這可沒有人能知道。在他所著的我的奮鬥一書中，他祇表示敬愛他的母親和奧國故鄉；而對其餘一切，則盡是排斥，嫌惡，和對於人類動機及情感之價值，在

有關他的使命上作一種冷酷的估計而已。

第一件就是他對於他那過於嚴厲的父親所表示的嫌惡，他對這位父親祇表示一些免不了尊敬，他也反對他父親企圖使他去做一個小官僚。他對學校紀律表示嫌惡，以爲是妨礙了他獲得正式教育的機會。他對他家鄉附近各邊界區域中親德奧籍日耳曼民族和捷克民族的國籍之爭表示仇恨——這個爭端影響於他幼年時代的心理者很大，這件事實形成了他最初的政治觀念，並煽動了他的後來包括於國家社會主義中間的國家主義。以實際而論，這件事在希特勒之前，實早已醞釀了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運動，並早已發明了許多後來被希特勒所引用的口號和概念。

維也納藝術學院之不肯承認他的藝術才能，打破了他成爲畫家的迷夢，致使他以爲在尊嚴上受了侮辱，因而發生了仇恨。

在這個情形之下歐戰發生了，所以希特勒即在他所著的書中說：「我以萬分的熱忱，出於本心地，跪下來感謝天帝的使我幸而生於這個時世，因而使我得到彌補我幼時所經缺憾之機會。」

他在槍林彈雨中度了四年的生活，他親見人類生命故意地被人犧牲，親見日常生活中道德完全傾覆，親見效果使手段成爲正當的原則，升到道德上最高地位。這些事他永不能忘，所以戰爭道德卽成了他一生中的道德指南，而實現其擴大於希特勒現在的動作和此次戰事中。

後來他又對迫他去做木匠短工和廣告畫匠短工以求餬口活命，並迫他不能不去住在維也納或慕尼黑黑的貧民窟中之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表示仇恨。他又對強迫他去就其紀律和組織，以致使他時常因而失業的馬克思主義工會表示仇恨。受人剝削者的憤恨念頭卽在這種貧窮飢餓的痛苦中充滿了他的心，而發洩於對一切可以代表現在制度者的憎恨——如對於哈布斯堡王族，國會制度，馬克斯主義，和猶太人之類。猶太人雖是非日耳曼民族，但希特勒因在自己的生機完全被奪的制度之下，而他們倒反而能安享富貴，所以將他們也置在可惡之列。從這種憤恨念頭之中，積久卽滋生了一種革命，在國家範圍中，表顯爲國家社會主義，而在世界範圍中，表顯爲「有者」和「無者」之間的武力戰爭。

在上次四年的歐戰之後，希特勒目視國家的挫敗和混亂，並覺得自己也被擲入默默無聞的地位。個人的恥辱和國家的仇恨聯合起來撥動了灰下的火燼，而使它發出了火燄，並由於一個近乎神奇的遇合，又使他得到了一個發洩的機會。

當他某次代表某組織報告政治活動的時候，他發覺了幾個蓄意重振國家富於思想的小團體。這件事引起了他的興趣，即跑去對他們作演講，而不料竟從此發現他實是一個極能感動聽者的演說家。

『我講了三十分鐘，』他在所著的書中提到這件事說：『我以前早已有些覺得而尚不敢自認的一件事，到這時已得了證明：即我有演講的天才。三十分鐘後，聽者都如被催眠術所中一般了。』

他的政治領袖事業，和有史以來的最偉大的改造家事業，即從這時得了一個起點。

希特勒之能躋於最高位置，當然不單是依賴演講這一端。德國那時，政治野心家很多，但祇有希特勒能巍然獨存。所以然者，大概因為雖然他的事業中之最大動機是以憎惡為主，但同時他也具着一種很有指導功效的，農民世代遺傳的機敏天賦——是一種

神秘的，近乎女性的，不受習俗階級和信仰的節制影響的，對於必不可少的要素之直覺和迅速的認識。

他不擇地不擇人而學，能驅策各種各色的人去供他的利用。他所受的學校教育雖不完備，但已由勤於自習彌補了這個缺點，並使他因此得到許多學校課程以外的學識。他於事業一旦成功之後，便對民衆和他以前所致力用演講去鼓動的階級，公然表示蔑視。

我們倘要在他的動機當中尋求一個或一組主要動機，則大概就是由於環境，早年的坎坷，社會上的不平等，和國家的衰落所產生的憎惡和仇恨之混合物——這種憎惡結晶於第一次歐戰的失敗中，後來乃昇華為瘋狂的革命熱忱。

現在這個熱忱已受了華格納歌劇式的幻想和情感之榮養，由於事業的成功，變成對自己的命運和改造世界的使命之一種不可動搖的信仰了。

他是否還有什麼個人的志願，很難於斷定。因為照他這種嗜好簡單的人，能做一個世界強國的統治者，和登位以後所享的榮華富貴，似乎已可稱為過於所望。如其不然，則其理由大概因為：一則，希特勒主義的範圍大於希特勒個人，他已變為自己的主義之奴

絲，這個主義因是一個運動，所以像輪子一般須前進不停，否則便會跌翻的；二則，由於成就的鼓勵，和民衆的稱頌，已使他將個人的需要，合理地化爲超越個人目標的宏願了。

以實際而言，希特勒已將己身和自授的使命融合爲一體，就是他的親信人員，也認爲他已自信是一個上帝的使者，可以在他所謂「出神的穩道」上隨着己意向前進行。他卽在這個信念中得到了作不顧一切的進行，和擔負任何責任的勇力。

他如還有別的個人志願的話，則必是要照着己意在本人在世時改造世界，將來受後人的崇敬，做一個歷史上的最偉大人物。他對於各項進行之所以如此急迫，並他之所以常常發愁「時間的太不充足」，卽因了這個理由，而並不是由於怕半途而廢。

(By Otto D. Tolischus 譯)

希特勒的老實話

我所知道希特勒的一切意向，是由他親口講述的。數年之前，他曾坦白地說過目前正在成熟的各種事件，如對蘇的聯盟；對法的破壞；對英的分裂；及對美的覬覦等。在那幾年裏，我們這班常常聽到希氏知心話的人，對於這些計劃，都以為是患着誇大病者的謔語。

但是從前我們以為不可能的這些事情，目前却相繼實現了。所以現在我可以把希氏的所謂勝利的結果，約略加以臆測。所謂希特勒的勝利者，祇是人類間所有已在關係的破壞。不但所有政治的畛域，要重新區分；人類社會的基礎，也非全部傾覆不可。隨之而來的，那個國社主義世界的革命，將深入人類生活中最深遠親切之境，使每一件東西都遭到牠的摧殘。總而言之，這種革命使一切對於人類生存有關的東西，都將毀滅無遺。

兩年前，當我暗示着德國國社主義與蘇俄社會主義聯盟後所生的危險時，一般民衆都搖頭表示不信，把希氏在「我的奮鬥」裏所提出的政治目標，指給我看。希特勒所選的路向，不是在東方嗎？但是我們這些接近他的人，深知他的興趣既不在烏克蘭與但澤，也不在大德國。他們注意而發生興趣的，却是世界革命；——根據他個人的管見，將全球人類生命重新調整。至於革命起點，在東方還是在西方，以及革命如何進展等等，則全視政治的情勢與機會而定。

希特勒所渴望的是統治——整個世界的統治。當他在處理這門等的各階段時，那種冷靜的計算能力或可比其他政治家爲優，但是他畢竟是一個瘋狂而着了魔的人，對他一生事業祇有一個固定的意念。他相信德國人是由命運註定來統治這個世界，同時他又堅信自己便是註定來領導這個民族的人。至於在執行這種神聖工作時，是否也同時在浪費德國人民的血肉，他却不管。他所矚目的，祇是一個無聲無嗅的小德國，和一個在未來時期裏統治世界的大德國間，任擇一途而已。所以目前我對希氏勝利結果的預測，如果你們不以爲誇大的話，應當說是希氏這個瘋狂目標的完成。

目前這次戰爭，在希特勒看來，並不是最後的一件事。却是無數戰爭和暴動中之一端；這種戰爭和暴動，如果爆發，他對國內國外所施的攻擊，沒有那一國可以倖免；即使美國，也難避免希氏的威脅。

一九三三年時，有一次我與希氏同餐，聽到他對美國所發的言論。他說美國由於她社會的矛盾，目前正處於流血革命的前夜。然後他又竊竊私語，要在美國鼓動革命，實在是非常容易的。一旦革命發生，那麼美國便無法幫助西歐各民主國了。

希特勒還說，國社主義和她的領袖，負有從美國的種族團結裏創造出一個真實國家的使命。他自己要取華盛頓的工作而代之，把目前這個腐化的銅臭的民主國，轉變成一個真正的人民的民主國。同時美國的『德國性格』也必重新予以建立。那時候所有流向美國的德國血液，便會於覺醒後，確認牠的原宗。而北美洲也將變成德帝國在歐洲的一個聯邦了。這些議論你們以為瘋狂嗎？不！在希特勒元首的談話裏決不如此的！

在希氏的驚人計劃中，墨西哥也是個重要的部分。荷蘭皇家兵工廠的亨利第透廷爵士（Sir Henri Deterding）曾經說過，墨西哥是世界上財源最豐富而人民却最腐化的一

個國家。因此希氏以爲德國人的血液，及德國人的工作效力，便可以將這個國家大事發展。猶憶希特勒的間諜及挺進隊，數年前曾被派赴墨，從事心理戰爭，正是爲此。希氏在南美，也曾應用過這個方略。一般以爲希氏祇對南歐東歐發生興趣者，顯然是大錯了。大德國及歐亞大陸帝國的產生，在他統治世界的勳業中，祇是一個起點而已。那個威力中心的大德國，已由希氏兵不血刃而產生了。先前西歐各民主國對德所畀予的助力，使他更易於組成這個八千萬人口的威力集團。至於西歐所以協助德國者，以爲希氏或許會由此歇手而傾向和平，但是這個政策，顯然祇是幻想而已。事實上這個威力集團的產生，並不是民族革命運動的結束，而却是希氏世界革命之開始。現在希氏已經築成了穩固的基地，也始終不會逸出他固有的信念，就是說由統治歐洲而至於全世界，才是德國唯一的生路。

II

希特勒的納粹帝國有着兩個路向。第一個是同化中歐及東南歐，然後分裂俄國。這是

一個舊計劃，原由魯登道夫將軍所擬，主張在德國的統治下，產生一個小國的連鎖，例如波羅的海各小國；波蘭；多瑙河流域各地；以及巴爾幹半島各地等，此外還有烏克蘭；伏爾加河流域各地；及高加索的喬治亞等，都預備使她們與俄國分裂，同時並將她們組成一個聯邦，由德國來制定其外交政策，訓練其軍隊，並決定其經濟生活。這個計劃可說就是魯森堡，戈貝爾及希特勒三人擬定的那個國社主義的東方政策。

至於在西方，這政策主張粉碎法國，攫奪其北部的亞爾薩斯及勞蘭兩州，並且佔據其柏爾福西部的勃艮第。但是削弱法國的力量，並不是納粹戰爭在西方僅有的目標，此外西北兩地，也須建立像東方一樣的聯邦。而將荷蘭，比利時，瑞士，及瑞典等置於德國的統治之下。這些小國將不復再是獨立的政體，反之却都將成爲大德國統治領域裏的一分子。她們誠然還可以保留一部份自主的主權，但是她們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制度，却完全須由德國及國社主義去支配。此外最主要的，一切法屬荷屬及比屬的殖民地，也當由德國予以接收。

這個龐大的計劃，在希特勒想來，並不能一下子就可以完成，他以爲如果能繼續施

行，一定可以逼近目標，而最後勝利的一仗，便可以促成這整個政策的實現。這些荒謬的思想，早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時，深藏於希氏的胸中，當時西歐列強的對德制裁，尚是一件可能的事。即在一九三三年之前，希氏所念念不忘的，不是進攻法國便是涉足東方，猶憶數年前我曾同波蘭的畢蘇茨基將軍會晤，事後我便去謁見希氏。他劈面第一個問句就是『假如我率軍西進，波蘭會不會守中立的態度？』於是他又鼓吹他對東方的各個計劃，其瘋狂的程度，竟比上述的那些還甚。他說實行東進政策時與其攻襲波蘭，不若設法獲得波蘭的援助。當時他遞過一份計劃來給我觀看。這與數年後里賓特洛甫致送波外長柏克的那份相差無幾，就是主張德波聯盟進攻蘇聯。

除了這個『卓越』的夢想外，希特勒還有第二個路向。同樣以涉足歐洲為統治世界的最先步驟。可是他的方式與前者是截然不同的。那就是對蘇聯盟而不是對蘇衝突。關於這個基本策略，希氏曾同我談起過，他說世人沒法阻止他這個轉變，有一天他一定會同蘇聯並驅齊進的。

在國社黨裏，先前曾有一個集團，主張對蘇聯盟。這個主張曾獲得納粹黨外一般有力

者的支持，即使與牠敵對的黨派，也表示擁護。因此這種見解，就與歐洲中層階級的國家主義分離得很明顯了。開始時這計劃主張從維里心根（Vissingen）（夫拉醒）至海參威間——就是從北海至太平洋——建立一個在政治社會及經濟上絕對統一的龐大帝國，在與蘇聯聯盟後，將這一條大陸線作為新世界秩序的一個基礎。至於這帝國應當屬於國社黨還是共產黨，在這些計劃家的心目中以為不成問題。關於產生一種合理的經濟計劃，一個新的社會秩序。並將世界財源，在公允的標準下予以重新分配等艱巨工作。他如德蘇這樣共存共榮的結果，意見縱有相左，實在也並不重要。到底應由德人出而主持行政呢還是蘇人？這一點他們以為也不重要。真真的癥結所在，却是民主秩序，自由經濟，及資本主義的能否完成。

這個計劃在希特勒雖然並未接受，但也並未拒絕。他召集了各地納粹黨領袖在東普魯士的考區（Herr Koch），漢堡的考夫曼（Herr Kaufmann），評議這計劃的內容。討論的結果，希氏表示由其本人保留決議權，在他認為適宜的時機，可以轉變現狀而採用這個計劃。說到這裏，人們或許要問，德蘇的聯盟以及其他類似的各點，是否就代表

了這兩個革命獨裁者企圖世統治界的全程上一個階段呢？

關於這一點，我自信自己對於希氏的意向是相當明瞭的。所以我敢說「不」！希特勒正做着一個虛偽而冒險的遊戲，他的對蘇聯祇是策略上的一個彌補，在時機成熟後，他一定會重演廢止德波條約的把戲而對蘇廢盟的。然而在不曾廢約之前，他希望能從法國得到一次勝利而使英國處於孤立的地位。

關於這些聯蘇反蘇的政策，我與希氏談論的機會很多。一九三四年時，他曾提議派我赴蘇，先事接洽。但是事實上，國社黨與蘇聯的關係，却始終不曾斷過。希氏曾經談起過這種困難，他罵共產黨是「猶太狐狸」，他說他們常常想把你拉住，使你受到牽制而沒法解脫。在他看來，天下沒有相當夥伴可以同他聯盟，他如果不能統治人家祇好對人家屈服，他暗示說如果與蘇俄聯盟以後，便無異碰着一個「治內政治手腕」優於自己的對手了。可是他同時又向我解釋，祇要能改進德國的地位，不要說是對蘇聯盟，就無論是什麼事情，他也願意幹的。話雖如此，蘇聯即使做到了對德聯盟的地步，希特勒在最後却仍舊不會放棄他「分裂蘇聯」這個計劃的。

基於上述的那些事實，我們可以知道，世界舞台上的一切，都祇是一種策略，一種合夥夥伴們在互相有利條件下的共同行為而已。誰能否認蘇聯目前正在改進她軍事形勢及戰略的地位而企圖對付德國？誰又能否認蘇聯的西進削弱了德國的威力？希特勒所以容忍者，是想以這個代價，使自己在這次戰爭裏可以征服西歐而穩固她的後方。他希望能獲取波蘭的聯盟或使其保守中立，讓他安然完成這階段的工作。目前德蘇聯盟以後，他相信這個目的是達到了。如果這個征服西方的工作而得以完成，他便可以轉向東來。那時候，他利用蘇聯在亞洲北部得到一個廣闊的大陸基地後，最後便發動那個毀滅盎格羅撒克遜族各列強的大革命——滅亡英國，佔據美國（當時國內的革命已經使她筋疲力盡）。此後希氏以其數年來趕造而成的優勢海軍，實施其最後階段的策略，而完成統治世界的大業。

以上這些計劃，在一般沒有誇大狂經驗的人們聽來，似乎覺得很難實現，但是在希特勒，這確是一個使他着魔的策略。

我曾經數度聽得希氏誇張他的社會意識，但是在現代世界中，我却第一次看到這樣一個元首，竟會如此鄙視着平民的。有一次希氏同我們密議德國對東方所採的政策，當時他解釋道，目前他認為最重要的，祇是謀取一個自由的『生存地位』。這可說就是國社主義預期着的所謂『社會制度』了。希氏說，在這個世界上如果沒有奴隸制度作為基礎，任何文化都站不住腳。因此他以爲新式的奴隸制度，必須予以發展。在古時，降順的民族和戰敗的俘虜，便是戰勝者的奴隸。但是在未來，降順的國家，却將變成社會的最下層了。那時候弱國的小民，便祇能在田地裏或是實業區裏，做着笨重的工作，至於主權，却完全被人剝奪無遺的。

希特勒說，我們必須羣起倡言，承認愚民主義是最好的政策。而普及教育的工作，必須予以制止。科學和教育是統治者的武器，除了我們這個特殊階級外，平民一概不准享受這種權利。處於被征服的那些苦工之上者，乃是我們這些德國人和德國的盟國。一切

精幹的技工，實業界的經理人，以及政府的行政官員等，均由我們充任。那時候國社黨員便是至高無上的特殊階級，即補充的革命軍士，也不在這個階級之內。此外，這整個的大組織，尤需冠以「國社精英」的新頭銜，使牠成爲一個精選出來的統治者集團。獨特地享有完全自由，握有無上權力。

試把這些荒謬的思想綜合起來，我們可以名之爲「階級瘋狂」。但是在事實上這些瘋狂思想，確是納粹主義的意向所在。如果希特勒能得到他最後的勝利，他必將依此實施無疑。或者應當說，希氏征服一地，便會在一地施行這種政策。目前捷克和波蘭人的待遇，已經無異於奴隸，而一般反對德國現政權的人們，也遭遇到相同的命運，所以在將來希氏那個世界性的社會制度裏，「強迫勞工營」將成爲一個永久而重要的機關，因爲納粹黨的一般黨員，以及那些所謂「國社精英」，早已傲然自居爲統治階級，不願與中等人民同流合污了。

希特勒的腦子，還念念不忘於歷史的經驗。他極想重演歷史的舊劇。有一次他對我說，「對的，我們的確是野蠻。但是我們的野蠻，却像古時推翻羅馬帝國的野蠻人一

樣，是自有使命來推翻這個腐化的民主國家的。就在這些衝突毀滅裏，我們便可以產生一種新文化。」試看這種願望，是何等的殘酷。牠祇期望這個世界的毀滅，至於人道，及遺傳的主權，却完全漠視了。此外希氏同他親近的人物談話時，還常常應用一句成語：「我們必須殘忍！」

希特勒的勝利，會使這個世界變成野蠻人的領域。牠會促成人類歷史上所有政治及精神習慣的總崩潰。所以我們目前如果要預測那時候的政治情勢，非常容易。在歐洲，從大西洋沿岸到波蘭的普里柏特窪地（Priest marshes）及黑海——或者更遠而至烏拉爾或太平洋——屆時這些地方即將成爲一帶孤單的領土，直屬國社主義的統轄。這領土上的人民，非惟要失去他們的主權和獨立，同時還須恭奉國社黨的哲學。殘酷的迫害，恐怖，欺騙，密探，告密人等，那時都將滲雜在人類生活中，大肆活動。幾千萬人民將受羅織而過着非人生活，由於冷酷而殘忍的策劃，好幾百萬人的生命，也將慘遭殺戮。那時候，廣大的領土，都將變成龐大的工廠，而戰爭的器械，更將大規模加速製造，以備最後征服世界之用。

科學和藝術，因為沒有創造力的自由，不久即將退化而湮沒。這一點，數年前德籍物理學家普朗恩克（Dr. Planck）老博士，曾經悽然與我談起知識社會裏的主要系統，極易有中斷之危。他說，我們文化的創造力量，是完全依賴着少數學者的最高智力的成就。因為這僅僅的幾個學者，具有智力工作上的千年期的寶貴經驗。這種千年期如果一經中斷，我們便會退化到野蠻人的黑暗時期而沒有拯救的機會了。我們目前所依靠着的那些科學成就，假如無法保存，那末日後即使有充分的時間，也不能把具體技術的改進結果，重新恢復。

所以目前要預測希氏勝利後世界政治及領土的結果，我已經說過，非常容易。但是要直覺那種道德及社會結果的恐怖，却不是目前一般人所易做到的。歐洲的遭受野蠻人侵略，亘古以來，已歷多次，結果不是把他們擊退便把他們同化了。但是目前這種侵略與從前的不同，他是從內部而不是從外部來的。並且前者所具那種毀滅的技能，也是後者所無。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比滅亡人類傾覆城市更為恐怖的，却是前者那種不可見的毀滅力量——一種對人類道德觀念的摧殘。目前這個世界，早已受到「現實主義」那種

蔓延性的影響。牠的口號是「實用即是主權」。但是希特勒以爲這主權是一種獨立的人類狀態，因此把牠毀滅了。同時在他自己的祖國，所有平民的主權，也全部被他剝奪無遺。所以我們可以下個結論，如果希特勒獲得了勝利，那末無論什麼主權，他都不會承認的。（Hermann Rausching 作 汪德餘譯）

希特勒的嗜好

希特勒有一種嗜好。就是不論戰時非戰時，每天他總得在他私人電影院裏消磨一小時左右的時間。他不但看德國片子，而且還看許多因非雅利安性質而禁止他人觀看的外國片子。如果可能的話，在開映的時候他還喜歡讓影片裏的演員和他坐在一起，然後很準確的告訴他們，在技術方面那裏是不對的。他們時常跟他說：他一定可以成爲一個很好的製片商人。他很表同意。

最近我得到這種小集會的請帖，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六日。照平時一樣，這是一道不必需的命令，可是這又當然不能拒絕。那天我剛在柏林城外紐白培爾斯堡的烏發工作場裏認真工作了一天，回到白來頓堡須街的寓所，就發現一個希特勒的A·D·C·青在那裏過等年。

我起初見到他黑色的黨衛團制服，不覺很不安的驚疑起來，不知有沒有闖下什麼禍事。可是他有禮貌的笑容使我放了心。

他說，「元首立刻要見你。在你新片 *Three Fathers Around Anna* 的時候，他要你和他坐在一起。我們走罷，時間已很匆促了。」

連衣服都沒有換，我就和他一同下樓，到他等着的車子裏面。這是希特勒的一隊黑色巨大的謀賽特斯汽車之一。在柏林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牠們而迴避之的。

希特勒的書房和會客室都在元首新府邸的第一層樓。第二層樓是任何人不准去的——便是最親近的人亦不例外。因為那裏面都是些防衛嚴密的私室。

他們先領我到第一層樓的一間前房，那裏已有幾個穿制服的黨衛團官員和 A·D·C 等着，然後再到私人電影院。這是一個佈置得很奢華的場所，裏面設有六排安樂椅，前排中間有一隻特別舒服的，是預備希特勒坐的。

元首進來了。

「哈囉，」他對我說，「你來我很高興。」

「哈囉，元首，」我這樣回答他，向他行了個納粹黨敬禮。

他寒暄了幾句，可是神氣好像若有所思似的。他有名的「鋼灰色」眼睛並非在注視我而是在透視我。有許多英國人曾問過我這兩隻眼睛究竟是怎樣的。我可以承認我從未能確定過牠們到底是灰色的，綠的還是青的。牠們的注視當然很使人不快。有人說這種注視具有催眠性，不過以我看來，應該說它是一個被人催眠了的人的凝視來得近似。

我們坐好之後，希特勒就揪了一下在他臂彎處的鈴。他要開映或停映的時候都揪這個鈴。時常在一張片子開映到半途時，覺得沒有興趣，他就揪鈴。不顧客人的喜歡與否，片子就立即停止開映下去。

然而我總算僥倖，這張片子他一直看到完畢。因為我對這片已很熟悉而倦於再在銀幕上研究我自己，所以我就讓我的腦子無目的地亂想。這裏我在做一個我所仇恨者的客人——我祖國捷克之痛遭滅亡，這人應負全部責任。我非但恨他而且還輕視他。和他的會面和談話，使我相信他並非是一個真正的偉人。他唯一的偉大，乃為我自己亦所深知的一點，就是他是一個成功的演員。

在那沒有燈光的暗室中，我坐在希特勒的近旁。當他在注視銀幕上影片的時候，我就回想起我初到柏林來的情形了。我是於一九二七年到這裏，從事演戲工作。他們待我很好，我是成功的。當納粹黨攫取勢力的時候，我正很專心於我的工作，沒有多少時間去顧慮它。以爲那是政治問題，不在我本分之內。我是一個演員——而且是一個捷克的演員。這不關我的事。無論如何，我還確信納粹的野蠻行爲不過是一種暫時的現象，不久總有一天，那些善良的德國人民會突然的結束它的。然而當捷克的危機展開時，納粹黨終於使我完完全全的不能容忍了。在希特勒踏進我祖國的那天，我發誓我必努力推翻他邪惡的信條。我必盡我力之所及以謀他的傾覆。當我在攝製爲宣傳所污的影片，在享受『純粹雅利安種』的宴會時，我總在計劃怎樣逃出德國而去爲他的敵方工作。

我還在準備逃亡的時候，戰事就爆發了。可是這沒有關係，我仍然照常進行。現在我的計劃差不多已經擬妥。當我想到這可愛的卡爾斯德貝奈克（即作者本人——編者註）雖然生爲捷克國人，却是一個良善的日耳曼種，」在柏林舞台上突然失蹤所將引起的驚恐時，我在黑暗中笑起來了。可是，我的笑是很謹慎的。因爲我的鄰座就是希特勒最

忠信的守護狗休勃（Schamb）。他是挺進隊的領袖，且爲元首的一等副官。我很知道他。他的妹妹奧爾加是一個年青美貌而具有野心的電影演員。她略具天才，不過她是希特勒親信近侍的妹妹，不免是美中的不足。

影片映完了，休勃來祝賀我對於這片子的工作。但當希氏走來預備對我發表他的意見時，他就很恭敬的往後退去。

「在開始時你還不夠冷酷，」這位元首指我扮演一個地產管理人在很嚴峻的管理他的勞農的一幕而說。

「不過在末了扮一個好人的時候，你真是演得很好的。」

他對於這一段深刻的批評，似乎很爲得意。當一個僕人托着一盤飲料走來的時候，我真高興，使我可以不用給他一個更甚於客氣的答覆。

我喝了一些葡萄酒。希特勒當然是一點酒都不喝的。我想酒後大概就吃晚飯了，可是元首顯然並不飢餓。他不吩咐進膳而拉了我的手臂——他對於演員常是這樣過分的和氣的——走進另一間屋子。他坐在我的旁邊，開始他慣常的獨白式的演講。他常以這種演

謹施於他所有的同伴。我相信這是他轉念頭的一種方式。

年青女演員菲蘭皮（Juts Freybe）曾告訴過我希特勒怎樣對她講了一個鐘頭的意大利。對於意大利她知道得很少，對於政治更爲隔膜。她幾乎一句都沒有聽懂。不過希氏所需要的祇是她有禮的點首而已。這次他對我講的是荷蘭。

「荷蘭和德國是天生的友邦。荷蘭爲一海上強國，具有全世界貿易的理想的基本條件。她的船業是有名的，她的水手是最出色的。而德國則在歷史上永遠是一個最強的陸上強國。荷蘭與德國密切的合作，必能擊敗英國而破壞她在歐洲和海外的無上權威。」我深信希特勒那時正在決定對於低原諸國的意向。我想我看到他確確實實在決定反對侵略——至少在那個時候。我不能記住他在整整一小時中所作演詞的每一點。我所知道的祇是在那一個時間中，我大約一起說了六次的「是」「當然」和「無疑的」。這就是他所希望於我的了。這次真是我從未有過的一個最不舒服的時間——當然也是我在希氏宴會中的一個最惡劣的時間。

有一次，我會在他那裏做過四天客人。那是一九三九年七月他在慕尼黑招待三百個各

式各種藝術家的時候。在如皇宮似的褐宮裏面，他舉行着盛大宴會。幾百間的屋子都用藝術珍品裝飾得很是富麗豪華。牆上懸着希有的花氈，所有的畫圖，均為無價之寶。

餐桌上的刀叉盤碟和餐布，在希特勒的簡寫上都飾有德國的鷹和卍字。元首的供應員凱納堡告訴我，每次宴會之後，總要失去幾十塊餐布，都是被客人拿去作紀念品的。

希特勒照例不和許多客人一起進膳。他一個人留在大客廳旁的一間小屋子裏。不過後來他就和我們混在一起，與各組不同的人談話。他走到我坐着的一桌，對着他熱誠的愛慕者曼諾伐達夫人的手背深深的鞠了一個躬。

曼諾伐達夫人為德國的一個著名歌劇演員的妻子。她右手戴着一隻手鐲是有特別意義的。有一個鑲金剛鑽的金卍字從這上面懸在她的手腕——她說，這剛好蓋住有一次會被希特勒吻過的地方。很少人喜歡她，她對於希特勒不停的讚美，着實有些討厭。

跟我們同桌的還有電影演員惠利弗列須和他的妻子。元首坐了下來，就開始與高采烈的給我們講有趣的故事。

恐怕你很希望知道他到底有無幽默意味。這裏是一個例子。你自己去決定罷。

他問，「誰知道那個最聰明的狗的故事嗎？我的意思就是顯出狗也能合乎邏輯的思想的一個故事。」

我們大家原都知道這個故事，不過我們仍洗耳恭聽。

他開始講道，「有一隻狗，牠雖知道牠主人的臥榻是不准牠睡的，而且也曾被主人警告過好幾次，可是牠總喜歡去睡。一天他主人伴作外出，待回入室中時真的看到牠在床上睡着。主人遂把牠重重的打了一頓。從那天起，這隻狗每當主人出外，總要在窗口望着，確定他是否真的走了。而此狗遂不復被人在臥榻上見到……」

這種淺顯的幽默思想，乃是我們演員中時常密談的題材。除了他的親信顧問之外，電影從業員恐怕要較其他各種人爲多，因爲他常喜歡和我們在一起的緣故。他喜歡和我們一起有兩個理由。有一次他曾說過，他喜歡遇到舞台和銀幕上的紅星，因爲他們時常是很「文雅」的。另一個理由是他總不想睡覺。當他晚上沒有事情做的時候，他就要尋求其他不喜早睡的人和他作伴。他在柏林慕尼黑或貝許德斯伽登的宴會，常要到黎明才散。非至他離去，沒有一個人敢於先走。有一次，我和一個年青的女演員想設法溜走，

被他跟着我們到休息室。

『你們不就走吧？』他問，——這實在是命令而不是問話。後來我這位女朋友告訴我，當我們重復退回再去嘗受一小時納粹黨的款待時，我好像幾乎要破口而罵了。

(By Carl Stepanok 心受譯)

希特勒的軍師

幾年來，歐洲有許多使官和政治觀察家，一直在沈思：德國的一切偉大計劃，以及那個業已成就一部分的大陸改造政策，到底是否確由希特勒本人在策劃籌謀呢？還是另有一個睿智的權威家在那裏代謀？

關於這一點，全世界曾經注意過五位人物，這五位在報章上常常和希氏形影不離，非但是希氏最親信的心腹，得預聞所有機密，就是世界棋盤上一切，德國的行動，也是受制於他們五人的。他們就是，航空部長戈林，外長里賓特洛甫，希氏部將魯道夫·赫斯，褐衫團領袖希姆萊，及宣傳部長戈貝爾。不過這個普遍的見解，所測對的祇有一點，他們確是德國最高行政的樞紐。每一個人都控制着這部精細的德國機器中一個重要部分。但是，這五個人祇是授意執行希氏的命令而對希氏負責而已。至於計劃一事，他

們却並不預聞，所以最適當的名稱祇可說是諮議。這一點，試看戈林向前英駐德大使漢德森所說的話，便可以明瞭，他說：『在必須接受決議時，我們這些人不問一切。因為這事祇有元首一人方可決定。』

在這次談話裏，戈林當然沒有提及那個睿智的權威，那個自希特勒得勢後為第三德國草擬一切計劃的幕後人。講到這個希氏的軍師，他雖然始終跟隨元首，但其本人的名字，從未在大標題上發表過，而在美國的任何雜誌上，我也始終不曾看到過他的照相。就在紐倫堡舉行的那次納粹黨年會裏，也沒有把他的名字提起。他從未發表過公開演說，也不會參加國際會議。對外，他的聲名當然無人知道，就是對內，德國的大部人民，也不見得都認識他。

這個無異是希氏大腦的人，就是慕尼黑黑德國國立學院的校長卡爾·哈旭復博士 (Karl Haushofer)。在柏林出版的那本納粹黨員介紹錄『青年同志』(Die Junge Kameradschaft) 一書裏，講到這個哈旭復博士與希氏的關係，祇是些模稜兩可，似真非真的記載，一些不得要領。就是在該書一九三五年版本的二一二頁上，也祇有一些表面的註

釋，僅說：『博士是最早認識國社主義命運的一個人物，目前爲希特勒元首機密顧問之一，常川諮議一切重要問題。』雖然這種納粹的出版品，不載這個幕後人物的詳情，然而我們却可以知道，目前在歐洲進行着的那些納粹的征服政策，幾乎完全是哈旭復博士大腦的結晶。

從外表上看，哈旭復博士實在不像一個爲希氏籌劃一切征服策略的人。他外貌非常安詳，髮已轉白，身材矮小，頗呈老態。也是那些每天例行在慕尼黑黑街道上散步的人，看到這個有學者風度的老人時，也不會想到他竟是一個全身鎧甲的德國大將。然而這個傲呈佻儻而面貌平庸的老者，却不僅是德國軍隊的上將，就是他的言語，在波次但的高級將校參謀學校裏，也無異奉爲律法。哈旭復博士可說是唯一每天能同希氏電話接談的人，而在希氏的勃許塔斯伽登山居別墅裏，他又是每週週末的隱名賓客之一。

哈旭復博士最早的知名時期，是在三十餘年前任德國駐日使館的隨從武官時，當時他胆敢公然反駁德王威廉爲『黃禍』而警告西方列強的那個說數。因此被德軍的參謀總部目爲笑柄，而同事間又都認爲他暴亂，慄悍，好辯，是個狂人。他當時的提出聯日以對

抗盎格羅撒克遜民族的那個主張，在德國的軍界看來，無異一個大笑話。但是目前非惟這個聯日的主張，已經實現，哈旭復氏一切在外交上的見地，也都蒙到希氏青睞，由納粹黨奉爲旨。希特勒現在幾乎全部接受哈旭復的計劃及建議，而這位大學教授對於世界政治問題的見解，也就被認爲最後的決議了。

哈旭復教授可說是希氏的知友，老師，而又兼顧問。希氏的所以能握得政權，他是最出力的一人。因爲他實在可說是識希氏的伯樂。早在一九二三年，他見到這個古怪而誇口的奧國油漆匠，覺得並不是個平庸之人，而是個叱咤風雲的領袖人才，他的力量，可以鎮壓羣衆，而其狂熱的信心，將來一定會使德國在世界上樹立權威。哈旭復當時對希特勒確有一種信仰，雖然後者那時候祇是一個釘肥皂箱的小工，因爲沒有錢同戈林等這一班目前的納粹同志租一座公所，因此祇遭辱罵而沒人稱贊。但是日後時來運轉時，希氏便稍稍得意了。在納粹運動早期，希氏所以能同高級軍官及大企業家發生接觸，所賴哈旭復教授的力量居多。由這個慕尼黑大學教授的介紹，希氏從史汀納斯，柴講遜斯，赫京伯，克魯伯，羅區林及幹道夫斯等知名人士處獲得了第一次物質及經濟的支持。就

由於他們的幫助，希氏便把早期追隨着他的那班第二流知識份子和政治冒險人物，加以組織，使成爲目前那些穿着褐色制服紀律嚴明的衝鋒隊，因此這個維也納的漆匠，便在德意志帝國裏，升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元首政治勝利以後，哈旭復和他的合作，仍未中斷。從這一時起，後者便變成了納粹黨內世界聞名的領袖人物的牽線人了。這些納粹黨的高級人員，就是他的傀儡，服從着希氏所代發的哈旭復的命令。所以我們可以說，哈旭復博士在二三十年前，雖然被人認爲是一個耽溺於幻想的狂夫，但是在目前，第三德國的成立，却就是由於他三十年前那些荒謬理論的具體實現。

希特勒以前曾經預先警告過世界說：他本人及德國對權威的追求，是一個深受權勢蠱惑的人所忍不住的一種爆發。關於這個說數，一般懷疑主義者都常常加以譏笑，但是在目前事實很顯明的擺在眼前，希特勒的外交策略，却並不是精神病炫耀者所具的一種障機而作的姿態。現在一般人都覺得這個人的瘋狂，至少是有相當規式的，雖然在德國國外的人士看來，這種規式不很容易領會。我們顯然可以看出，希氏的行政是依照着一個

計劃的，諸如排除猶人，壓迫勞工，箝制言論，摧毀德國教育機關，及破壞德國宗教生活等，都是日後開始世界節目中的一些暫行辦法。

納粹黨的世界計劃，以及實現這個計劃的方法，與其說是根據着希氏的『我的奮鬥』一書，不如說是根據着哈旭復氏的那三十部書。因為在我的奮鬥裏，沒有一個字是代表希氏思想的。這一本外界認為納粹主義聖經的書，事實上祇是將哈旭復教授對外政策及經濟學所發表的那些透澈驚人的演詞及著作，湊合成功的一本幼稚本子而已。反觀哈旭復博士那些有力的巨著，如德國的未來道路，太平洋的地理政治，世界列強以外，解放的掙扎等，其中所載最近發生的那些事件——如捷克的毀滅，巴勒斯坦的暴動，波蘭的清算，及蘇德條約的簽訂等——都認為是德國外交政策的急切需要。最主要的這些著作，已經有十餘年歷史。近年來希特勒咆哮着仇恨着那種傳染性的共產主義，而又常常指蘇聯的領袖們為『浸透血液的亞洲蠻人』，那時候哈旭復博士却始終不會以隻字批評過莫斯科。但是他對於希氏反蘇的心情是當然明瞭的。事實上希氏這一方面的動作，他也負着策動指揮的責任。那末他為什麼裝模作樣呢？因為哈旭復關於這件事所採的外交

策略是要虛張聲勢，使民主列強錯認德國戰爭的目標針對蘇聯，由此便轉移他們一部分恐德的心理。

所以當希特勒一面在咆哮狂言的時候，哈旭復在慕尼黑地理政治學院的那安靜校舍裏，却一刻不停地計議着德蘇條約的簽訂。在納粹黨的技术刊物裏面，他又說蘇聯的共產主義，正在形成一個最有力的作用，足以傾覆全世界的自由資本主義經濟，而尤以英美兩國的爲甚。所以革新後的德國，其主要而基本的目標，既在毀滅瓦解哈旭復氏所謂的那個「盎格羅撒克遜世界強國」，因此一切這方面的合作，祇要能使德國統治世界而就以建立所謂德意志世界帝國，都竭誠歡迎。

使德國成爲世界統治階級的計劃，遠在希特勒得勢之前，已由哈旭復博士全部擬定。這計劃經一般思想合理化的人們看來，一定會被斥爲幻想家的迷景。但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這個偉大的計劃，却是慕尼黑地理政治學院的基本課程。在這學院的教室，繪圖室，及實驗室裏，哈旭復手下有好幾百個科學，歷史，地理，經濟，及實業專家，夜以繼日地工作着，企圖完成這個計劃。更爲公開的是這個地理政治學院，還設有一個間諜

網，滿佈世界各地，刺探機要情報。至於其他如各國在實業，商業，及技術上的變更及革新等情形，也由這個學院，加以迅速研究，以供參考。此外牠還負責注意罷工，鼓舞政治情緒，並將由理想力而能使牠對德國有用的各種偶然事件，加以調查，標記，而分列在那所宏巍的地理政治圖書館中。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這個地理政治計劃，便毫無阻礙地加以實施了。希特勒主持着哈旭復的外交政策，他認為要分散這個民主世界陣線的政治軍事力量，而由此一一克復其政治上的敵手，實在不須冒着什麼大險。辦法是促成其政治分裂，鼓勵其他國家裏少數法西斯團體出而提出要求，煽惑其發生內戰，引誘其官員造成腐化情勢，或用商業利益以作食餌。至於其背景却都以武力作為威脅。

薩爾區，萊茵區，奧地利，捷克，及米美爾等地，都是哈旭復博士和他合作人員帽子上的飾羽。慕尼黑會議以後，這個世界大計劃家，便準備就緒，企圖爭奪最大的一個彩品——英國的放棄捷克。他深信要滿足德國統治世界的主要而最後的要求，這便是最好的時機了。在這種情勢之下，英國的態度，顯然表示想避免戰爭，因此無異便為德國開

了一條大道，讓她安然得以奴役東歐。事實上東歐這些屏障失去以後，英國本身，除了來迎接這個世界的主人之外，便沒有別的辦法。但是第一個障礙是發生了，波蘭不願步捷奧的後塵，因此對希氏所加的壓力，漠然視之。這個當兒哈旭復急向希氏籲請，叫他不妨仍舊將壓力忍耐地加諸波蘭，但是戰爭必須避免。漢德森爵士在白皮書裏，曾經指說，德波的衝突，其原因是由於一九三九年三月當希氏向波蘭提出條件時，波外長柏克曾斷然予以拒絕，因此激起了希氏個人的意氣，致使他漠視了親信的建議，而影響了哈旭復原來的計劃。其實當時在希特勒想來，即使發動了侵波戰事，這戰爭也一定限於局部不會擴大，那時英國以其一貫的息爭政策，也一定會默認這次侵佔行為，那末波蘭還是可以垂手可得。但這一次希特勒可失算了。英國竟一變其往昔的態度，而與法國聯合發動戰爭。

此後希氏所提出的所謂『和平攻勢』，顯然就是哈旭復博士企圖挽回頹勢以完成征服世界迷夢的最後一着。但是其後德國對英法仍舊發動軍事的進攻，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希氏與哈氏間的合作關係業已破裂，而哈旭復的計劃，日後恐怕也不會再有實施機會。由

於命運相反的錯綜，倒是蘇聯的史太林變成了哈氏得意門生，因為在事實上，史氏是獨得了哈氏那種不流血以征服世界之秘的。（Pierre Von Passen作許明宗譯）

陸軍總司令布勞希茲

——閃電戰術的計劃者實行者——

德波戰前，未露鋒芒的布勞希茲（Walther von Brauchitsch 或譯勃勞吉盧）尙未揚名海外。據說這位布將軍對於編練軍隊雖有特長，但對於軍事理論則甚平凡。布氏之得能高居陸軍統帥之職，當然是由於願爲希特勒效忠（最低限度，有一部分理由是如此。）此則其他德國宿將所不屑爲者也。話雖如此，但今之布勞希茲竟可與毛奇（Moltke）盧登道夫（Ludendorff）舍利芬（Schlieffen）諸德國名將之名並列矣。不僅爲當今德國陸軍中天子第一號的人物，且爲轟動世界的閃電戰術（Blitzkrieg）的計劃者及實行者。至於閃電戰術的效能，已於德波一戰中充分證明。

此次戰爭爆發前，布氏之不知名於國內，亦猶其不知名於國外。闕此，有兩種原因：第一，納粹化的德國，只許崇拜希特勒，不許人民的心目中再有其他的崇拜對象；第二，布氏是典型的德國軍官，甚能自制，不出風頭，服從而冷靜。有此二因，所以他不被一般人所注意。但去年同原配離異同西利亞某法官的美麗小姐史美芝（Schmidt）結婚時，却鬧得滿城風雨，轟動九城。無論如何，我們決不能因小節而概其餘，布氏確係一位徹底，堅忍，而又有偉大意志的軍人，所以他所訓練的軍隊能成爲德軍的勁旅——即譽之爲世界首屈一指的軍隊亦不爲過。

布氏之父曾任騎兵將官，駐於柏林。布氏便是在柏林長成的，所以他有機會接受德國的優良教育。一九〇〇年時，他才十九歲，便側身軍旅，充禁衛軍尉官。那時，禁軍的服裝華麗，生活浪漫，富有進取心的布氏，當然不甘墮落，乃力促其父將其轉調某砲兵團，直到一九一四年才陞爲連長。第一次歐洲大戰之四年中，他只是位很平凡的參謀官，並沒有什麼轟轟烈烈的建樹。一九一八年，大戰告終，德國陸軍解體，布氏亦被編入編遣隊，他所遭遇的命運，也與其他無數的德國軍官相同，一切希望，均付東

流。

一九一九年普克特 (Seckt) 改編國防軍時 (Reichswehr)，布氏得了一席少校的官職，駐防於斯德丁 (Stettin)。一九二二年，任國防部砲兵首領。此時，德國陸軍尚未發展健全，布氏的地位實甚重要。一九二五年，遷陞中校，轉調普魯士某砲兵團服務。一九三〇年，返任國防部，任上校軍事訓練監督。所有布氏以往的生涯，都是在辦公室之內，直至任第六砲兵團參謀長時，始循例外出巡閱砲兵。一九三一年，遷官少將。一九三二年，又拜砲兵司令之命。如布氏者，亦可謂官運亨通矣。

布氏雖非政治家，却是一位野心的進取者。當他在辦公室內度着優閑歲月的時候，專心讀書，不稍懈惰。首先對其本行 (砲科) 作徹底研究，然後，進而探討各種戰術理論。他認為德國無論採取何種戰略，首應完成防禦工事，然後才能揮兵出擊。所以布氏之目光首先東向，與希特勒之見完全相同。

布氏也附和多數的德國軍人，歡迎希特勒作德國所受凡爾賽軍備限制的解放者。不過他不像那些同僚們，只知一味諂諛，布氏對於納粹固然効忠，對於陸軍的發展，亦盡力

以赴之。布氏因極爲希特勒所信任，故自納粹專政後，屢遷其官。一九三三年，且受命掌東普魯士軍區的兵符。該區頗受蘇聯及波蘭的威脅，地位異常重要。布氏既受命駐守，乃竭力修築防禦工事。所有該區要塞，都是布氏到任後所建築。其防禦工事之設施，係採用複雜防舍制，並配以主力砲台兩座，使德國東境的東普魯士成爲不能攻拔的鐵城。布氏駐守該區時，參謀長爲雷克瑙（Reichmann）。雷氏在德國軍黨兩界中，交遊甚廣，布氏之得有今日，雷氏亦與有力焉。

一九三七年，官星又照臨布氏，拜命出任第四區團長，駐守萊比錫（Leipzig）。從此，布氏便一躍而置身於德國高級將領之羣矣。此時，陸軍內部漸呈不安之兆，希特勒極欲攫取軍權，以防不測，而陸軍方面亦存戒心。於是軍黨之間裂痕乃現，衝突日深。惟布氏獨特沉默態度，故希特勒清除軍界要員時，布羅柏（Blomberg）及弗雷茲（Fritsch）均被排除，而布氏獨存。於是布氏之好友雷克瑙乃乘機向希特勒推薦布氏，統帥陸軍。一九三八年二月，布氏乃以中將階級就任德國陸軍總司令之職，且爲秘密閣議的要員之一，即對於希特勒的外交政策，也可以參加意見了。

德奧合併前，據謂布氏曾向希特勒進言：「我的領袖，如果您想用武力作恫嚇手段的話，可以讓我們負責。至於較為嚴重的舉動則現在尚非其時，因為我們還有許多未竟的工作，準備還不充分呢。」幾天以後，他便用威嚇的手段置奧國陸軍於其統制之下。一九三八年九月，當他向捷克蘇台德區進軍時，又向希特勒說了上面那套話，辭意差不多完全相同。一九三九年春天，布氏統軍進佔捷克之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時，德國陸軍仍無充分準備。一九三九年八月，德國之摩托化部隊開始在斯洛伐克西利西亞及東普魯士集中的時候，布氏不得不再向其嬌妻吻別，飛越波蘭走廊，到其舊遊之地東普魯士，親自指揮對波作戰。現在他已有充分準備，德國此後的勝負繫彼一身了。

德國所採用的戰略是雙重準備：一為完成西境防線，一為指兵東擊。德國如果沒有齊裕斐防線，目前與英法接觸時，恐已早被聯軍擊潰，其覆滅之速，恐亦不亞於德國之傾覆波蘭。故當布勞希茲就任之初，立即着手加緊完成西部防線。在該線未告成前，德國絕不在東境輕啓戰端。希特勒曾說：「西境防線完成後，法人簡直成了法境以內的俘虜，絕難越德境一步。」

西境防線完成後，他才敢計劃東境的出擊。他所採用的閃電戰術，也沒有什麼新奇可言，只是所用的利器及名詞較為新穎而已。所謂閃電戰術這一名詞的最簡單解釋，就是「一種與陣地戰（War of Position）恰恰相反的攻取戰（War of Movement）」，其最要之點，即在利用快速部隊。第一次大戰之前，因無飛機，坦克各種利器，故每多利用騎兵由兩翼襲擊敵陣，斷其交通，絕其糧道。如一八六六年奧普之戰，及一八七〇年至七一年之法普戰爭，普軍都是採取此種戰術，於最短期內獲得最後勝利。上次世界大戰時，德國又採用此種戰術（巴黎敗退後，始改變戰術），但結果却遭失敗。此次布氏之閃電戰術，仍是襲用德軍老前輩們的故技，所不同者又參加了意人杜荷氏（Dornier）的理論，再加上「新型騎兵」——飛機，快速坦克車及摩托化的步兵。

杜荷氏認為先行控制空軍，為速戰制勝的唯一要訣。此種理論已於西班牙內戰時充分證實，德國曾於該國充分地試驗其理論，弗朗哥費二年之力，控制了政府軍的空軍後，始獲最後的勝利。一九三七年，當布氏就任萊比錫駐軍司令時，深信快速戰術非超等空軍及大批摩托化軍隊二者兼備不為功。因乃集中精力創立裝甲摩托化部隊數師。一九三

七年時僅有此種軍隊兩師，至一九三九年九月已有六師，每師約有一萬三千人，此外尚有坦克車一隊，約八千輛，每小時速度約在十八至二十哩之間。此次戰爭中，波蘭首先作了此種部隊鐵蹄下的犧牲者。（左華譯）

恐怖人物希姆萊

(一九三九年時)三十九歲，一個矮胖子。長頸子上裝着一顆小腦袋，身體結實，筆挺。眼鏡後面閃動着一對冷淡乾枯的眼睛。嘴巴是緊束的，口腔繃緊，表示秘密，易怒和殘酷的性格。耳朵向左右分開。額角倒漂亮。

這人就是德國的主人——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他和希特勒有同樣的地位。他是希特勒的富駭(富駭是拿破崙手下的警察大臣，嗣後背叛拿破崙。當時曾有人評其人格謂：「富氏才幹毫不欠缺，良知稍遜，惟德行全無。」一時傳為佳話——譯者)，但是這富駭却決不致出賣其主人。他把希特勒的革命的經歷，分為各項，記載在他的簿子上。在這本簿子裏面，一切都記錄着：有起事時七個朋友的名單，希姆萊亦在其中；也有叛黨的名字，他們已經於某日晚間，在小街上受領了最後一顆衛生丸；尚有

驅逐共產黨和猶太人的計劃等等。爲了這些事情，這位第三德國的清道夫，被人痛恨着。他替希特勒清算着對於希氏有利或有害的一切血帳。凡是叛逆的陰謀，倘被發覺以後，他如果不做審判者，那末一定是死刑的執行者。因爲，希特勒是他的皇帝和神祇，而他自己乃是他的先知。

他們二人相遇，是在歐戰以後的困苦時期中，當時那位奧國的漆匠——希特勒——空着肚子，可是頭腦却沸騰着，正用他狂熱的呼聲，憤怒的眼光，和激烈的行動，煽惑着少數夢想把瘡痍滿目的戰敗德國復興起來的慕尼黑人。至於希姆萊，他是小資產階級出身，他曾經參加過歐戰末期的戰爭，嗣後復在工廠中任事糊口，再進大學讀書；當他剛得到農業工程師的一紙文憑之時，忽然邂逅了希特勒正在培養着的一班黨人。

希姆萊非常冷靜，他起初並未輕易被希氏所動。希氏天賦有推動的力量，演說的熱忱，誘惑羣衆的魔力，和大胆的觀念，誰有資格在他旁邊坐第二把交椅呢？這人須是一位有忍耐力，精細，狡詐，耳目靈敏，記憶力極強的——適宜於警察組織的——長於暗算敵人，和善能張佈看不見的羅網的人物。當然，希姆萊覺得此人非己莫屬，因爲上述

的條件，他全已具備，又因為他看清了他前程發展的命運，預期日後如果經驗豐富，必得成爲蓋世無雙的人傑了。

他起初不過小試其技，不久就知道如果讓希氏照他自己的直覺去處理一切，無有不成功的，所以他對於希氏的重大決策，始終信任不疑。只有一次，希姆萊曾與希氏的意思背馳，這是一九二三年的慕尼黑政變，這次政變，當然沒有成功，希氏也知道其中的內幕。但是從那時起，希特勒的主義，却大爲發揚，同時我的奮鬥一書，也開始孕育國家社會的主義了。

希姆萊爲制止雷摩（Roehm）所領導的挺進隊的活動起見，便組織了許多特別偵探的團體，希特勒的能夠兩次避免被其敵人推翻（一九三四年六月和一九三八年二月），端賴希姆萊預防之力。希姆萊就任著名的政治警察局局長兩月以後，便發現了挺進隊和希特勒手下參謀人員叛逆的陰謀，於是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便發生了大屠殺的慘案，挺進隊的重要領袖如雷摩，雪萊許（Schlescher）等，均在此役中喪生。他又發現了德蘇兩國參謀部間所訂的密約，據說該項密約的目的，是在推翻史太林和希特勒的

政權，參加同謀者有弗雷茲（von Fritsch）布羅柏（von Blomberg）以及其他德國的要人。希姆萊便立即把他們的陰謀揭露，弗雷茲和布羅柏亦相繼去職。當然，弗雷茲已蒙赦免，而戈林在風浪之中，也始終能夠保持其地位和權力，然而他們二人，却不得不放棄無數的奢望和成見了。

希姆萊是政治警察局的靈魂和頭腦，他的羅網，籠罩着德國全境，還延展至鄰近各邦，暗中查察設立在各國的納粹宣傳機關，同時還推動和指揮它們。希姆萊在維也納逗留數日，德奧合併成熟了；他在蘇台德住得稍久，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護」運動便預備完竣了；他最近曾到但澤去過——無論什麼地方，都有他的行蹤，無論什麼事情，他都知道了。千萬個效忠於他的人替他看，替他聽，替他格殺。而他呢，却盡力把他的政治警察局，組織得更加完美，爲了他的元首唯一的最大的光榮而努力，因爲他相信元首便是德國。

政治警察局是歷史上空前的秘密組織，著名的「烏克拉那」和「契加」（Okrana & Tcheka——俄國恐怖警察團體）和它相較，誠有小巫見大巫之概。在德國曾被秘密警

察注意而能夠安然脫險的人，聽見了它的名字，尙且會不寒而慄呢。

自從希姆萊開始組織政治警察局以來，他始終掌握着德國的全部權力，在他手中被禁錮，虐待，殺害的人數，恐怕和外間推測所得的驚人數目，相差無幾。當然他可以辯說他是爲了希特勒的光榮和安全才這樣幹的。

總有一天，希姆萊將不再留在希特勒的左右了，那末德國的歷史便將變更，因爲反對他的人正復不少呢，我們且等着瞧罷。（R.G. 著 顧啓源譯）

宣傳部長戈貝爾

使國社黨在德國擅權者，除希特勒外，恐怕祇有戈貝爾一人而已。戈氏貌不驚人，矮小羸弱，生於一八九七年。家裏篤信天主教；祖先都是威斯特發里亞的工匠與農夫。幼時就讀於耶穌會學校；他秉性倔強，喜走極端，暴躁熱烈，於教義頗表厭煩。後來往海得爾堡攻習哲學與藝術史，及後又習文學。然而此種科目，猶未能壓足其革命本性，蓋彼頗希望能夠行動一番也。

一九二二年某日晚間，這個二十五歲的矮小文人，碰巧走到慕尼黑酒店的後房裏去，而那間後房中，希特勒却正在向他的嚙囉們大聲演說。於是他即刻被他們所勸導。從這時候起，他便走上一條新的途徑了。這個野心勃勃的人，正在希望行動一番，而今真是良緣巧遇；所以一見之後，即刻自荐於希特勒，表示願意入黨，當時希特勒就應允

了他。

新德國之產生，實基於這兩人之會合。蓋民主政治，在德國未嘗樹立根基。民衆苦無軍事實力，故除民主政制外，難有其他合適的政制，希特勒之所以把『國家社會主義』來名其黨者，蓋欲利用反動份子與愛國志士的國家主義之思想，以及那般僅僅希望改善物質生活的窮人的社會主義之欲望，使他們一起集中於希特勒的手下而已。

因此，國社黨發軔之初，即分左右兩派。戈貝爾既爲天賦喜走極端之人，故自始即爲左派之領袖與說客。他曾主張制裁銀行，制裁大規模的企業，且又協助民衆反對那些榨壓他們的人。同時，他又大事著作，紙上談兵，對於猶太人之排斥，尤爲不遺餘力。他曾說，『猶太人於我，幾已成爲生理上的拒力。一個普通的娼妓，較之猶太婦人，我以爲反值得尊敬。』

一九二六年，希特勒任戈氏爲柏林市長。其時國社主義在鮑伐利亞與德國南部，頗有進展，而在德國北部，則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斯主義的勢力，依然很強。戈氏遂出任巨艱，居然大獲勝利。他征服柏林，征服普魯士。一九二七年他創辦日報一份名『Arbeit』

「三」者，專事抨擊猶太人，大企業家，與法國人，因為他對於法國人，也是毫無好感的。翌年，他被遴選為國會議員。數星期後希特勒又任他為國社黨的宣傳部長。

他於這個職務，顯出了勝任愉快的天才。一九二八年當他就任此職時，國社黨被舉入國會的代表，祇有十二人；可是在下屆大選（一九三〇年舉行的）中，國社黨的代表，却一躍而為一百零七人了。他於就任之初，即知利用各種宣傳工具；如電影，無線電，教育機構，以及文化活動諸方式。對於如何增進國社黨聲名與破壞敵黨的計劃，尤稱美備。有一次，他邀請當時的國會議長勃魯寧氏參加柏林的公開辯論會。當然勃氏是拒絕了，於是戈貝爾就把一張勃氏在無線電播音時所收的留聲機片，在會場裏開了起來，而戈氏自己的漂亮的高聲演說，却把議長的聲音打斷壓倒，於是羣衆歡呼雷動，據說這一次居然募集到一萬馬克，納入黨庫中。

又有一次，他準備了五萬張小小的留聲機片，小得可以放在普通的信封中，當作宣傳品似的分發給民衆。

他在突如其來的機會中，能夠打動羣衆情緒的天才，倒是非常有用的。有一次，他從

橙撤霍夫飯店的國社黨總部裏出來，看見一個警察在干涉他所停的汽車。於是他對於這個「馬克斯主義者」的警察，大肆攻擊，弄得行人都被激動，報告警察總局，由總局即刻下令：戈貝爾的汽車，警察們不准動彈。

當時政府有過通令，禁止人民穿着納粹制服，有一次，戈氏竟全副穿了起來，隨着幾個同樣裝束的黨員，在柏林一家最著名的咖啡館裏。大概他的目的，是想挑逗警察的情緒，使他們有所行動，而後一顯自己的威風。不料警察竟安然無事，這在他自己看來，也已同樣收了效果了。

一九三三年三月，納粹黨抓到了政權，戈貝爾便正式任命為宣傳部長。報章，劇場，電影院，——他以前所想像過的各種宣傳工具——現在都在他指揮之下。而在這些工具之中，無線電一項，當然要算最為重要了。沒有了無線電，恐怕連政府都不能建立呢。有了無線電，政府可以使民衆結成一體，到處傳播自己的主義，而把任何個人的反響，視為異端邪說而抑壓之。有了無線電，他們可以把同一的命令，同一的口號，同時傳播給各處的民衆。

最顯著的一點是，德國法庭最近這樣決定，對於裝置無線電的人家，執行吏不准施行財產的扣押。有力者聲稱，「國社黨擅權以前，無線電主要的功用是娛樂。時至今日，牠主要的功用，是使國家接觸人民。」

無論如何，使反對黨擅權，和排斥異端邪說，不能混爲一談。假如戈氏於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年中所獲得的，是令人欽佩的成就，那麼他近頃所完成的，大概也是相同的吧。然而從人類的觀點上看來，這是不能認爲成功的。

就以日報爲例。新聞記者在戈貝爾的指揮之下，都變成了國家的僕役；因爲國家是沒有錯誤的，所以他們的作用，幾乎變得沒有了。每天清晨，各欄編輯都接到一個密封蓋印的包件，那是由宣傳部頒發下來的。如果稍有違背，譬如把逗點或驚歎號誤植之類，即刻要被開除，甚至被監禁到集中營去。最近有三家最有名望最有地位的報紙，相繼停刊，實在也是無足驚奇的事。

那麼，現在戈貝爾自己的地位，是怎樣了呢？無疑地，他的信譽已日趨低落。最顯著的一點是，他現在不像以前那樣，時時跟希特勒在一起照相了。信譽之低落，厥因有

二：第一點是希特勒得寵的兩人據說都是戈貝爾的仇敵，那兩個人是戈林將軍和希姆萊總監。第二點是戈貝爾曾被牽涉到幾件希特勒大發脾氣，認爲有玷名譽的事件。

但是戈貝爾仍然有幾張好牌在手裏的。他的地位之優越，可自一九三四年所發生的一件事中證明之。那年六月三十日，納粹黨中的極端派份子一起被殺，可是身爲極端派主腦的戈貝爾，却非但安然出險，而且第一個到元首跟前祝賀元首的勝利。全德國的民衆，十分之九是對戈氏懷恨與恐懼的，然而尙有十分之一的人，對他欽佩與崇拜。戈貝爾太太，也常常爲希特勒所歡喜；而又因爲他已有兩子，所以在未曾婚娶的希特勒看來，實在有些自愧不如。而且，宣傳部長對於各方的攻擊，都有最可靠的應付方法，因爲他知道一切宣傳方面的秘密。（Raymond Henry 著 曾于今譯）

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

誰都知道在旅行商人圈中，販賣香檳酒的人，要算是最厲害了，他不僅要有辯才，不僅要有說服人家的力量，不僅要有擾亂人家的思緒，使顧客不致過於挑剔的手段，而且他一定要衣服麗都，儼然如一上流人物，使顧客易於接近。

約興·豐·里賓特洛甫 (Joachim von Ribbentrop) 在未入閣之前，原來也是販賣香檳酒的。歐戰事起，他的販酒生意就被打斷了，於是他在德國軍隊中服務，後來又參加休戰委員會為委員。戰事結束以後，他又重理舊業，因而在法國英國和加拿大等處都曾遊歷一番，趁此又學習了幾種外國語。他的幹才，不僅連用於葡萄酒商和大飯店的經理之前，而且他在主人的家裏，也大為運用了一下。亨基爾小姐 (Fraulein Henckell) 就被他父親這個僱員的瀟灑風度所迷惑了。結果，他便做了主人的東床快婿。於是他出

入柏林宮禁，儼然喝起法國的香檳酒來。在這種體面的生活中，他又認識了海爾道夫伯爵（Count Helldorf），那是一個狂熱的納粹黨員，第一次排猶運動的發動者，後來担任了柏林警察局長。

據說在一九三二年，那位前輩把他的朋友帶到國社黨去，使這個販酒商人知道自己的名姓上面加個『豐』字是何等的光榮，使他知道一個能夠玩弄人家的辯才是何等的有利。於是在漆匠出身的元首隨從中，他也居然成爲嶄露頭角的一員。

因爲他在販賣香檳酒的商業中，跟國外頗有相當的聯絡——在法國會與梅爾熹·得·波立涅克（Comte Melchior de Polignac）合作過——所以希特勒相信，如果以他個人的關係，也很容易伸張他的外交政策的。

當他擅權以後，希特勒不信任豐·紐拉特（von Neurath）和全體閣員，反而重用了兩個人：一個是黨內外交政策的理論家羅孫堡（Herr Rosenberg），一個是里賓特洛甫；在希特勒氏看來，里賓特洛甫確是一個典型的『外交家』。里賓特洛甫初次奉派出席軍縮會議，居然在國外担任了許許多多的要職，這使所有的各國外交家都爲之大吃

一驚。

他還經常有所建議，有所主張，而那些建議和主張都是與閣員相左的。一九三六年他担任了大使之後，曾代表德國出席在倫敦舉行的國聯理事會。此後不久，便出使倫敦，啣了離間英法，與促成英德同盟的使命；這件事情，「我的奮鬥」的作者也在書中述及的，然而這種企圖却是失敗了，這位亨基爾的東床快婿鑄下了許多錯誤，對於英國的內政與殖民地政策，發表了許多挑撥性的言論。

不過，這些事情並不有害於他，因為元首早已完全信任他了。相反的，希特勒反而發見了里賓特洛甫對於自己的一切計劃，具有驚人的理解力。里賓特洛甫會熱烈地贊成凡爾賽條約的廢止，和洛加諾條約的撕毀，而這些動議，却被閣員甚至整個國會所反對的。這些建議的成功，只增加了大使的聲望。在一九三八年初，元首決定把豐·紐拉特另簡撤職，因為他對於這些建議，一直是反對的。以前販賣香檳酒的商人，居然繼那老外交家上台了。

現在第三帝國的政府人員，可說已經是清一色了，所有的中庸分子，他們尚念念不忘

於俾斯麥，與登堡和斯特萊斯曼的傳統政制者，如今都已被排擠出來了。

(Pertinax 著 司馬聖譯)

兩個反對希特勒的要人

——一個鋼鐵王一個老納粹——

在希特勒攫取德國政權之前直到現在，歐洲的政治觀察家，對於國家社會主義的方針究將何取一事，曾予以詳細的推考。它將依照弗列茲·德山（Fritz Thyssen）的方法呢，還是依照奧都·斯德拉叟博士（Dr. Otto Stiaser）的方法？在這兩個被人視為絕對相反的人物中間，就懸着第三帝國的命運。德山的方法是大企業的，是魯爾與萊茵河上的「鋼鐵男爵」的，是所有富人的方法。奧都·斯德拉叟的方法是「德國社會主義」的方法，也就是所謂純粹的布爾什維克主義。

有一時期，好像德山的方法勝利。據觀察家說，納粹主義是一個資本主義的計劃。後

來又好似第三帝國將依照斯德拉叟而進向社會主義了。究竟如何，直到現在還沒弄清楚。而更滑稽，更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德山和斯德拉叟二人，現在都爲納粹德國所放逐出國了。

弗列茲·德山爲德國最有權力的富翁，當希特勒爭取大權的時候，他就是幕後最有力的一人。不久之前，直至他公然對「戰爭與德國政府現行政策」表示反對爲止，他擁有 Vereinigte Stahlwerke 的資本總額百分之十五。這巨大的鑛業托辣斯，統制着德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金屬鑛產，百分之五十的煤產，二十萬工人，六萬所工人住宅，五十方哩地產，一個從巴黎至可寧斯堡的鐵路網，十四個港口，以及二百十九處電力站。此外他還是國會議員，普魯士邦議員，西德實業協會領袖，全西德實業的最高權威。

弗列茲·德山的政治信條是造成一個強盛的德國。依他的見解，這強盛的德國，必須是資本主義的，反布爾什維克主義而與英國友好的。他極力反對和英國對抗的戰爭，因爲如果戰事延長，有使蘇聯進至萊茵的可能。他對希特勒說，他深信此次戰爭的終局不過是使全歐洲受到「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紛擾」而已。結果是希特勒要他在放逐，禁入集

中營或是暴殺幾個辦法中任擇其一。於是德山便去瑞士，在那裏，他可以自由攻擊希特勒主義，而設法組織一支反共十字軍。他在德國的財產被納粹充公者達三萬萬馬克。

德山現年（一九四〇年）六十六歲。是一個高個子，黑皮膚，厚眼臉的人，笑起來羞怯而遲緩，寫得一筆好字。他看來不十分像一個霸主，倒好像一個悅人的大紳士。他父親奧格斯脫·德山可說是一家霸主。他空手建起一個實業的王國，住在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堡壘裏面，收集很多很多的羅亭（Rodin）彫像。在三個兒子中間祇有第二價兒子弗列茲是他心愛的。在一九二六年繼承這老人的事業時，弗列茲已五十三歲。他沒有充滿羅亭彫像的堡壘，他就住在一所中產階級式的安靜別墅裏面；生活恬靜，買了許多藝術作品，以資鑑賞。他可以一直從梅爾罕（Muehlheim）趕至柏林聽取福脫惠格勒（Furtwaengler）奏第五交響樂。他用普通字體，寫信給他的朋友。他具有法國人所謂的「謹慎有度」，祇是他愛德國的熱情是不知遏制的。

德山爲大企業家中最先和納粹黨聯絡而與以承認的一人。那時是一九二九年，這種做

法是冒險的。他相信希特勒而喜歡戈林。他覺得這兩人是創造他希望中的強盛德國的新人物。他將傲然的對他機警的同業說，「我們中間，沒人能使國家逃出這個混亂的局面。」他將笑着爲希特勒對於猶太人和教會的虐政辯護。他會肯定的說，希特勒本人的意思並不如此。關於希特勒的社會主義，他說，是的，一個在奮鬥中的民衆領袖必須有許多事情要說。此次的革命必須是一個絕對的民族革命而不是社會革命。他曾經聽得希特勒這樣說過。

德山令人悅服的辯才，爲希特勒在反對革命的各方面除去不少阻礙。希特勒或可和他們站在敵對地位而取得勝利，不過總沒有和他們站在一起來得便利。當一九三二年舉行大選時，許多大企業家都願爲希特勒供給選舉經費而不爲興登堡資助。至十一月間國社黨因失去二百萬選舉票而遭挫敗，大企業家又爲清償那筆用於最後努力的款項。據聞一九三二年中，德山個人爲納粹黨所耗的費用已達三百萬馬克之鉅。

希特勒上台之後，Vereingte Stahlwerke 的改組立即實行。在改組中，德政府執

有的股份由百分之八十減至百分之二十二。於是自由派和急進派，而尤以斯德拉叟博士爲甚，都說這顯示着希特勒已出賣給德山了。事實上這辦法不過是一種婉曲的手段而已。希特勒企圖使資本家在那時相信德國對於資產權是無上尊重的。有少數富翁如德山者存在，則此種詭計自更完善不露破綻。而同時，對於在一個有一切統制權的國家，每樣東西都是屬於國家的一個事實，並沒改變。希特勒並無剝奪資本家財產的準備，不過他褫奪了他們的權力。德山在任務方面雖是一個魯爾與萊茵河上的經濟獨裁者，不過同時也是一個顯達的政府官員，因之對於他的謠言很多。在一九三六年間，德山在南菲住了一時，遂有人以爲他將永遠離去德國了。據說他那次的離去，是在他和希特勒一次晤談之後。在該次晤談中，他和另外幾個大企業家會有一個備忘錄提給希特勒，據說爲希特勒踏於脚下而高聲怒呼說，「你們這般呆子，是否真的以爲我受盡種種困難，使德國安全，不過是爲了一班鋼鐵男爵的緣故？」

這是一個可能的故事。不過使德山感到憤慨的倒是希特勒對於猶太人和教會的虐政，比較政府對於經濟的重壓手段來得厲害。德山有很多猶太朋友和關係密切的同業，而他

的父親又是一個熱誠的天主教徒。在希特勒的企業家朋友看來，他對於宗教和種族的虐政是一種愚蠢的，不必需的恥辱，使德國失去世界各國的好感。他時常這樣警告，因之惹起了希特勒的不歡。迨至德蘇聯盟，戰爭開始，德山對之猶嘵嘵不休，就更招希特勒之忌了。

奧都·斯德拉叟博士的情形和德山不同，他是納粹政府最初的亡命者之一。最近德國的秘密警察局藉口他主動慕尼黑炸彈案，擬置之於如俄國史太林加於托洛茨基的同樣罪名，就是說他是一個反革命的陰謀者。他現年四十二歲，是一個方正的，態度溫和的鮑伐利亞人。蛋形的頭，頭髮修得很短。他生長在一個小官吏的家庭中，上次大戰中曾當過副官。

他的加入納粹運動，是由這運動的發起人之一，他敬愛的哥哥格來高（Gregor）所介紹。一九三〇年和希特勒發生衝突，遂組織了一個離黨運動，名『黑色陣線』。一九三三年，希氏秉政，他便很謹慎的亡命出國。一九三四年六月，格來高死於清黨運動，

他的憤慨真是達於極點。他發誓說，在德國境內勢力依然強盛的黑色陣線，必為希特勒的大患，而他，奧都·斯德拉叟，必為『第二次革命』的領袖。

在離黨之前，斯德拉叟與希特勒間曾有一幕戲劇式的爭論。斯德拉叟責希特勒不忠於黨的革命目的，希特勒則對斯德拉叟怒聲的說，『你所說的社會主義，不過是純粹的馬克斯主義，而你整個的制度，不過是一種寫字檯的工作，對於真正的生活是沒有關係的。』他還譴責斯氏，說他受了『人道主義感覺的困難』，而且說民衆除了麵包和娛樂之外，其他一無所需。

斯氏的計劃，使希特勒最動怒的一部份，而也就是黑色陣線的基礎，乃是他的以德
國社會主義視為一種生產應用（Production-for-use）的經濟制度的觀念。廢止私有
財產，依照各人的能力和價值，使每一平民（Volksgenossen）都得享受一份經濟總額
的所有權，支配權和利潤。斯氏並信仰無政府主義，那時希特勒尚以為在一百年內是不
能實現的。斯氏贊成和蘇俄聯絡，其理由為蘇俄不同情於資本主義與現狀，所以當然是

德國的助手。那時希特勒是以爲應和英國維持友好關係的。

可是斯德拉叟和希特勒意見相同之處也很多。如具有造成一個包括奧國與蘇台德區的日耳曼中歐洲，而與匈牙利締結關稅同盟的一個觀念，卽其一例。他也並沒有爲要造成這日耳曼中歐洲，非經過一次與凡爾賽條約諸國的戰爭不可的念頭而夢寐不安。他說，『除了戰爭之外，人民從來沒有其他方法可以爭回他們的自由。』他對於種族問題的見解，根本和希特勒相同。他也以爲猶太人是德國的外客，應和德國的生活隔離。但是對於這件事情，他不贊成操之過急。最近在全世界反對希特勒的排猶政策的影響之下，他贊成給德國猶太人以少數民族的法定地位，而且還大胆提議，有極少數的幾個猶太人可以『通過』爲德國國民。

斯德拉叟極力主張需要革命。可是他具有減輕革命的恐怖性的手段，使聽衆認爲是一種顯然合於理知的事業。就是這種手段，使他在希特勒秉政前的兩年中，成爲知識界中的霍斯德·惠塞爾（Horst Wessel）。他在宴會中會對一個著名的猶太律師鞠躬如也，很客氣的說，『某先生，我恐怕我們必須槍殺你。』而某先生將報之以微笑，好像

允許給他一枚獎章似的。

現在德山和斯德拉叟兩人都逃亡在外，他們談話時或將這樣——
斯德拉叟：大企業家和納粹黨的聯合是一個大錯，是不是？

德山：當然是的。可是你瞧着希特勒實行你所有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思想，却依照了他自己的方法，你一定很痛心的罷？

德山或斯德拉叟，或是兩人一起，能否再上德國的舞台，當視納粹革命的進展與和平而定。如果納粹革命在現在的領袖手中滑走而左轉，則已經吸收許多不滿於黨的納粹黨人的黑色陣線，定必重行活躍。最近斯氏的名字，在亡命政治，和顧慮到元首繼承人的英法保守派，都很注意他，可見他在中產階級的魔力了。

至於德山，他仍是德國大企業界公認的領袖，在目前，恐怖或許能阻止他領導鋼鐵男爵以向政府反抗，不過除非是共產主義的，其他任何新政權的成立，必將召之回國。

以知識和經驗而論，他們兩人在打倒希特勒政體的掙扎中，都可有所貢獻。現在豈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時代？這兩個較為悲哀聰明的納粹黨人，其前途究將如何，是很難知

德 國 內 務

雜誌。(By R.G. Waldeck 周華麟)

備戰內幕

第五縱隊

西歐各國在德軍猛烈的打擊下，一面雖在設法阻止其權力的繼續擴張，一面却在盡力探尋其自身積弱的原因，和德國成功的秘訣。

此項工作，最主要的是在揭發德軍的『秘密武器』，因為這種武器一經應用，關係戰爭的後果，是非常之大的。然而這樣觀察未免太簡單了，因此德國的宣傳部，便利用這種虛聲的恫嚇，藉以摧毀對方的士氣，同時阻礙其一切探訪的工作，使其無法獲得真情，而無法完成其完善的防禦計劃。

在這次大戰中，德國所出『奇兵』，已非一次。然而此項奇兵，却沒有一次是具備着嶄新秘密而致無法對付的性格的。以事實來說，德軍此次成功，並不依靠任何『秘密武

器」，或任何單純的戰具，其所以能縱橫無敵者，完全應當歸功於其七年的努力，因為在這臥薪嘗胆的七年間，德國動員了全部人民，軍事，及經濟的力量，以完成其許多無敵的武器，而在這招兵買馬的期間，她始終在世界列強的虎視之下，並不是隱秘而坦然公開的。

在希氏所著「我的奮鬥」一書內，自始至終，祇是「吾人需要武器」一段；而他在獲得此項武器後的作為如何，也在書中廣予闡發，絲毫無隱。就在那過去的七年間，他不斷設法在獲取其所需的武器，速度是那樣的迅速，辦法是那樣的科學化，而態度又是那樣的強暴，徵諸歷史，可謂前無古人，所以希特勒對其這方面的成功，是常常誇耀不絕的。

我們應當記牢，德國的這次動員，是一次對付其全部目標殊死決戰的所謂「竭盡全力」的動員。這就是說全德八千萬百姓中所有的人，軍力，及經濟力，全須加以組織及徵發，以從事全面的決戰。這次戰事的目標，非常可疑，一切客觀的事實，都不能為之解釋，以為傾全國之力，作如此龐大的戰事，不致引起後世的責難，然而這不是戰

爭，這不過是羅馬人企圖滅亡加太基人的一種背景之舉而已。

早在一九三五年時，一見識深遠的德人 Deutsche Wehr 曾經說過：『未來的戰爭，必將是一種傾盡全力的戰爭，非但衝鋒陷陣的軍隊，要全部調遣來作戰，就是戰爭決勝的結果，也是全部的，換一句話，那就是說，這種戰爭中被征服的國家，必將從歷史舞台上完全消滅而絲毫無存。』

所以這個世界，或說是負責的政府，其往往被『奇兵』奪去而受其控制的現象，便常常要使一般歷史家，感興不止了。

德國在軍事及經濟動員後完成了強大的軍事機構，這才使她敢向全世界挑戰引鬥，但此項強大的軍事機構，其秘密可怕的動力，可先加以概論者，是其對德人的心志及精神的總動員。尤其是在德國青年身上所下的功夫，可謂無微不至，因為青年原是希特勒最注重的一個目標。所以我們可以說，這種動員產生了一種瘋狂的興奮情勢。如果德國能夠節節勝利的話，那末她便會隨之而繼續否認其他所有人類的價值，而走上自取滅亡的道路。

過去七年來，德國的國民——尤其是青年——始終在全面戰爭發明人魯登道夫將軍的格言精神下，長大起來，以爲『戰爭便是種族生活中最崇高的一種表現』，此說的意義會由 Deutsche Wehr 推廣如下：

『戰爭已經成了一種生存的方式，具有與和平同等的權利。每一種人類或社會活動，祇要其能協助戰爭或協助作戰爭的準備，都可得到崇高的評價。新時代的人類，必須完全受戰爭思想的薰陶，不能也不准思想其餘一切情事。』

這種訓練的成效和結果，可從目前這次戰爭中察看出來，那就是軍事觀察家所謂，超過軍事紀律的『德軍士兵的勇氣』。至於軍火工作中，也可以見到這種成效，那裏男男女女雖然吃着極少滋養的薄粥，但工作效率却仍非常之好，這却不是單單靠了集中營或 Stiring Squad 所克致此的。此外德軍的『擴張戰略』也是這種訓練的結果之一，他們一面以傘兵組成『敢死隊』，深入敵軍陣地，一面又由各地的德人及納粹黨，組成『第五縱隊』，擾亂當地的後方。

『傘兵敢死隊』和『第五縱隊』是德方震驚世界的兩種『新武器』，尤其對一般易遭

德國攻擊的國家，更如洪水猛獸一般的險惡可怕，但是按諸事實，『傘兵』一法，祇是從蘇聯那裏抄襲而來，而『第五縱隊』也已於幾年前廣加公開，就如在美國的各大城市中，即已發生過這種制服人員遊行的舉動。

因此，以『第五縱隊』本身來講，實在不是一件新的武器。牠的發展始自古代機謀戰術中的『間諜』一項，即在上次大戰時，牠已雛型漸具，有如巴本(Franz von Papen)及鮑愛上尉(Cop. Boy-Ed)兩人在美的行動，即爲其例。『第五縱隊』一字，傳自西班牙內戰，當時弗朗哥手下的秘密隨從，曾以此名義在馬德里當地活動。

但是所謂『新』者，却是此項武器在後的發展，由此希特勒的現代革命化戰爭，便使一般國家，不得不採取新的抵禦辦法。要明瞭此項特殊武器的發展情況，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德國整個國社主義革命的背景，至於其一切牽連的事實，這世界目前剛在設法把握中。

第五縱隊在其最現代化的形式下，是一種特別革命化的武器，這個事實，實際上便使其餘非革命化的列強，不得不起而效尤，羣加利用。共產主義者實行『世界革命』時，

這種組織在「細胞」的名義下，即爲一種著名的革命成分，德人加以澈底的改良和促進，便成了一件有效的武器。

共產主義者的所謂「細胞」組織，目的在普及階級鬥爭，其起用的秘密人員，亦祇是痛恨階級分野的勞工大眾和這種理想主義的同情者；但德國國社黨的第五縱隊，其力量的源流，却來自兩條革命的細則，而所起用的人員，則爲活動的幹員擁有世界最大軍事背景的人物。

所謂兩條革命原則者，第一是德國的種族定理，其中聲言日耳曼人爲世界最高等種族，並要求全世界各地的同種人類，密切聯合，不以各人的地位或國籍爲依歸。

在這條定理之下，所有的日耳曼人，已不復再爲各個個人，反之，他們都是日耳曼種的羣衆一起組織於「大德國」之下，必須絕對服從德國政府的命令，並以火樣的熱誠，執行一切事務。在國社黨的目光中，「大德國」的國界，沒有邊際，祇要是通行德語的地方，都是牠的疆土。德人組織的天才，已經產生了許多可以適應世界的組織，各個單獨的國家，便可以在各別的環境下，予以採用。

德國國外的僑民，皆受制於一個國社黨的僑務機關，主持者爲鮑爾氏（Gauler Bohle），他是德國所謂「國外省分」的主腦，也是德國外交部的秘書長。舉凡一切居於外地而隸屬外籍的日耳曼人，或信奉納粹黨義的情感分子，無論其是否產於德境，或是同化而成，都一概列組於許多「人民組織」之中，藉掩護下的交通，與鮑爾機關保持接觸。

如果有人胆敢違抗命令，那末不論其國籍如何，必將遭受大禍。即在日前，德國的報紙依然在憤怒地攻擊着荷蘭裘麗娜公主的夫婿本哈特親王（Prince Bernhard），因爲後者不願充任第五縱隊的隊員，在荷蘭政府中活動。這一種嚴峻的制度，就是最忠誠的日耳曼人，也不免受到嫌疑，因此對他們確可說是件可慘的事，但正因如此，國社黨的黨方便可以逼迫一般心情不願的份子，與他們同流合污。

第二條原則是國社主義的世界革命，志在產生一個世界性的社會，經濟，及政治機構；一面在貫徹其日耳曼人統治世界的主張，一面在聯合並支持各地甘願在此新政權下獲得權力的實權政府中的黨人，所謂這種黨人者，照日前的時事看來，有時還甘願將其

國家出賣於敵的。

德國對全世界此項組織所加的支助，費用遠較其屬下的間諜組織爲大，所以次於「食物進口」的德國第二項最大的消耗，耗費支助世界各該國政府的這筆費用，所以迄今爲止，這始終是德國宣傳部的一個大礙。但是話說回來，這種組織中，有一部分在經濟上却是自供自給的，牠們散布世界各地，能供給德國各種間諜組織以無法獲得的廣泛而正確的情報，由此德國便能按圖索驥，完成其各種暴戾的事業，甚至去攫取被侵略國的政府，例如挪威與荷蘭兩國，便是實例。

第五縱隊的活動，可分平時和戰時兩種。在承平時代，牠的主要作用在產生宣傳效果，非但注意於播發一種擁德或擁納粹的言論，同時還從事其他許多工作，例如：探詢各國一切關於商業，實業，政治活動，及國家人民的詳細情報，當經柏林當局校對後，便成一幅詳細的圖畫，得知各國國家的生活；此外如經常督察其「擬佔各國」中重要公民的行動；揭發敵方的間諜機關，以及最主要的，在預作準備，以應將來「緊急時期」的需要，有如訓練突擊隊，作首先之一擊等。

在這一方面工作時，第五縱隊能技巧地利用「擬佔各地」各種分子在社會，政治，及理想主義方面的志望與思想，以誘引該地至一外表安全的狀態，然後由其佈設一切防禦的準備，並播植政治，階級，及種族方面的分化種子；在此過程間，利用一般迫不得已的分子，代他們做這種工作，的確相當有趣，因為這些樸實無偽的人，第五縱隊是可以大加利用的。

至於戰時第五縱隊活動的成效，試看最近的時事，即可明瞭，其間尤以在波蘭，挪威，及荷蘭等地之成績為最。戰時工作的要旨，是在德國當地遣出一批決斷迅速的人物，在多種偽裝下，混入敵國，例如裝扮旅行人，運動家，商業經理人，及文化機關代表等等，至於其真正的制服，則往往藏在提箱裏面。這些秘密人物，抵達目的後，即負責指揮當地已經組成之秘密駐軍（此項軍隊，往往穿着敵國的軍裝），從事擄取敵方的軍事據點，輔助傘兵作戰，並組織間諜團體，在敵軍後方，應用假命令假報告，使其軍隊及人民團體，陷於紛亂的境地。此項着力的工作——特別是其情報的暢通無阻——對於整個德軍方面所出的奇兵，大有幫助，正由於其消息情報的正確扼要，希特勒乃得就

每個敵國，詳盡估計其形勢，所以德軍有時以少數兵士，違反戰律而竟得長驅直入者，正是得力於此。

第五縱隊的活動，範圍廣泛而散佈極遠，故文內所述，祇能及其某幾種主要成就之概略而已。理想的第五縱隊，第一次是建立在奧地利的，當時其代表般奎德博士（Dr. Arthur Seyss Inquart）竟能直接在政府中活動，而將此國家不經流血而授諸犯境的德軍。在捷克，蘇台德區的德人與一大部斯洛伐克人，協力組成了第五縱隊，且有偉大的力量，終至借助協約國的助力，而將其全部粉碎。

在波蘭當地，少數德國組織組成的第五縱隊，竟得擊潰波蘭的軍事機構，佔領各處橋樑和重要據點，在攫獲無數實業及電力工廠之餘，更鋪平了大路，引導德軍總攻進來。在挪威，德軍非但熟知當地每一吋難行的前道，與其防務之單薄，同時又擁許多偽裝隱匿的內應軍隊。這種奇兵，在德艦不曾抵達並佔領那維克之前，即已將卑爾根攫獲，並協助德傘兵攻下奧斯羅，政府要員，一網打盡。此外，他們與當地納粹黨的合作之下，無論後者人數的多少，終至在當地組成一傀儡政府，由奎士林少校（Major Vid

kun Quisling) 主持，專在破壞挪威的動員工作，並以不抵抗的偽造命令，使挪威的各層各級間，陷於非常紊亂的境地。

在荷蘭當地的駐軍中，事先已有德方的秘密軍士以輪船或偽裝的駁船，偷運入境，這批武裝軍隊，聯合了自天而降的傘兵，更得當地納粹黨員的幫助後，便相繼佔領荷蘭的飛機場和重要橋樑，甚至鹿特丹海牙等各處重要地段，也無不受其控制，企圖架劫荷蘭女皇。由此看來，荷軍防務所以崩潰極速者，按諸事實，竟是第五縱隊的奇勳。

據德國元首大本營發表的談話，其對第五縱隊的這種傘兵，甚有誇耀之意，以爲在征服荷蘭的過程中，這是一件致勝的武器，必須在英法援軍到達之前，迅速配備妥當，乃得發動其大規模的側翼進攻，致使聯軍在弗蘭特斯大遭攻擊，而節節潰敗。

至於盧森堡這小國的被奪，更是容易，當時一般德國旅行家，各持機槍一具，在正規軍未曾抵達之前，即已置該地於其控制之下。

目前我們對比利時當地所發生的一切，尙無法得知其詳，但德國報紙則公然表示，德軍開入比境時，比人更加熱誠歡迎，甚至比比王利奧波爾特的降書，也會與柏林報界所發

的快電有關，據傳在德國保護之下，利奧波爾特任「大荷蘭國」的國王。

由於上述各國所受的遭遇，目前世界各國無不謹慎戒備嚴防第五縱隊及傘兵等侵入。所有各地駐居的納粹黨員，一一遭到逮捕，或受嚴密的監視，「旅行家」，水手，及其他各種外籍的訪客，例皆遭到驅逐或搜查，而捕捉間諜及揭發陰謀的法律，也加緊予以施行。每有外來的輪船進口，事先必遭注意而加詳盡的搜檢，以期破獲隱匿的偽裝兵士及槍械炸彈等危險物品，至於一般交戰國及中立國，又都感到有組織特別內防軍隊的必要，同時並訓練國民各種軍事智識，藉以對付此項新生的威脅。

然而話說回來，第五縱隊及傘兵之所以能成功，原因還是因為對於國家的衰弱無備，致使他們能與正規軍得「裏應外合」之功。反之，無論其活動如何活躍，他們却始終不曾單獨佔領過一個國家，或在英法這頭等強國中，完成真正的破壞工作。所以概括言之，正如本文開始時所謂，第五縱隊祇是德國應用於全面戰爭的許多新武器中重要的一種而已，而對抗全面侵略僅有的防禦方法，便是全面動員：不是以一種而是以所有的武器來應付外來的侵略。

重 整 軍 備

驚人的事實，如閃電一般震爍了整個世界。法蘭西已屈服於立誓要滅了她的勝利者之鐵蹄下面。全世界都目瞪口呆在那裏詢問：「何以竟有這樣的事情？」

二十年之前，德意志已被勝利者將她完全解除武裝。費了一世紀的心力，用最進步的軍國民主義所造成的，力足以抵抗全世界至四年之久的強大軍隊，已被擊成粉碎，連帶着它的礮台，飛機，坦克，和重礮也被一起毀滅，而德國海軍也完全沒沉於斯加巴峽的海底。所留給她者，祇剩十萬名的兵士，祇限於用步槍和輕礮，以供維持國內秩序之用，而練習之時，並祇許用紙製的坦克。

現在一個新的德國軍隊，人數有數百萬名之多，具着比一九一四年更爲精良的設備，已如古戰神的巨軍一般輾過了好幾個國家的地界，不顧一切地向前進攻，宣言要確立德國民族的霸權，剿滅一切不肯服從者，以完成其改造世界的宏願。在這個強大軍隊的面前，向以精銳聞名世界的軍隊，勢如破竹般覆敗下去，最堅強的礮壘，都似耶利哥的城市一般紛紛坍倒。

以七年的短短時間，竟能創成這樣強大的軍隊，其全國的努力精神，實是曠古所未有。這一端正可和被征服者的萎靡不振作一個對照。當民主國家正放棄了國防和國力在那裏企圖解決政治和經濟問題時，德國則悄然在那裏藉着一種革新主義爲基礎，進行着一個道德的，軍事的，和經濟的總動員；不論各方對她怎樣的批評，但她終已造成了一個擁有新式軍械的戰鬥階級，而希特勒就是利用着它在那裏改革戰爭的方法，和教訓他的敵人。

據希特勒本人的計算，德國在未會宣戰之前，已在這個總動員上耗費了九百萬萬馬克；又照專家的估計，德國的軍費每月實超過三十萬萬馬克，而戰事開始之後大約更須加上二百七十萬萬馬克；所以其總數已達到一千一百七十萬萬馬克，如以尋常匯兌率折算，即等於美金四百七十萬萬元。但素有富名的民主國家所費在國防上面者，則遠不及這個數目。魯道夫·漢斯早已在一九三七年向受訓練的軍官說過：『從軍備上減省是非其道。數百萬萬馬克的節省或許會釀成戰敗的後果，倒反而或要損失數千萬萬馬克的金錢和數百萬人的生命。』

因了這種政策的嚮導，德國不但豎起了那道西線防禦長城，阻住了協約國，使她們無從去干涉她的佔據波蘭，丹麥，和挪威；並且能夠派出人數約有三百萬的二十四個去作戰的軍團，和另外二百五十萬名的壯丁，去作國內防禦，駐守佔領區域，擔任後方工作。尤其是警察和運輸之類的任務，使前線的士兵可以毫無後顧地一心望前去打仗。

這個兵力比較上次戰事最激烈時所陳於戰場者——最多之時為一千萬名——猶有遜色。但據德國的計算，如上次一般的龐大軍隊，目下已不可能，並也無必要。其不可能的理由是：因為一則由於上次戰事中死亡數目太大，現在已抽不出那麼許多壯丁；二則眼下每一個戰線上的兵士，也如上次一般，必須有兩三個人，在後方替他製造補充的軍用品和軍火。其不必要的理由是：因為新式的軍械，已使現代兵士的戰鬥力比從前增加了數倍。

德國兵士眼下的戰鬥力之所以如此之強者，大半是由於德國此次所用的器械，其種類之多，和數量之多，乃都是前此所未有。它們雖不能變更戰術上的定理，但確足以使德軍藉其力量用新的策略猝然進擊，而使協約國措手不及，再加上那個從革新主義所產生

的第五縱隊，於是德軍就獲得成功了。

德軍的機械化器械中，主要的是馬達——德軍之中，其坦克，飛機，摩托化師團，運輸車，沒有一樣不用馬達發動，因此，這次的戰事乃成爲真正摩托化的戰爭。德國已將她的摩托化隊伍發展到了主要的獨立的取攻勢的地步，再加上她的奇襲策略，所以她可以指揮如意，所向披靡了。她不像英法兩軍一般將坦克祇用爲掩護步兵之具，因而使軍隊本身也受了進行遲緩之害。至於飛機，則尙祇在波蘭藉着杜荷所發明的閃電戰術居然將敵人在其未及下動員令之前，將她一舉而剋服。德軍已發明了一種將她的隊伍如飄風疾雨般互相呼應着迅速結集於指定地點的新戰略，她就是藉着這個戰略衝破了馬奇諾防線的展長部份，並在佛蘭特使協約軍受到極大的打擊。

因此，德軍在短短的幾個星期中已將二十年來法國人所奉爲圭臬的韜略定則——即藉着最新式的防禦工事可以使守者強於攻者——一起推翻，而成立了它自己的「攻勢至少在陸上乃是最好的守勢」之新定則。不過這個定則於對付英國的海軍時是否有效，則尚待證明。

據最近事實的估計，德國於西線攻勢中共派出十二個機械化師團，每師團中有坦克五百輛。此則她在作戰中的坦克共爲六千輛，此外則備作補充者或許還有三千輛。坦克之中，大小俱全；小如七噸重祇備機關槍的坦克，直到七十噸重，備有機關槍加農砲噴火器，其鐵甲足以抵禦協約方面的坦克砲，大如活動堡壘一般的大坦克。作戰之時，坦克之結集一地者，有時至二千輛之多，當其如潮湧一般向前進攻時，即備有槍砲的水泥堡壘也是無從抵禦的。

德國的飛機數目是德國最大的秘密，但其可以作戰者至多不過一萬二千架，而決無更超出多數的可能。德國境內的三百所航空根據地，至多祇能容此數的飛機；她的空軍人員連防空隊伍在內，雖有二十餘萬人之多，但受過駕駛訓練者則大約祇有一萬六千名左右，內中包括軍官七千員。不過她的俯衝轟炸機，即德國人自詡爲其秘密武器中之最厲害者，其毀損力確是大於協約方面的任何種武器，因此她在新近的幾次戰役中，更多用這一項武器以爲制勝之具，因爲她的生產力，也就是補充能力，確遠勝於協約國。

這種飛機，在以結集的隊伍去轟炸敵方的堡壘，鐵路，兵士，運輸線，尤其是結集於

一地將作反攻的軍隊中，已經成爲德國的飛行礮隊，並在大規模的用作運輸兵士和軍需的器具中，又於直的從空際之盤旋攻擊之外，另化出一種橫的戰略了。

最後，德軍的大量摩托化，使受過特別訓練的摩托化師團士兵，能從坦克和飛機所炸開的間隙中，以每天一百哩的速率，飛馳到敵軍的後方，去擾亂敵方的軍心，和威嚇敵方的人民。

不過我們對所需以成就這種效果的摩托化程度也不必作過份的估值。估計起來，德軍中的摩托化部隊至多不過二十師，即全軍的十分之一。但這個數量已足夠使它在作戰中取得有利的地位，等待大隊普通步兵和礮隊的接應。

但是，坦克，飛機，和摩托化部隊，不論它們是怎樣的重要，決不能單靠它們去搏取最後的勝利。所以造成勝利者，還有許多別的因素，而就德軍一方面說起來，這些因素可以總括如下：

第一，受過特殊訓練，配備精良器械，能作敏捷行動，能冒死進攻的步兵；他們自幼即習於步行長程，能背着軍用包，日行四十至五十哩，雖然他們每人所應攜帶的器械和

用具已從舊時的兩三件增加到十二件。

其行動所以能如此迅速的一個訣竅是：步兵所應攜帶的器具，大部份是裝有輪子的，所以實際上他身體上的擔荷反而比二十五年之前輕了不少。此外，德軍的編制不是像法國制一般的老少合伍；德軍是以年齡為標準，各自分隊，去做各個最相宜的任務。年輕者用作冒死衝鋒的敢死隊；略大一些的一級，尤其是長於利用掩蔽術有戰爭經驗者，則派去擔任前線的防禦任務。

第二，巨數的輔助軍隊和戰具，其中以器械精良的先遣隊，降落傘兵隊，坦克礮和噴火機最為重要。先遣隊的任務，不但須為步兵清除其進行線上的一切地雷和障礙物，須替步兵在礮火之下鋪路架橋，並且也須利用他們所攜的手榴彈，噴火機，和猛烈的爆炸物去攻奪沿路的堡壘。

降落傘兵隊中都是些年輕的敢死隊士，他們的任務是和第五縱隊合作着去佔據敵軍後方的衝要地點；但有時也和先遣隊合作着去攻奪堡壘。比境的挨彭·挨末爾礮台阻塞着德軍入比之途，因此德軍即先在波蘭境內照式造了一個這礮台的模型，命傘兵作攻襲的

演習，待演習純熟之後，再去實地攻襲那座真的礮台，所以他們竟能不偏不倚的降落在礮台的圓頂上面，炸毀了那礮位的旋轉座盤，使那尊礮失去了旋動掃擊的能力。這個動作使先遣隊即能從大礮射線的兩旁安然衝將進去，一舉而奪過了這座礮台。

第三，藉徵用全國私人汽車而組成的巨大運輸網，能很從容地及時供給數百萬大軍之所需的用品。但在佛蘭特掃過協約軍後方的摩托化師，當時沿途係用什麼方法加注燃料和補充軍火，則至今還是一個沒有打破的疑團。

不過，在一切之上的終要算那個集權中央的，大胆的，智機在握的，在希特勒直轄之下的德軍最高司令部；它具有無上至尊的權力，所以能確實做到令出必行的地步，使各個作戰部份都能如機械中的部份一般有十分和諧的動作。這就是德國戰略中的一個主要因素。希特勒深信自己是得天之佑者，所以敢做任何統將所決不能做的事情。在對方一面，協約軍之所以在佛蘭特失敗者，即因四國的軍隊不能在動作上和諧相應，和統將太爲胆怯的原故。

我們對於德國的成就，所能述者差不多已盡於此，但將來的歷史於記載這次德國的成

功時，則必以民主國家之政治的消極和不知從權變通爲其主要的因素，他們的行爲簡直等於看見暴風吹來時，就把頭顱埋躲在沙土底下，就是在已經宣戰之後，還祇是很安逸地躺在馬奇諾防線和英國海軍的後面，坐待德國的覆滅。

希特勒就懂得如何利用這個因素，所以他自始即取得主動地位，使敵人四分五裂不能聯合，然後各個加以擊破。

他在這次之中，至少已取得兩個極關重要的有利地位：第一，他能很準確地依照着自己所定的程序表，在自己的力量達到最高點時，自由進攻——這個有利地位，民主國家以爲墨索里尼也是握着的；第二，德軍能隨着己意自由擇定時間和地點，作猝不及防的進攻。

德國軍備之重整，遠在德國皇軍於上次戰後解甲歸田的時候。漢斯·馮·西葛德將軍以「默然工作和服從」爲信條，以精選的軍官和士兵組成一個十萬人的核心軍隊，遺棄了皇軍的傳統思想來作這個新的軍隊之基礎。他依着凡爾賽和約中十二年兵役的限制，訓練出大批的軍事專家，和經過軍事訓練的警察；這些就是目前德國軍隊中的上下各級

軍官。

此外他們鼓勵一切政黨組織，退伍軍人團體，和「應急的技術組織」——連希特勒人的挺進隊在內——之軍事訓練。

設立非法的「黑衫隊」之企圖，因其本身的叛亂以致歸於失敗，但這時德國工廠已在那裏製造軍火，並也在國外的地方，尤其是蘇俄境內，製造。這些國外所製造的軍火，雖因條約關係不能運進德國，但德國未始不能派了人去就各軍火製造地方，拿過這批軍火作實地的演習。德國的新空軍，則是利用德境魯夫漢沙地方受政府津貼的航空運輸公司的機場為根據地，這個公司的董事中，有一位即是戈林上將所倚如手臂的歐爾哈·密爾區。

在一九二七年協約國的監視委員會一經撤退之後，尤其是在一九三〇年協約國撤去萊因區駐兵之後——離和約所規定的撤兵時期提早五年——德軍立即在暗中藉「改組軍隊」設立「技術上的機械上的（意即坦克）教導服務機關」之類為掩人耳目之具，蓄心重整它的軍備和提高它們的效能。同時也依着標準化的原則，設下了將軍隊加以大量摩托化的

基礎。

在一九三二年之前，德國於做這類工作時，尚須遮遮掩掩的巧立名目以隱其真相。但一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間，日內瓦的裁兵會議承認了德國有作平等軍備的權利之後，她即能公開的放手做去，而以重整軍備爲她的主要國策了。

總統興登堡特地物色佛蘭茲·馮·巴本爲這件工作的主持人，但結果因爲他的政治思想成分太多，所以其力不足以肩這個艱巨的工作。施德萊轍將軍則主張以「社會的軍人」之資格，由勞工聯盟協助着去進行，但他也遭到了如其他德國政治式軍人所遭的命運，而喪失了他的性命。自從希特勒以重鑄德國軍刀的諾言，在選舉中獲得勝利之後，重整軍備這樁事顯然已不能背着他的意旨而行，所以祇可順着他的意旨而進行了。自從他跨上首相之位後，德國的鐵血時代也從此開始了。

從他掌權之日爲始，重整軍備的規模即一天大一天，甚至達到全國都入於軍事狀態的地步。戈林將軍被任爲航空部長，魯夫漢沙的飛機隻數有了巨額的增加，不過用以補充這個已經擴大的空軍駕駛員額的學員，則仍藉民用航空所需爲名，而秘密訓練出來的。

到了一九三三年的四月間陸軍方面也作擴充的準備，所有的義務兵全部加了進去，於是名爲營的，暗地裏已變成團了。同時又設下強迫工役和特別「警察隊」的制度，這些人後來也全數編入陸軍之中。波蘭總統畢蘇斯基將軍於一九三三年的三月間即已覺得恐慌，而建議加以干涉，但英法兩國竟置之不理。

到了一九三四年，德國的重整軍備活動已達到狂熱的地步。新的營房，新的飛行場，新的礮壘，新的軍事學校，新的軍用公路，都漸漸的成立。德國的工廠也循着標準化和大量生產的原則——甚至放棄了質地的精良——拼命地趕製軍用品——失業問題即因此連帶着得了解決。中間雖有過一次有礙於這件工作之順利進行的內部變叛，但終久被嚴刑峻法鎮壓了下去，所以一到一九三五年的三月十六日，德國即拋棄一切假面具，公然恢復全國徵兵的制度。

到一九三六年的三月間，希特勒即擲出他的第一個炸彈；他不願屬下軍事領袖的勸告，竟派兵進駐條約規定不許駐兵的萊因區域。這批德軍於出發之時都奉有如果協約方面有何動作，則他們須立刻退回的命令。

這次進兵的成功，希特勒不但對未來的敵人獲了一次勝利，並也對本國的軍事領袖獲了一次勝利。他們雖不斷的用消極手段從旁阻撓，但德軍依舊能夠逐漸的整個納粹化，而其中的領袖則全數被置於秘密警察的嚴密監視之下。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德軍經過清除時，希特勒斥逐了一切阻撓其軍事程序的人物，將全軍的指揮權全部置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數星期之後，德軍即開進奧國的邊境。他的征戰事業便從這時開始了。

經濟動員

上次大戰中，德國雖曾在許多次會戰中獲得顯然的勝仗，但以全局而論，仍是一種軍事上的拚持，直待美國出來支持協約國，和協約國的封鎖政策獲得效果後，方將這個僵局打破。這次戰事中則祇見德軍如風掃殘雲般向前進擊，勢如破竹，其決勝之迅速，使美國來不及救援，而她的一路勝利進佔也使封鎖失去了效力。

但是德軍的這個攻擊力量乃是一次全國總動員的產物，這總動員之空前無兩的規模直到現在方始顯露，而其所依為基礎者則有三大因素：

第一，德國民族的心理總動員，其施行時的殘暴曾震動了整個世界，但確也產生出一

個心腸堅決，意旨瘋狂，不顧一切的戰士階級。

第二，德國軍事指揮總部之極高明的戰略和機謀。

第三，經濟的總動員，其效果是：（一）能使德國貯備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巨量軍械和軍火；（二）能使德國不受封鎖影響至其最大限度。

德軍的士氣，德國的戰法，和德國的軍械，其種種長處已在波蘭，挪威，和法國諸役中得到了證明。這次的戰爭乃是一次偏重機械的戰爭，所以德國之勝利也就是德國的組織，技巧，和工業之勝利，這使專重農業的國家不免相形見絀，不能比擬，而她們所受的打擊也使旁人得到一個抵抗德國「主者民族」將受到怎樣結果之教訓。

當上次戰事中的勝利者解除德國的武裝時，他們不但沒有破壞德國的戰事工業機能，倒反而由美國領導着盡力去替它增添力量——由於借款及投資，其總數幾達三百二十萬萬馬克，其中祇有三分之一用於賠償方面；由於增建和改進德國的工業廠，和由於技術上的協助。德國有了這些幫助，一方面又能自力振作，於是國力大增，照這種情形說起來，目下的德國軍事機構，可說就是意欲毀滅它者所供給或甚至建設的。

但這樁事並沒有使德國減削其經濟總動員的規模，而反有增加，而這個經濟總動員也就是整個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關鍵之所在。

在原則上，這個經濟制度是很簡單的。它祇不過是徵用全國的人力，勞資的資源，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資源，男女老幼的資源，置之於一個合作制度之下，其統制的機構不是一種數字的計算，而是一種鐵一般的紀律，不過其中也略以一些出於父道式的「社會主義的福利」給予勞工，並以一些有限的利潤機會給予僱主，以鼓勵他們的努力。

在這個制度之下，這個八千萬人民——再加上被征服諸國的無數人民——的國家已變成一個大規模的托勒斯，它的唯一目標或信條，就是去替國家社會主義作全能的經濟和軍事戰爭，以使改革世界的目的可以達到，而使德國終能建立她的世界霸權。

她以為這個世界乃是一個炸藥性世界，是由適者生存的定律所統治之哲理為根據，除了適於自己的需要者之外，對其餘的規則一概加以抹殺，並即利用反對者的規則去打倒反對者。她所用的方法是如此的有效，以致可以反對她者也因認為這個制度必需這種方法，惟有全能的總動員方能應付全能的戰爭，因而也樂於遵行了。

這種全能的總動員能有怎樣的成就？德國已有證明。當他開始走上重整軍備和侵略他人之途時，她實是在嘗試一個前途好似有着不能越過的障礙之極危險的企圖。那時她的天然資源十分枯竭，在二十種必需的原料中，她祇有三種尚可稱不感缺乏；她沒有現金或流動資本，對外負債甚巨；她並且正在經過一次經濟的危機，以致她的工業生產量減低了百分之五十，一切政府的預算均被破壞無餘，失業的數字飛速的增加上去。

但她確還留有閒置的工業生產力和閒置的人工，因此能使她漸成爲歐洲的第一個大工業國家，在全世界僅次於美國。她藉着重整軍備的題目施行徵用手段，將其整個閒置的生產能力和閒置的人工集合於一起，造成了一種解決失業問題的繁榮，同時也造成了一個使她成爲世上軍力最大的國家之戰事機構。

在實際上，這個程序是藉由將她的整個國家經濟加以軍事化而得到實施的，其名稱是『國力統制機關』，它完全是替國家服務的，由赫爾孟·戈林爲其領袖的一個經濟參謀部管理一切，其中的執行人員都是高級軍人。但要成立這個機關，其間還需要無數的分枝機關和無數的枝節措施，異常複雜，有時還不免於自相矛盾，但都藉着極重的罰則，

及收條例，集中營，鎗擊隊等的嚴厲手段，以強迫各方面切實遵行。當戰事爆發之時，這其戰時經濟機構已經發生效能，實則它的效能早已發生了好幾年了。

我們可以總括這個國力統制機關的主要原則和措施如下：

對於資本商業和工業方面

(一) 依照一九三六年十月間的穩定物價法，規定一切物事的價格，但可以由物價委員以成本之增減為根據隨時酌量情形加以修改。這個辦法使維持軍備程序經費的信用制得以免除膨脹的危險，因為物價的高漲必引起通貨的膨脹，因而將使軍備程序方面的價格也隨之高漲。照實際的情形，德國的躉賣物價指數在一九三三年為九〇·七，到一九四〇年四月間已漲到一〇九·六，不過實際的生活程度雖已高漲到遠過規定的生活指數，但事實上確在平均上並沒有超過百分之二十五。

(二) 有限制的利潤——由統制物價，和強迫以六厘到八厘之外的利潤去投資於政府公債為限制，不過這種公債後來也不免散入股份持有人的手中。德國的股份官餘利至今在表面上還有一分四厘之多。

(三) 強迫以盈餘之款去投資於國家的重要企業如：人造油廠，人造橡皮廠，和化煉向來並無用處的鑛產以求發明新的用場之事業中。

(四) 禁止和統制於國家沒有迫切需要的工廠和店舖的設立和擴充。

(五) 藉着政府定單之支配，和原料與外匯之支配，完全統制工業。

(六) 藉着強迫的承做政府押款或承受各種政府債券統制整個資本市場，包括以國民儲蓄，銀行保險公司和商業組合之資源，專供政府的借款（祇有少數幾種有關國家需要之事業得以除外，特許其發行債券。）

(七) 限制商業組合的首腦和董事之花紅金。

對於勞工方面

(一) 以一九三二年不景氣期中之低落的工資水準為根據，規定工資率，但略容伸縮餘地，以資調節。

(二) 工作之統制，徵用工人去做有關國家需要的工作，並禁止他們因工資較高而改需別處去工作。

(三)取消罷工權利，禁止獨立的勞工聯合，而祇許加入德國的勞工陣線，這也是國家社會黨中的一個機關，它在名義上是由僱主和勞工所聯合組織的。

關於消費者的方面

(一)在「大墩代替奶油」的口號之下，對一切食物和其他日用必需品都用計口授給制，這辦法使生活程度低落到幾乎將達營養不足的地步。

(二)有計劃的支配一切日用必需品，以統制消耗量，並以全國宣傳的方法，鼓勵人民消耗供過於求的物品。

關於農民方面

規定價格和統制市場，強迫農民以規定數量的物產供給特設的統制機關。

這個制度看來雖甚是苛厲，但也有它的長處。因為政府一方面以「防止恐慌」的經濟制度為宣傳口號，而實則用無數的命令保證了工廠和勞工之都必有工可作。在這個辦法之下，工業產量的指數已從一九三二年的五四增高到一九三九年六月間的一三七；農業產品價值已從一九三二年的一百萬萬馬克增加到一九三九年的一百四十萬萬馬克；國家

收入已從一九三二年的四百五十萬馬克增加到一千萬馬克；戰事開始時，受僱工人數已從一九三二年的一千二百五十萬名增加到二千二百萬名；失業人數在一九三三年的春天時超過六百萬名，但目前則變為工人奇缺，而不得不從被征服的民族中去徵用，以爲一部份的彌補了。工資雖仍照定額付給，並且在戰事發生之後反而已減了一些，但因工作的不斷和工作時間的較長，確也比一九三三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了。

此外，工人有一種『社會主義』的福利享受，這個主義藉着題名『工作之好處』的組織改良了工作的狀況，創立了休假不扣工資的制度，藉着題名『快樂生膂力』的組織定出了種種工餘的消遣方法，設立了勞工法庭專理被停歇的工人之上訴事件，並設立了名譽法庭專理工人名譽受損害的事件。工廠如遇到原料或工人的缺乏，因而不得不減少工作時，廠主可以從一個工業自助基金中，並從工人局部時間失業維持費中，去支領補助金。

最後，農民則享受較低的借款利率，較賤的肥料和別的用品，再加上極高的農產物價，這價錢遠高於世界市場的市價，不過因出產缺乏，所以在事實上是徒有其名的。

有許多人以為這些好似還不足以彌補自由上的損失，但只要這個制度一天存在，則民衆自能一天享到經濟上的安全以彌補他們自由上的損失，不過生活程度也許是過低一些罷了。當希特勒登台之時，他不但須對付一個極嚴重的失業問題，並且還有一個「懷着馬克斯主義和國際觀念的」普羅階級須由他去想法子勸化歸附。但是這個制度已於不知不覺之間解決了失業問題，因此也使他所著『我的奮鬥』一書中的某一個假說竟又獲得了一次證明。『要將一個民族「國民化」』，他的書裏邊說：『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在創立一個健全的社會狀況。』他已用德國的方式做成了這一點；現在雖有許多觀察者傳說德國的工人因了戰事的壓力已在精神上增加了不安寧，但是德國的屢次勝利實已將這種心神上的不安定緩和了下去。工業中，各個工人的個別生產水準仍在不景氣時代之上，而德國的嬰兒生產也自從一九三三年的九十七萬一千名增加到一九三九年的一百四十二萬名，這又使德國在未來的人力之增加上遠過於歐洲其餘的國家，蘇俄除外。

不過在動員這許多因素之中，德國須應付兩項極大的困難：第一，原料的缺乏；第二，所需以維持其軍備程序的現金和流動資本之缺乏。她於剋制這兩項困難之中即顯出

德國人的智機和技巧。

原料不足問題是用三個方法解決的：

(一) 她將整個國外貿易，尤其是進口事業，加以統制，一切大小對國外的交易都須由政府批准方許實行，凡非必需之品，除了爲交換德國出口品而不得不接受外，一概禁止輸入。這就是一九三四年七月間德國所定的所謂「新的計劃」之真意義，在這項計劃中，她要求各國開示有關雙方的輸出入對照清單，因而使各國如若意欲將物品售與德國，即不能不接受德國的貨品以爲交換，無論這貨品是否是他們所需要的。

(二) 依着出品之需要的緩急，嚴密統制原料的支配。

(三) 盡力增加本國的原料產量。第一，用人造方法如：從煤裏邊煉油，從煤和石灰裏邊提煉橡皮，從木頭裏邊提煉織物纖維；第二，努力於開發質地很爲低次的礦產，不問是否合算；第三，儘量用本國的原料替代外來的原料；第四，儘量減少耗折。這就是她的兩次四年計劃的真正目標，以期本國終可以自給自足，而不復再懼封鎖。此次開戰之前，德國的軍火產量比之一九一三年要超過兩倍，此次德國的勝利大半是依賴着

她的人造橡皮胎輪和人造汽油，從這兩件事，即可證明德國在增加生產能力上確已獲得成就了。

據最可靠的估計，德國在原料方面，目下已有三分之二可以自給，不過有幾種關鍵性原料則還是付之缺如而必須由國外輸入的。至於那四年計劃中所新設的工廠，它們雖在建造的時候消耗了不少的原料，但現在則已出品非常之旺盛了。

四年計劃之中還有一個輔助性的農業改良計劃，但德國於這一方面的成就却很細微。她藉着農作物產量的增加——但實則是限止消耗至於人民都感到營養不足的地步——已使她從一九三二年之百分之七十五的自給地位，增進到戰事發生前的百分之八十二的自給地位，不過脂肪油之缺乏至今還超過百分之五十。所缺者必須從國外輸入，否則人民便沒得吃。

對於經費問題，她也有三個應付方法：

(一) 她在一九三三年六月間，藉着將償付戰債基金利息停止兌現的辦法，以抑制現款的流出，這筆款子每年即達十二萬萬馬克之巨。她又將輸出，航業，和國外別的事業



所獲取的外匯一概存在國外，以便隨時可以撥供購買原料之用，並藉以收回已經跌價甚巨的德國債券，和藉以補助出口事業。她在債權方面所收入的雖大概都是不通行於國外的馬克，但這也使德國政府具備了可以在國內使用的大批款項。此外則各債權國家的減低幣值，也使她於暗中獲得不少的好處。

(二) 她用一個單純的手段集中大批的款項：政府以德國的『托勒斯』之首腦的名義，儘事實之所需，發行庫券和借券。這個辦法使德國政府，和其省市所負的債額從一九三三年的二百四十三萬萬馬克增加到目前的八百萬萬馬克，又據另有些人的估計實已達一千萬萬馬克，竟和德帝國於四年戰事中所負的總債額一千六百萬萬馬克之數相差不遠了。

但因自從一九三三年以來通貨已經增加了三倍，所以現在的鈔票發行額已經增加了一百萬萬馬克，並須加上數百萬萬馬克的使用到被佔區域中去的『信用券』和借券。不過，雖是如此——德國的現金準備目前實在不過百分之一，馬克票在國外差不多已不值一錢而——然馬克在國內則因一切物價都是規定的，所以仍很穩健，因此，德國報紙會

提議說，很可以將馬克定爲全歐匯兌價率的標準。

(三)由於龐大的重整軍備之進行，造成了一次經濟的繁榮，政府即藉高率的捐稅，使散在外面的金錢之一部份依舊回進了國庫。其稅率已從一九三二年國家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增高到現在的百分之四十七，而國庫從捐稅，特稅，和特捐等方面的收入，也已從一九三二年的一百四十一萬三千一百萬馬克，增加到上年的三百十萬萬馬克了。

這具德國的機構——工業的也是軍事的——無疑的在自然耗損方面當然也必甚爲重大，所以，它能支持到什麼時候而不破碎，實是一個問題。不過德國因歷次的勝利，已將歐洲的整個資源握在掌中，這當然也使她大大的舒了一口氣，而容她有了喘息的機會。所以，雖說英國仍以封鎖歐洲威嚇德國，期望歐洲或許會因此釀成饑荒和革命因而推翻納粹治權，然而德國報紙已坦然回說，將來即使有這種事情，但是受痛苦者決不會是德國的。

目前的戰事已成爲這個歐陸制度和封鎖歐陸之間的搏鬥，至於勝利究將屬於哪一方，則現在還是無從預測哩。(By Otto D. Tolstius 任德餘遠君子室合譯)

軍 隊 內 幕

德國重新實行強迫兵役的時候，人民在街頭互相擁抱。這狂歡的原因，不僅於德國解脫了所謂凡爾塞和約的束縛，人民覺得驕傲，同時也由於人們衷心地希望德國有一支軍隊。德國人歡喜制服，他們最歡喜的制服是軍服。

在納粹政權下建立起來的德國新軍，應當是一支納粹的軍隊。但它是否是納粹的軍隊呢？讓我們先講軍官。平空產生黨組織的領袖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軍官却不能這樣容易產生。因此建立新軍，不得不讓舊軍官負責。但這些舊軍官絕非百分之百的國社黨員。而且新軍官的選拔與訓練，權柄既落在舊軍人的手裏，新軍官絕不能合乎政府的願望，頭腦是百分之百的國社主義的。所以政府儘可能地用各種方法使軍隊高興，事實上，德國絕對沒有別一階級像軍隊那樣的受到小心的待遇與體恤。

隨便那個早晨，如果你在柏林陸軍大學房屋管理人的宿舍裏等候着，你可以看見很特別的禮節：所有的軍官跑來上課，個個都說『早安』，而管理人却舉起左臂，依照政府的諭示說道，『希特勒萬歲！』於是你就得到這樣的印象：原來『希特勒萬歲！』只在下等人之間說說的，而高等人——軍官自然包括在內——却可以用習慣的舊語問候。軍人之間也一些看不出政府常常宣傳的所謂『國社主義意義的平等』。軍隊各部門依舊像過去德皇時代一樣地互相歧視。空軍輕視陸軍，在陸軍內部，騎兵輕視砲兵，砲兵輕視步兵，機械化部隊輕視非機械化部隊，等等。

貴族階級在常備軍裏和後備軍裏都能找到。在兵營辦公處，一次我偶然讀到一張司令部所發的二面的傳單，全部都講論後備隊中的兩個軍官（一個是公爵，一個是親王），在值班下班的時候，上級下屬應當怎樣稱呼他們。這些稱呼的規則的確絲毫沒有顯出國社主義的精神；辦公處裏薪水低小的職員對這些規則作種種批評，這樣的評語似乎只能在反貴族的蘇聯聽得到。

在這樣的情形下，無怪信仰堅決的青年國社黨員，被召入伍，滿懷熱忱，希望成一個

軍官，後來覺得一切和他的預期相反，常常退了出來。我知道一個青年，他從納粹的觀點看來，可說是出色的德國人——身體健康，強壯活潑，聰明伶俐，而且感悟遠大的理想。他在軍隊裏成爲少尉，不久，軍隊中階級的觀念刺痛他國社黨主義的理想，所以一天他穿着軍裝，帶着軍刀，足套踢馬刺，在青年運動領導席上出現。他大受歡迎，於是就換掉漂亮的軍服，穿上青年的藍套衣，換掉好看的袴子，穿上短褲，赤裸雙膝。直到現在，他還不會懊悔過這次的改變，因爲他在短期間已變成青年團的領袖，有六千個團員在他面前列隊行進。如果在軍隊裏要得到一個同樣的升級，他恐怕要等待一生。

另一件事情與上述的相反：爲着組織上的種種理由，軍隊中有一個年青的會計員調到國社黨汽車團去任事，爲期一年。我問他究竟要保留軍服，還願意調換汽車團的黃衫，他面現驚恐，這副面孔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回答說「自然要保留軍服。」這兩件事是很好的例子，顯出軍官團和國社黨怎樣有別。軍官團與國社黨之間有着難以填滿的罅隙，因爲黨的組織，軍官們並不看重。

那班下士們怎麼樣呢？在德國，要當職業兵士必須立約服役十二年。下士們在服役的

最後幾年間，送至學校受文官訓練，文官是下士解職後的職業。到第十二年，軍役停止，下士只讀文官課程，年底考試的成績決定他的文官生涯。如果他願意，他也可以領餉遣散，自己營業。你去同那些服役已完的下士談談，問問他們的計劃和願望吧！你一定要驚奇起來，原來他們的理想只是在市政府裏謀一個小差使，工作時間要少，空暇要多；一所小屋和花園，等於退隱人的理想！但是他們年紀還只有三四十歲，正在中年呢。在軍隊中服役了十二年之後，他們的氣力已經不多。經過十二年聽從命令與勞苦工作之後，他們不能而且也不願再競爭奮鬥，只願成爲守法服從的官吏，因爲他們早已不爲自己打算了。

許多常備軍中的下士最近幾年覺得他們確被欺騙，因爲當他們立約服役的時候，德國軍隊只有十萬，所以即使一個伍長也担任重要職務。現在情形完全變了，隨便那一個具有普通智識的青年，服役二年之後，便可做後備兵的伍長。自然，這種情形，那些下士視爲偏心的待遇。他們疲乏而且麻木，唯一的理想是一所屋子和花園，絕對不是希特勒意思中的「戰士」。不，他們完全沒有政治頭腦，對於黨派這類事情一些不關心。如果

軍隊企圖改變德國的政治領導，我們不妨說，這些下士們會盲目的執行每個命令，不管這命令是反對納粹。

普通士兵更忠實地表示現代德國青年的精神；第三帝國的前途就倚靠他們。德國的青年通常做了幾年希特勒青年團員，在勞動營工作了六個月之後，約在廿歲的時候開始軍役二年。希特勒青年團和勞動營都是國社黨的組織，所以那班青年滿懷國社主義的思想。在這種團營中處了幾年，結果青年們不是變成一個熱烈的納粹黨員，就因為做團營中諸如此類的事情而變得疲乏了。後面一種的情形尤為常見。軍事訓練並不改變這種疲乏的心境。雖然軍役直接跟着勞動役（在勞動營中，青年已受一些軍事訓練），加入軍隊時的起初幾個星期把新兵弄得筋疲力盡，他們就無力再談『政治信仰』。六個星期的操練一過，他們的理想就集中於日常的工作，他們的全部希望都集中於優良的成績，以博取上級的歡心。這時他們就自覺是兵士，兵士，只是兵士——漸漸地覺得驕傲。

但是在軍隊裏，和在剛離開的勞動營一比較，情形是多麼不同啊！簡陋的宿舍，一律的膳食，與奢侈的軍營，不同的食物成對照。在勞動營裏，穿着很失面子，又不合身的

制服，但在兵營裏却穿着漂亮的外套。過去所遇的都是粗暴無教育的領袖，但這裏他時遇到精明威嚴的軍官。事實上，政府儘可能地把軍役弄得舒服，上一代的兵士們嘍哩咕噓說『這簡直是營養軍隊』，並且說他們當兵的時候，宿舍與膳食與現在大不相同。在德國高大的兵營到處可見。同戰前的兵營一比較，現在的兵營看起來覺得有些令人愉快。無用的裝璜和看起來像戰堡一般的高台沒有了，只有簡單的房屋，內部陳設簡單，恰合住兵之用，並且有無數的窗，亮光，空氣和太陽可以大量的通過。兵士的房間很明亮，牆壁漆着淺淡的顏色，窗口有幕。兵營有洗浴室，灌水浴，和熱氣爐，洗浴都用熱水。經營操場也費許多金錢。我記得有一處兵營造在沙地上，單是草場和樹木，費去三萬馬克。玫瑰花與石南花種滿兵營天井裏的小花園。每所兵營約住五百至一千二百人，如果是機械化部隊，汽車機車也須安置，那末就需很大的一塊場地了。闊大的道路通過大草場，汽車場機械室和修理工場，繞過大廚房，膳堂和酒室。膳堂和酒室的陳設很講究，椅子都漆着淺色，使人覺得這地方好似舒服的飯店，不像兵營。概括的說起來，這一切似乎過分講究一些，無怪每個看見這樣壯麗的人，就要問道：『這筆錢是從那裏來』

的？」通常，他們可聽到輕聲的回答：「是冬賑基金。」

新兵營的建築依舊還沒有完工，雖然建築的速度已經緩下來了。兵營原應在去年（一九三八）五月落成，到現在（一九三九）還未住兵。這是因為德國缺乏原料。譬如說，購辦熱氣汀的電爐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於是謠言傳佈說，「為衛生起見，將來舊式的火爐又要出現了。」但除了電爐之外，門門，窗戶，漆，木料，水門汀，和人工也缺乏。遠在今年九月危機發生前，這些兵房早已放棄建造，因為全部工人都運至德國西部去建築齊格飛防線，以防法國。在西方，鐵路公路，有好幾里路擠滿火車，裝載建築堡壘的材料，因此有好幾個月私人建築就缺乏水門汀。軍房自然遭受同樣的命運。

軍營廚房的設備，極其講究，堂堂的廚房和冷食店到處可見。膳食問題極其注意，甚至軍政部特設一部，從科學的觀點討論這個問題。這膳食研究部的成立，原意是要把乏味的菜單改變為根據現在膳食原理的菜單。實驗廚房設立起來，開出標準菜單，可是因為第三帝國漸漸缺乏食物，這事不能完成，現在膳食研究部的主要工作只是宣傳，專心設法使軍隊的消費遵循他們所希望的道路。譬如，如果有多量的黃芽菜，他們就說黃芽

菜是衛生的食物，廚房就搬出各種用黃芽菜煮成的菜；如果魚容易買到，軍隊全部就須一星期吃二次魚。有一次，斑節蝦過剩，命令立即下來，說一個月吃蝦一次。

軍政部和軍隊各部隊買進自己的食物，不管全部人民怎樣。這是主婦們必須遭受食物缺乏的原因。有一次市上好幾天都是蕃茄。主婦很高興，可是她們還不及買進一些，這些蕃茄又都不見了！水菓，蔬菜，肉，也有同樣的情形發生——這種食物必須貯藏起來供給軍隊。有一次，雞蛋奇缺，我恰巧在一所兵營裏，看見無數箱雞蛋送來；那天每個兵士——該所兵營共住一千二百人——午餐時吃二隻雞蛋。奶油缺乏，現在在第三帝國是永久的現象，但是軍隊裏却並不如此。每兵每天可得到奶油二盎斯餘以塗麵包，然而人民要吃又要蔬菜，甚至一盎斯也得不到。兵士每天的菜單大概是這樣的：早餐咖啡，麵包，果醬，奶油；中餐湯，豬肉，蔬菜，二磅蕃薯，有時湯換了一盆蜜餞糖食；晚餐茶，麵包，奶油，還有臘腸，沙丁魚或者乾酪。豬肉一星期至少吃五次，其餘幾天吃魚或者蔬菜。

軍政部的定章不是嚴格遵守的。司令，軍醫和會計員依舊自作主張，他們常常考慮兵

士們個人的嗜好。所以德國南部的軍隊拒絕吃總部運去的大量的斑節蝦，全部就拋棄掉。北方的德國兵不吃米，要求二磅蕃薯。軍政部貯藏的罐頭湯，每隔一定日期分配，也是很受歡迎。許多軍隊會計員把這種湯拿去冬賑。從冬賑基金拿來錢，去買需要的東西，不過這種手續就經濟上說來，極其費錢。『我們的軍隊要做極艱苦的職務，所以要吃美餚。』這是這種浪費的託辭。

兵士職務之所以艱苦，是因軍營中有無數體育運動，沒有運動天才的青年，在營中生活極其辛苦。練習德國最努力的「March past」也是一種重要節目；但除了這種運動之外，打球，賽跑——在夏天游泳，每天進行。某幾處機械化部隊練習「技藝」駕車，此種把戲不是每個青年都勝任的。我在常訪的一處機車團的兵營裏，常常不是目擊發生不測，就聽到不測的事情在我去訪前不久發生。（雖然情形如此，德國青年如果隨他自由選擇，倒歡喜加入機械化部隊，因為一切機械之類的東西使現在青年心醉，而且軍事技術的訓練，對於將來退伍為民的兵士極有價值。）我常常從軍醫處聽到，軍隊的體質並不怎樣好。現在被召入伍的青年都是戰後出世的，都顯出童年沒有營養的現象。這些看

來很驚人的青年，其忍耐力據說很不好，許多在併吞奧國時所發生的慘事，主要原因是筋疲力盡，在駕車的時候倒下來睡覺。

上級對兵士的待遇一般說起來很好。從前說『在此聽令』已經改爲『唯唯』了，實際上，兵士回答一切都說『唯唯』(Yes)。兵士自己如果有希望是這樣表示出來的：『我懇求你允許我——』這種身心兩方面的服從——每國軍隊必須訓練至某一程度——並不打算保持國社主義的精神。在軍役時期，黨員的資格暫時停止，年青的兵士生活得很自由。不過國家盡可能地創造人民與軍隊間堅強的連繫。一個月有一個星期日，一個德國人民須吃便飯，把餘下來的錢捐作冬賑基金。就在那天，軍隊帶着鍋子，跑來賣『罐頭飯』。『快樂生力』團的表演，無不有軍隊分遣隊參加。全國的兵營每年開放一次，任衆觀覽，入場費充冬賑基金，客人可吃一餐，騎馬和射槍——好似舉行遊藝，由軍隊當主人！事實上，德國的軍隊現在極得人心，這是無可懷疑的。

人民以新軍爲光榮，願意犧牲以求這軍隊的建立與保持，而兵士們却將不穿軍衣的人視爲『襁褓的平民』。人民的犧牲，他們視爲應該，但是他們自己預備作同樣犧牲到怎樣

的程度呢？捷克事件可算是一次有趣的試煉，使人最驚奇的是德國的兵士並沒有顯出赴戰的願望。這事絕無絲毫可以懷疑，因為雖然受了五年國社主義的訓練，和戈貝爾驚人的宣傳，要勸誘德國兵士犧牲生命去解放事實上與他們漠不相關的「波希米亞弟兄」依舊不可能，在軍隊開發前一日，我在一所新兵營裏，一長縱隊兵士預備出發，不知目的地之所在。許多小羣的兵士，沉默地沒有平常一般的歌唱，在等候命令。我所認識的一個下士跑近我來。幾星期前我遇到他，他驕傲地微笑，現在他面色蒼白了。當我們握手的時候，他輕輕的說，「他們一向引誘我們給我們成家，現在我却必須和家人分別了。」

既沒有，極端沒有戰爭的狂熱，這軍隊外表雖顯赫，究竟肯否在要緊關頭出力，是可疑的。在上面，軍官階級部分對國社黨的領袖很冷淡，就算說不仇視。一羣下士沒有毅力和激勵去執行命令，似乎很容易對下面來的壓力屈服。年青的兵士都願意過舒服的生活，絕不打算作英雄而死，如果發生戰爭，動員的後備軍必須從全國各階級抽出來。『如果他們給我們槍，我們就知道射擊的目的。』在這次九月事件中，這話常常聽到。

就全證言，他們沒有可打勝仗的心境，那時流傳的故事的確很對，希特勒問總司令道：「我們的軍火夠用多久？」「夠用二年，領袖！」「食物夠用多少……？」「二個月，領袖！」「士氣呢？」「二天，領袖！」

雖然德軍絕非國社主義的，但樂觀的意見以爲他們將改變政權却是完全錯了，因爲他們現在的地位很好，很不會引起一次暴力的政變。不過，顯而易見的，兵營建築漸漸減少了，雖然盡力設法改進軍隊的膳養，一般市上食物的情形同樣影響軍隊。軍服布織造廠得到政府命令——曾經有些躊躇——不用純棉。如果無法改進德國的經濟情形，德國軍隊同別國軍隊比較，不得不受到許多不利。不過這要很久的時間，同時，國社黨領袖將要求人民作極大的犧牲，以保住這位最危險的孩子——軍隊——對他們的效忠。

(Dr. Fritz Kufs著 張 燕譯)

宣傳部內幕

一天，在格龍華爾(Grünevald)的一所花園飯店內開會後，有人介紹我給戈貝爾博士，因為新黨員常常有這樣的習慣。在短時間的會見中，他問到我的職業，我的言文知識和個人私事。多謝我的區黨部領袖，我的一切他似乎已經很知道了。不久，我從區黨部收到許多報紙，有幾篇文章劃出來叫我翻譯。有一個人到我這裏取去，不久在本區黨報上登出來，我的譯品都被節短改編了。他們要我做這種工作，越做越多；我看見我的譯品有系統地被刪削，常常刪至與原文的意思相反，越看越煩惱。我正預備作有力的抗議；就在這時，希特勒當總理了。從那時起，一切都改變啦。我們的區黨部毫無節制，說話的聲調也變得粗暴。整個星期，許多黨員吃酒。在沉醉中，他們誇言攻擊無助的猶太人和馬克斯主義者偉大的功業。我輕視他們而且害怕，別人也是這樣。區黨部司庫尤

其不贊成這種情形。我把我要退黨的願望告訴他，他就問我：「你要到集中營去嗎？」我們討論當時的情勢，但是無法可施。到四月裏，我從區黨部接到命令，叫我到宣傳部去，這宣傳部剛由戈貝爾博士設立，由外交部情報司擴大。這以前戈貝爾攻擊舊官員，引用忠實的黨員去代替他們的位置。我既然正式是其中的一員，立即接管關於意大利，奧地利，匈牙利，希臘，荷蘭，比利時，瑞士，國聯會和梵諦岡的檔案。後來又接管關於希特勒個人的檔案，這裏保藏着他自己所做的，和別人對他所做的一切——演說，照片，別人對他的印象等等。

全部收到的材料——其中有報紙，國內黨部與國外活動份子的特別報告，國外上自使館下至商店各種德國機關的報告——分成四十三類。分類的基本方法依舊根據一九一五年德皇時代外交部所採用的方法，不過有許多修改，以增效率。現在，就是用宣傳作侵略的新政策的材料也有。任何一國的宣傳部都有特設文件保管箱。歸檔的方法如何，可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倘使一個官員要研究美法間的關係，最近五年來，美法二國間的政策如何發展，如何變化，宣傳部的官員就替他預備好材料。他在關於美國的檔案中，找

到了『美國——法國』的小分類，在關於法國的檔案中，找到了『法國——美國』的小分類。

這裏不能詳述文件保管的方法，不過有若干事情或許是極有趣味的。在第×分類中，但澤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登 (Schleswig-Holstein) 等德國失去的土地視爲德國的土地。在『國外的德人』的標題下，國外的德人，不管其曾否改籍，都記載着。德美協會的領袖孔恩 (Fritz Kuhn)，在『美國人物』的標題下却尋不到，部裏的工作人員在一國外的德人』標題下很容易可以找到，在不吉的『十三號』內，收藏着一切關於德國本國的猶太人，和流亡在國外的猶太人的消息。

現在流亡者的書籍和文章是保藏在加鎖的箱裏；只允許特等官員可以翻閱。外國記者另有一欄。他們所寫的不論什麼都收集保藏着。如果一個記者開始寫作，用了筆名，如果從他的筆調不能認出是誰，政治警察就在他本國調查，只須短時間就可找到他的真名。甚至軍事情報也保藏在宣傳部，這種情報大都放在鐵抽屜裏。阿比西尼亞戰爭開始時，一個新門類就成立起來，來記德國人民對阿比西尼亞戰爭與一般戰爭的反響。

「自衛戰爭」的宣傳和關於德國軍隊的力量材料，也預備着對軍隊使用。外國的報紙非常高興登載這種宣傳部歡喜恐嚇「敵人」的感情。在外國，反戰的宣傳集中於未來的兵士——青年。這似乎是真正的和平主義——但在德國，沒有一個人可抱這種和平主義的態度。同時利用德國人對於戰爭的恐懼去挑撥他們反對「以戰爭贏利的猶太人」。現在宣傳部的檔案是第三帝國領袖所要知道所使用的一切東西的來源。七百個官員日夜工作，排編全世界的消息和報告。

自然我當初並不就明白宣傳部所做的工作的真實性質。費了很久時間，我才發覺我們搜集了這麼多消息，只是要瞞過德國人民，或者將消息改變了內容與形式再給人民看。我翻譯的經驗又重覆了一次。不過這樣地工作了一年左右，我就私下稱宣傳部爲「說謊部」了。這時，我入部時對我說的「你得到終身職業了」的話顯出其真實的意義來了。偶然說了一句批評，別人就說，「不要忘記，你得到的是終身職。」——這句話的意思是「你一進宣傳部，到死不能到別處去。」

有一次戈貝爾自己對我也說過這句話，那時我拿給他我所保管的文件。當我離開他辦

公室的時候，他對我說，同時莊重地看着我，「我聽到你幾句涉及雷馬克奇怪的話。不要忘記你是在什麼地方，也不要忘記你有着終身職。」一定有人報告他——在部裏每個人監視着，我們私人的信件常常受到干涉的——我在別人說雷馬克的時候所發的談論。我說「西線無戰事」的作者是百分之百的雅利安人，他的真名，他的真名叫克雷馬（Kramer），他的筆名「雷馬克」（Reimark）只是真名的顛倒。這以後，不久我又同我的直接上司爭辯，我說我歡喜瑪琳黛德麗。她也是百分之百的雅利安女子；戈貝爾是全國伶界的最高領袖，要想引她回國，但是她回答說如果納粹統治存在一日，她一日不回德國。我可以想像得到戈貝爾的忿怒，當他讀到好萊塢密探的報告，說雷馬克和瑪琳黛德麗過從甚密。

元首到宣傳部來檢視的時候，我深深地吃了一驚。宣傳部的走廊兩旁排着兵士。然後那位據說萬人愛戴的元首來了，他衝着走入，後來跟着一羣戰慄胆寒的國社黨官僚。

他很快的衝過各房間，手裏拿着馬鞭，亂擊皮靴。戈貝爾給他看東西，他常常隨便一看，用奇異的口音說出幾句事實上毫無興趣的批准的話。對於部裏的職員，他不看也不

說話。這幕戲突然停止，像開始時一樣突然，但是我却永遠忘記不了。我從前曾經立在遠處看見元首對着歡迎他的羣衆呼喊微笑。但這一天他完全像另一個人了。他使我害怕；他的隨從使我討厭。平日誇大專橫的宣傳部官員們現在獻媚逢迎。他們一切的姿態，向前向後的動作，完全是奴才的作爲。只有戈貝爾仍舊坦然。有時他低聲對元首說話，其他的官員遠遠的等候着，他面現諷刺的微笑，我看了覺得可恨。

這種諷刺的微笑，在預備意國宣傳官亞爾斐里來訪問的時候我又清楚地看到。那時德意軸心還未存在，墨索利尼是奧地利的保護人。戈貝爾傳我到他的辦公室。他叫我把德國報紙上有利於墨索利尼的文章預備好；他會伴着一位客人到我的辦公室來取。

我很知道我所保管的文件箱，並且知道他所需要的材料很少。我就對他這樣說了。那時戈貝爾的面上就現出這種諷刺的微笑。他說，「明天你就有足夠的材料了。」第二天一大包從報章上剪下來的東西遞給我，都是稱贊墨索利尼的。紙上的油墨還沒有乾——都是在宣傳部的印刷機上漏夜趕印出來的。

亞爾斐里引進我辦公室裏的時候，以爲都是真的。他讀到這些文章，得到很深的印

象，正如不久前他在接待室的壁上見到墨索利尼的大畫像，深深感動，而且以為這畫像老是掛在那裏。但是第二天，畫像就不見了。

這種使拜訪者得到良好印象的把戲，一些沒有使部員煩惱。相反地，當我們欺人成功時，他們覺得有趣。不僅不斷地欺騙外國人。就是欺騙國人也是這樣。我尤覺驚愕的是在選舉日宣傳部全體動員，當選舉票由部長下令調換的時候，每個人反以為這是當然的事情。這時候，所謂選舉應當是人民意志之記錄的觀念，就被視作不合時宜的思想。現在，德國的選舉可說是擴大宣傳戰的時期，國社黨必須得勝。我們的職務是看選舉勝利。選舉只是一種宣傳的方法。

這不是說選舉票沒有正確的數目。相反地，反對票是聚在一起，分析得極其仔細。我們看過之後，記好數目，註明何區甚至何街反希特勒情緒最濃，我們就把反對票和一份我們的記錄交給秘密警察局，由秘密警察局注意那班投反對票的人。就我記憶所及，在德國許多次的選舉中，反對最烈的是請求人民允許退出國聯那一次。百分之三十選民投反對票，尤其在萊因區的人；可是宣傳部從無線電和報紙報告說，投反對票的只有

百分之二——四。

不僅秘密警察局注意反對票。曾經有一次，宣傳部部員接到命令在空暇的時候跑到柏林投反對票的區域，他們無人認識，同人民講話，假裝他們也是反對者，引出人民的話來。這種部外工作曾經分發詳細的訓令和指示。男部員受令到理髮室或者沙龍裏去和人民接觸；女部員受命去買東西，在店裏和買客與店員談話。

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是著名屠殺清黨的日子，這日子使我明白，對政府表示不滿是多麼危險。就在那天，那些我疑心和我懷着同樣思想的同僚永遠失蹤了。但是另有若干同僚，我一向以爲是信仰熱烈的納粹黨員，也遭着同樣的命運——因爲別人阻礙他們的野心。希特勒使德國人民統一，這真是神話。甚至他的工具也不會聯合。相反的，各種奇怪的互相嫉妬是日常的事情。希特勒主義自動的產生出一種可恨的奴隸心理。奴隸肯做各種事情，以博主人的歡心，但是他也會設法去掉主人，自作主人。這次清黨之後，我就做些至少爲要把我的良心從壓迫我日甚一日的犯罪感中解脫的事情。我把槍殺克勞斯納（Klausner）博士的秘密文件偷給一個天主教牧師，給他看一晚。這些文件說明

克勞斯納坐在內務部的寫字檯旁，怎樣事先並未有通告而被槍殺。

所有報紙自然只登一段小通告，說克勞斯納自殺而已。清黨之後，宣傳部出動，凡不是宣傳部授意的話，全德國一句也不能說。報章無線電和集會中的講員重複地說着我們所編造的，有計劃地肅清惡化分子和希特勒從這些惡化分子中救出德國的故事。在納粹的高級幹部裏，沒有一個人相信這種故事。我依舊記得那些受驚的編輯們離開新聞報告會議，他們從這裏得到詳細的訓令。對於集中營的恐懼或許還不能使他們心服；對於槍斃的恐懼使他們心服了。自由獨立的思想的最後殘餘，在那幾天全部給掃除了。

比國內宣傳部工作不爲人知而且比較難以統制的是宣傳在國外的活動。在德國國內，宣傳部的活動非常明顯，即使從自由國家跑來的偶然的觀光者也能夠看得出來。第三帝國強迫的生活對於能和別國比較的旅客，隨使那裏都是很顯明的。但是德國人要辨別是非却是困難了。六年來他們所聽所讀幾乎只是宣傳部要他們聽讀的東西。處於這樣的情形下，要保留一些獨立的思想幾乎是不可能了。

自然，德國人民明白他們由宣傳統治着，常常發出自動的反抗；不過最重要的一點

是：他們不知道被欺的詳情。希特勒在『我的奮鬥』裏明白地說明，天大的謊言比小謊言更容易使普通人民信仰，因為人類的天性完全料不到製造真正偉大的謊言的勇氣。他這個信條常常非常成功。

納粹在國外的宣傳，其原理是和國內宣傳相同的，並且要達到同一的目的；只是方式與手段不同。宣傳是納粹政權國內外最重要的武器。宣傳部特設第七科，科名『外國謊言宣傳辯正』，來做尖銳地忙亂地使用這武器的工作。世界各國國內都有德國第七科的特派員，該科的科員每人專司一國的情報，都會在他所工作的國家住了相當時期，以便完全明瞭該國的情形。其次，每個德國駐外的外交人員都帶着第七科的代表。國外的商店不僅受命分發宣傳文字，並且又告訴他們必須和誰交易或莫和誰交易以及怎樣進行。國外德人所動員的總力，其完備成功不在國內所動員的之下。

最活動的宣傳員是信仰堅決的德國納粹黨員，他們由納粹黨國外組織處派至外國。無論到什麼地方，他們必須和這個遍於全世界的組織的當地代表有所接觸，接受黨代表的指令。

交換教授與學生也是一種宣傳的方法。內政部，國社黨外交處，和宣傳部互相合作，選出交換的教授或學生，在遣至外國前，先受六星期的特別訓練。單獨的運動員和運動團體在離德前先得得到訓令，出國旅行者亦然。每一個出國的大團體裏有一個特派員，他的職務是報告全團的行爲，雖然團員或許不知道。

宣傳部有許多巧計，其中之一是利用老年人的寂寞和懷鄉病。宣傳部在外國發行的德報上登一小啓事，上面說『祖國的德人願與僑居外國要知道德國尤其故鄉情形的德人通信』。如果有人來試，於是所謂『祖國的來信』立刻寄來了。這些信件的口氣是私人的，開頭至少避免任何政論；但其實都是第七科和國社黨國外組織處製造的。

依照德國納粹黨的規定，只有德國的公民有資格當黨員。德美協會的會員不能成爲納粹黨員，因爲他們是美國的公民。不過逃避這種規定的方法很容易得到。住在美國的德國納粹黨員可做德美協會會員的『教父』，代他們付會費，付給德國納粹黨，德國納粹黨就將這些美國公民特別登記。

納粹在美國宣傳的主旨是根據着納粹黨義，以爲世上沒有所謂美國這種東西存在。新

世界是由血統純粹的雅利安種後裔和對後世人類毫無價值的混血人種住着。實際上美國是屬於德國人的。有一個故事在第三帝國流傳着，故事的來源，我却發現不出。根據這個故事：美國開國時，只有一張表決票決定美國正式的言語應當是英語還是德語。德語派以一票失敗！這故事引來證明美國的德人現在情形怎樣，他們在精神物質生活兩方面，受到混血種的下流性質所威脅，跑來救美國的德人是第三帝國的責任。另外一個論點，主張美國屬於德國，是在歷史人物斯多本將軍（General Steuben）和卡爾·修而嗣（Carl Schurz）身上尋到，該二人曾經為美國獨立奮鬥。結論是：將來美國必須由德國主人人種（Race of Masters）的意思和理想統治。無論誰如果以為這論點完全是神經錯亂，他就要聽到別人說向華盛頓前進的夢想。（Elisabeth Krausz 著 張振相譯）

政 局 內 幕

英國的領袖們，相信德國內部的弱點，給予聯軍在這次戰事中一個獲勝最有力的希望。事實上英國人正煞費苦心，宣傳希特勒主義和德國民意的不同之點，弦外之音，無非希望德國民衆能有一天起來驅逐他們的統治者而已。

聯軍的此種希望，在事實上有根據嗎？能成事實嗎？如果能，那麼揭竿而起的將是左派呢還是右派，或是二者同時舉事呢？德國軍隊和它的領袖們屆時又將持何種態度呢？倫敦方面的猜測認爲極右派的叛變最有可能。幕後主使者爲戈林將軍，而袍笏登場者一定是個皇室中的人物。發出這種論調的人以爲惟有如此德國才能回復『理智』，但不知道復辟黨人的實力，即使有戈林在後撐腰，還遠不夠有所作爲。他們一定要另外得到全國官僚，教會，中產階級和軍人們的支持。官僚們是否願意將他們在國社黨統治下所

獲得的特權，拱手讓給另一新來的政府，實屬疑問。教會雖在希特勒的鐵腕下備受壓迫，但也不至於便會作有組織的反抗。至於中產階級，早給第一次歐戰後的通貨膨脹磨折得體無完膚，決難作爲復辟的支柱；納粹的捐稅和納粹的經濟制度，早已將這階級擊成粉碎了。

那末，將來如果有任何復辟事變發生，舉足輕重者當屬上述第四種人——軍人。但德國軍隊當國內發生從右方或從其它任何方向來的叛變時，究竟將取何種態度呢？我們要回答這個問題，一定先要檢閱一下它的背景和傳統風格。

以前德國軍人是被摒於政治圈外的，可是在歐戰結束時此風即不復存在。一方面蔑視當時舉止失措的皇室，一方面忘却普魯士的傳統，武人們開始在外交界及政治舞台上活躍起來。魏瑪共和國最初奮鬥時，他們運用政治手腕，而造成他們這些躲在共和國小軍隊中的軍官的鞏固地位。

凡爾賽條約限制德國陸軍不得超過十萬人。當茜克特將軍（Von Seeckt）奉命組織新陸軍時，他蓄意將已失去的普魯士精神重新注射到德國軍隊中去。兩個典型的普魯士

軍人，漢茂斯坦 (Von Hammerstein) 和弗雷茲 (Von Fritsch) 便因爲誠懇的服務精神而得攬大權。但另有一班新人物却和他們同時崛起——歐拉休 (Schleicher)，布羅柏 (Blomberg) 以及雷克瑞 (Reichenau)，他們都是未能忘情的政治的軍人，其中尤以歐拉休最富野心；他和他的部下們一方面周旋於興登堡及巴本之間，一方面對於希特勒也秋波頻送。因爲希特勒主張重整軍備，他們正有軍隊可指揮，有事業可做了。

但他們的幻想後來却都成泡影。新朝代下逐鹿權位的人是太多了。不久他們發現自己的地位已爲一班新承恩澤的人所代替。然此輩也未能久安於位，他們自己的互相排擠和希特勒的屢次清黨，結果是一個人也不能久執軍權。因此當一九三九年九月間歐戰爆發時，我們祇能看見一些新進軍人如布勞希茲 (Von Brauchitsch) 和開德爾 (Keitel) 等在活躍着，許多前輩早都在屢次的風暴中遭受淘汰。

可是這班新進的將領們，發現他們已喪失習慣上選擇下屬的權力。軍隊人數在希特勒推動下雖有增加，但能略佔重要地位者，都非老軍人所認爲在社會上及道德上有適當資格的人。每年有無數曾在『希特勒青年團』及『勞工服務團』等組織中受過訓練的人，

搖身一變而爲下級軍官。然事實上軍隊的納粹化也僅止於此，在它的上層還有各種雜色人物：從秘密活動的復辟黨人，共和政府時代遺留下來的機會主義者，以至許多沒有色彩的職業化軍官。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爲了酬答戈林在國社黨及議會內的勞績起見，特將他擢陞爲上將，從此他便正式踏入德國的陸軍界。年輕的戈林出身於一個陸軍學校，在第一次歐戰時甚有戰功。但他在一九一九年棄職退休時還不過是一個隊長。一九三三年他穿着自己設計的制服重新跨入軍營時，已是一個象徵納粹勝利的英雄了。軍隊中的前輩們對於這位富有組織天才的後進不得不勉強歡迎，但對於他非正統的履歷却實非衷心所喜。

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充份證據，可以說戈林爲了要討好陸軍而已減少他對於納粹的熱忱。說他在思想上已漸趨緩和的種種報告，都未可輕信。

軍隊中份子複雜的結果，使國社黨領袖的意志能暢行無阻。這次戰事中的各項重要策略，可說沒有一樁是陸軍當局所決定的。納粹飛行隊在陸軍預定計劃前二星期已擊破波蘭抵抗。德國的空中艦隊及和它相依爲命的各種工業組織，都是戈林一手造成。空軍中

的將士也是他一手選拔。德國空軍能有今日的力量，可說是他一人之功。

同時德軍在西線的二大工事，齊格斐防線和公路網，原來是由統治德國的藝術家（指希特勒）自己設計的。希特勒揀選一位平民都脫博士（Dr. Fritz Todt）担任此種實現偉大計劃的工作，因此陸軍當局不得不仰承希特勒的意志而決定戰略。

但如果有一天陸軍將領得到了戈林的默許，當真奪去了希特勒的權力時，德國人民將遇到怎樣一種新的局面呢？當這班機會主義者和官僚們集合起來和聯軍談判和平時，他們對於德國本身和英法兩國能提供何種安全的保證呢？

任何政權，如果僅有軍隊和警察的支持而沒有民衆普遍的擁戴，是不能持久的。它必須有一種動人的社會節目來引起民衆的信仰。納粹在一九三三年初上台時，對於全國七百萬失業者，貧乏的中產階級，困擾於勞工問題的僱主，以及因歐戰失敗而流離顛沛的民衆們，曾經貢獻過這樣一個社會的節目。

希特勒如果不能使德國人民相信他正在盡力實踐諾言，他的政治生命決不能夠延至今日。他曾向人民保證和平，但爲什麼現在戰事已經發生而人民對於他的信任却並未動搖

呢？原因在德國人的心目中，戰事雖已達數月之久，但却還未成爲不可挽回的劫運。他們所以高興參加波蘭戰役，有二大原因：第一因爲他們對於波蘭人有一種傳統的仇恨，第二是他們預料張伯倫會第二次到慕尼黑來求和。現在戰事已弄假成真。希特勒在波蘭所獲得的勝利，一方使他投入了史太林的掌握無法擺脫，一方面在歐洲戰場上又是泥足日深，但德國一般人民却正相信他們所參加的戰爭，不過是希特勒元首整個外交政策中的一片段，接着而來的當是另一次勝利，以後德國便能得到永久的和平。

如果有一天德國人民發覺他們受欺時，他們也許會投入戈林及其他軍人的懷抱中去，因爲他們認爲這班人是反對里賓特洛甫和他的主戰派的。但任何新政府在彌補前任者的錯誤之前，必先根本消除各種引起希特勒野心的冒險政策而採取更適宜的方針，調整全國的輿論使與新主義相吻合；而同時更須實施自我批判及自由教育。但這種工作是投機軍人和他們的納粹友好所能勝任的嗎？而且在保守的德國，這種工作實行時必先破壞官僚階級的特權，而這種特權在社會上已經根深蒂固。此外還得使中產階級和教會恢復固有地位，但事實上中產階級的脂膏已爲全能的官僚階級吸收殆盡，而全國教育的軍事化

更使宗教難以自由發展。

戰後馬克價值的一落千丈，將中產階級的積蓄一掃而空。這階級對於過去政權的憤怒，使國社黨乘機而入。在一九三三年最後一次『自由』選舉時，選舉希特勒的票數中百分之八十是小商人，手工藝者，小職員和農人所投。國社黨當時曾宣稱新德國必使中產階級得到新生及繁榮，然而這諾言並未實現。

納粹政府已在經濟上置中產階級於死地。七年來不斷施行的種族上及宗教上的虐政，又使這階級在精神上橫遭摧殘。學校及青年團體中所實施的『領袖神聖化』的教育，更否定了家庭及宗教的傳統價值。

在過去七年中，軍隊和其保守派的友人們，對於中產階級所受的痛苦，從未有過任何同情的表示，設法補救更不必說。在他們戰時經濟的觀念中，獨立的店主和小商人們是沒有地位的。他們所奉行的教育方法，除了將熱烈的國家思想灌輸給青年外，便是將戰爭的藝術教給他們。

希望德國的中產階級恢復自尊心 and 創造力，希望德國的教會從警察的束縛下解脫而重

新自由發展，單靠少數投機軍人和他們納粹友人的改變陣線是無濟於事的，一定得有其他更澈底和更有力的辦法。

將來德國軍隊中也許時常會有叛變的事件發生，其中右傾者甚至於會使德國重新担任歐洲反蘇聯陣線的先鋒。但這些都不是改革德國最澈底的辦法。任何兵變不足以建立新德國，而無力保護自己的德國人民，決不能保護西歐使不受俄國侵入。

但我們不能否認的是一個新德國正在全國人民的意識中孕育着。許多中立觀察家說，德國人民對於政府的宣傳已漸漸不感興趣。即使元首從播音機中放出來的歌斯底里的語調，也已不能再使人民興奮。七年來政府發言人不斷的滔滔雄辯，已經使人民的耳膜麻木。現在祇有更深刻和更切實的聲音，才能使他們動聽。

人民對於政府虛浮的設施已漸感疲倦，而對其遏制思想的舉動更覺厭惡。這種不滿的情緒瀰漫在德國各處，比較各種右傾份子企圖復辟的離奇傳說，更能說明一九四〇年德國的實際情形。

在一九三三年選舉時，希特勒雖有種種優越條件和納粹專家代為設計，但他所得到的

票數僅佔全體票額三分之一；其它右黨（包括保守黨及復辟黨）也祇得到十分之一；而左派黨却得到一千二百萬票，和希特勒的票數相彷彿。如果不是那時投票者遭受有計劃的脅迫，左派黨也許能獲得勝利。這些數字是德國最後一次「自由」選舉中民意的表現，我們在估計德國民衆反對納粹政權的心理背景時，對此不能不予注意。即使有人說一九三三年和現在時代不同，但無論如何那總不是德國更向右轉的先兆。

希特勒比起了懷有成見的外國觀察家更能摸着德國民衆的心理。他最近的種種行爲，表示他非常知道真正的危機不在他的右邊而在左邊。

希特勒和蘇聯的「交易」，誠然使在秘密活動中的德國共產黨死硬派和納粹中的極端份子受到一個打擊，但希望一般共產黨人因此還能捐棄政見擁護希特勒，却也未免過於樂觀。

希特勒最自負的政績是解決德國的失業問題。現在失業的人數固然減少，但勞動界的自由却也大受剝削。工人的生活水準日趨低落，而工作條件却又因戰事關係而每况愈下。

德國社會的每一階層都是強烈的燃燒原料，但不問革命的火花發生於那一點，如果不能得到勞工階級的全力支持，它決不能夠使德國徹底改觀。佔全國人口大多數的技術工人們，在戰時經濟的特殊環境下實有舉足輕重的力量。軍需工業對於熟練工人，機械化軍隊對於技術人員的需要，使納粹政府加於勞工界的種種限制無法實施。軍隊和國社黨在對付這班戰時機構中的重要分子時，已不得不小心翼翼恐開罪了。

德國未來的領袖們，也許現正無聲無臭地從事於戰時工作；但這班無名的德國人却正是新德國的建造者。他們現在正潛伏在士兵的隊伍裏，工廠內，甚至於國社黨的機關中。一旦秘密警察制在德國壽終正寢，一旦希特勒主義黔驢技窮，他們的真面目將立刻顯露出來。

歷史的教訓決不致使德國再成立帝制或回復到魏瑪政府式的共和政體。建立新德國的人一定須有更深更遠的世界目光。但在窮兵黷武的德國和能為歐洲和平而努力的德國之間，也許還隔開着一個時代哩。(By Strauss-Hupe 李嘉慶譯)

工業復興內幕

早晨的陽光照射進漢諾威山谷中一個村子裏，我們看見一種奇怪景象：黑黢黢的土地上閃耀着一條條發光的鐵軌，碩大的機器不斷地在上面穿梭。鐵索釘鑄與汽笛鳴聲中，機器的大嘴吞吐着一大塊一大塊的泥土。機器無休止地轉動，有時伸展長臂，有時墜起粗腰，有時嘶叫和歎息。這座工業城是由於一個人的意志屹然建立起來的。城名薩次基脫（Salsgitter），位於漢諾威山谷中。這個人就是戈林。

我們走進一間休息室裏，牆上掛滿了納粹領袖們的照片。咖啡香味迎鼻吹來，無數工人圍着桌子，談笑和取鬧。這極簡單的一幕却使我們驚訝。因為這些工人並不用德文談話。細細聽來，是意大利文。

在此地工作的大約有六千個意大利工人。兩年來，陸續招到德國各地工廠裏做工的意

大利工人，總數在五萬以上。此地便是一部份。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德國缺少工人嗎？六年前德國有六百萬失業工人，如今又會缺少工人？令人頗費思索。

六年前，德國長長的冬天，景象非常悲慘。無數青年，就在馬路邊上蓋着舊報紙過夜。清早晨排隊到民衆救濟所去要碗熱咖啡喝。那時美國也是如此。德國有六百萬失業工人，美國有一千二百萬。兩國的比例數目差不多相同——三個工人裏就有一個失業。

羅斯福和希特勒同時握得政權。面前同樣擺着一個嚴重的失業問題急待解決。羅斯福怎樣打開僵局呢？籌劃巨大的款子來救濟他們。這是有錢國家的辦法。德國的情形又不同了。不但國庫空空，即連人民的口袋也早已一摸見底。自從一九二三年經濟破產，德國一直在窮困中度日。一九二四到一九三〇年德國工業界藉英美銀行的借款得以苟延殘喘。到一九三二年，這筆款子又復分文不剩。沒有錢能做出什麼事來呢？

『Man braucht Kein geld』我們用不着錢。這是一齣在德國很流行的歌劇的名字，內容讚揚吉卜西流浪生活。却正可以借來用做一部德國經濟復興史的書名。

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一個身材短小的中年人在播音器前這樣說：「我們在神在良心和整個民族面前宣誓」。這時希特勒剛得着總統的信任，拜命組織混合內閣。國社黨只佔三個位子。他知道如果沒有時間上的保證，隨時都有倒台之虞。所以他這樣要求：

「給我們四年，四年裏保證解決失業問題。大家有工做！」

三月五日投票的結果，希特勒得到了他所要求的四年。保證是得到了。不過怎樣來履行諾言呢？大家都有工做，六百萬失業工人。這不是一句空話。當前問題，便是怎樣和失業狂潮鬥爭。

國社黨裏不缺少理想遠大的經濟專家。在慕尼黑酒店裏咖啡館裏，這些理想家的宏論也曾說動過希特勒的心。不過如今國社黨負起全德國的責任，必須有更可靠更具實際經驗的人材，來籌劃一切。因此，一個春天的早晨，在亞勃薩次堡山中的小徑上，可以看見一對古怪的散步者：希特勒，赤露着頭和膝蓋。同行的那個，高而瘦的頭直插在很高的硬領中；這便是沙赫脫博士（Dr. Schacht），一路上陳述他種種計劃。

——德國的癥結並不在輕工業，這些工廠的四分之三都保持着常態，重工業却有致命

之疾。全德國的建設事業只能吸收鍊鋼業與機械業出品的三分之一，這些工廠自然不得停止三分之一的活動，於是便推出整批失業工人。如果政府向這些廠家定貨，定大批的貨，這部份失業工人就可以回廠去，有工做。

那一種貨，是政府所大量需要的呢？關於這點，希特勒毫不遲疑，當然是軍火。因為軍火是唯一有出息的工業品。

作戰時最重要的是什麼？

當然是有才略的將領和勇敢的兵士。

——你真不懂事，作戰時要有鋼來鑄砲，有鉛來造飛機。飛機飛時要有汽油，軍用車的輪子需得橡皮，又需油質使機器工作。這才是戰爭的生命線。然而德國都沒有。你知道一九一八年德國是怎樣吃敗仗的？

——因在福煦和貝當替法國打了勝仗……

——你又不懂事了。我們打敗仗，因為受封鎖，原料缺乏，民氣大衰，因此吃了敗仗。下一次大戰，我們要一切都能自給。

——德國的土地下面並沒有石油，如果受到封鎖，怎樣辦呢？

——不錯，德國沒有石油，不過他有過剩的煤。從煤裏可以提煉出石油來。從煤油裏提出來的石油比天然油貴得多。不要緊，德國能夠忍受。於是戈林召集了幾個煤業鉅子，邀請他們集資設立鍊油工廠。資本二萬萬馬克。企業名稱爲 *Wiboss*，年出汽油四十萬噸。

現在的德國，到處都用代用品。他們用木糊製成線，紡織成棉布。在當初，這種新布有許多不方便，一見水就溶化。這所謂布不過是一種紙。現在呢，已經能夠入水不溶燙熨自如，並且非常耐用。

國社黨秉政的第一年，這種木布價高而不適用，並且一年祇產五千噸。現在每年出產十萬噸。同時質料改良，價錢從三馬克八十跌到一個半馬克。

木材可以紡織以後，紙業就受打擊。這種新用途日益增加，紙業的原料也跟着昂貴。德國又沒有採用不盡的森林，這又是一個問題。不過，自從併吞了奧國，在木材上暫時又可鬆一口氣。

還有一種發明，是用煤製造橡皮。熱帶裏大樹上流出來的液體，似乎是無法模仿的。然而德國的科學家，用煤和石灰兩種原料化合起來，製出一種人造橡皮。他們稱爲 Dura。德國「蓉克」號巨型飛機的輪子便是用 Dura 做成的。據說要比真橡皮耐用。

可惜德國化學家始終沒有發明綜合花生。德國四年計劃因爲這件事很發過愁。脂肪質在德國工業界也是不可缺少的原素。

解決這個問題，德國便在北冰洋裏放出無數捕鯨艦。一頭鯨魚貯存的脂肪量，着實驚人呢。

人工製造品的價格，要超出天然產品數倍。不過德國想在未來戰爭中佔經濟上優越地位，就不得不如此做。

另外一件事足證德國在這方面的努力。這便是所謂「薩次基脫」事件。德國戰敗以後，失去許多可貴的東西。其中尤以一大部份鐵礦，最可痛心。德國每年僅產鐵礦六百萬噸，等於一九一三年出產量的四分之一。現在必須向外國購買。可是在戰時一受封鎖，德國的大砲，坦克車，炸彈，將以什麼來製造呢？因此戈林召集了幾位鋼鐵界鉅

子，商討這個問題。

——德國大部份的鐵礦尚待開發。例如薩次基脫礦。這些礦一旦開發，就可以解決德國需要的百分之二十，請各位研究這個問題。

不久戈林接到他們的報告，說薩次基脫鐵礦僅含百分之三十的鐵。開發時技術上又有很多困難；合算起來比買外國鐵要貴一倍，都拒絕担任。戈林當時並未聲張，等到那些鋼鐵廠要取款向外購買時，就感覺到多方面的不便。他們立即知道了何以取款困難的原因。只得再對戈林說經過思索以後，他們接受辦理開發薩次基脫鐵礦的條件。

國營「海爾曼·戈林」冶鐵廠於是成立了。資本由鋼鐵界分擔籌劃，以每訂購若干鑛產為條件。全權操在戈林一個人手裏。據說到一九四〇年可以年出一千萬噸。就近設立鍊鋼場，因此，便需要成千成萬的意大利工人。尤其奇怪的，這裏鍊鋼廠的一切設施，都是由英國工程師經手的。英國人白拉沙脫（Bassard）發明了適合於這種鑛產特性的方法，薩次基脫的鍊鐵場，完全依照他的方法而設立。

工業城便在此地建立起來了。漢諾威山谷中非常安全，不受空襲的威脅。

我們尚不知道德沙工廠（Desarri）每日所產飛機的準確數字——據估計爲九架——可是德國積存着大量的輕金和特輕金，是無可疑義的。

工廠裏積存着大量的輕金屬籬笆一般地豎着。每種金屬塗着不同的色素，一看便可分別出來。其中有硬鉛，鉛那樣輕，鋼一般硬。有用鎂合製成的極輕鎂，所製的飛機翅，一隻手指便可以舉起來。

一切有關於空戰的珍貴金屬，德國都有大量的貯存。一九三二上半年購入的鎂僅一萬二千噸，一九三八年緊張的幾個月裏購入四萬六千噸。一九三二第一季購入的鋁不到三萬九千噸，一九三八年爲二十一萬八千噸。至於製造飛機不可缺少的鉛，則從三萬一千噸躍到三十五萬八千噸，合十二倍以上。德國的國民經濟，完全化費在這項用途上。

當我去參觀一家大冶鋼廠，一個領我們的納粹黨員對我說：「我們將來的勝利，全仗這個……」

所謂這個，是在我們腳邊流過的青色的火光萬丈的流體——鈍鋼溶液。

他又繼續說：你要知道，一九三二年德國和法國的產鋼量數目相等。德國每月四十七

萬四千噸，法國四十七萬噸。一九三八年八月一個月裏，法國只產四十一萬九千噸，我們德國却產二百萬五千噸，四倍以上。二百萬噸一個月的鋼，能製造多少坦克車砲彈。我們元首的勝利全仗這個。

我的領導員大聲地說，一面對正在工作的工人們致敬禮。

獲得將來勝利的，是鐵錘不是大砲。這是他們對工人宣傳的原則。站在大演講廳的高台上，國社黨的領袖們重複地說：「工人們，努力出產吧！我們可以去征服歐洲。」

征服歐洲，工人們對此有什麼期望呢？工人們為什麼願意在黑洞裏冒着生命危險，做六十小時一星期的工作呢？巧妙的政治家對他們說：德國人的生活之所以不好，是因為德國地小人衆，不敷分配。

管家婆婆天天抱怨市上找不到雞蛋蔬菜和水果。別人如此告訴她：「呵！這是因為我們可憐的德國人活在一塊不夠用的土地上。每人只有四十三分地。法國多於我們一倍，每人八十六分地。不過，等着吧！我們佔地方去。不久就有匈牙利的雞，南斯拉夫的豬和羅馬尼亞的白菜，那時我們享福了。」

爲使人民知道這種允諾不是假的，佔領捷克以後，市面上的雞蛋和蔬菜立刻落價，整車的食品向德國運送，證明征服政策的報酬。

我在某雜誌上讀到法國戰後的國防費爲三千五百萬萬。這個數目正確與否，我不知道，我說出來給德國朋友聽希望使他們驚駭，他却回答說：

『你們二十年內才用了三千五百萬萬，我們六年中，自從希特勒秉政以來，就用了四千萬萬。』

如果一九三三希特勒上台時就要這筆款子，大家一定不答應。當他就總理時，前任財政部長薛維侖伯爵對他說：

『行政費上決不能緊縮，稅又不能增加，人民借款也辦不到，如果真要錢，只有在公衆設施用費上剋扣。』

這個建議很合元首的意思。薛維侖伯爵留任爲財政總長。六年以後的計劃如次：

各方面緊縮所得……………六百萬萬

稅則增加所得……………一千四百萬萬

各種借款共得 二千萬萬

總數 四千萬萬

這四千萬萬法郎又使德國成爲世界第一強國。是怎樣得到的呢？這不得不歸功於沙赫脫博士。

他自己却喜歡用這些話來解釋：

「一九三二年初，德國窮困已極。爲什麼會弄到這般地步呢？祇消坐飛機在上空一看便可明白。大多數的工廠的烟囪都不出烟。停工的工廠，其價值等於零，工廠本身的機械和不動產的代價却必須以千萬計。這不說；還有無數工人失業，困苦地消費國庫。國社黨有許多良好的理論，却不適用，他們想模倣美國，使工人們做細小工作，不用機器小錘子打碎石塊，以便大家有飯吃，這是蠢舉。唯一的辦法是使他們回到從前的工廠裏去。問題就在這裏：要怎樣才能達到這個目的。第一，必須使工廠有長期定貨的顧客。這種顧客，只有政府。而政府沒有錢。不要緊，工廠先給政府一張定貨單，政府以此向銀行押款，銀行發行紙票，用這種紙票來發工資。於是一切都可以恢復。」

著名教授瓦日曼博士（Pr. Wagemann）如此解釋：在平時如此做是非常危險的。不過用以復興工業又另是一回事。因為這樣可以使國家富庶。德國工業界出產在一九三二年跌到一百七十萬馬克，一九三七年起就升到三百七十萬萬。這種措施，第一解除了失業問題，因此節省了六百萬萬的公衆開支。一九三二年在工廠製作的祇有一千二百五十萬工人，現有二千萬工人，八百萬失業工人都有了工做，故府不必長期津貼他們生活費。第二這種措施得企業家肯付更多的稅，因為既有收入，當然可以付出。並且肯出更多的借款；這就是四千萬萬中後兩項的來源。

沙赫脫博士喜歡用這句簡單的結論來說明這種進展：

『德國具有每年生產一千萬萬馬克出品的能力；一九三二，一九三三每年產不到五百萬萬，政府因此弄到破產。一九三八年德國出產七百五十萬萬馬克，已快達到其他飽和點。一國財政之康健與否全看其生產與否而決定。』

每個德國小學生都知道，德國缺乏鐵礦、油泉、銅、鉛、絲、羊毛，棉花和橡皮。這是一個大缺點。此外又知道他們的土地只能養活人民的三分之一。無論如何節省，德

國必須從他國輸入大量的食物和原料。

英國在這種情況之下，可以購進美國，埃及和印度的棉花，紡織成棉布，在全世界上傾銷。換取澳洲的麥子和阿根庭的肉以養活帝國的工人。德國不也可以藉國際貿易來生活嗎？

希特勒不願意這樣。一國自立自強，必須有自給自足的能力。尤其是德國，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自己維持，不受英法封鎖的箝制，更需要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基礎。

那怎麼辦呢？唯一辦法便是擴大德國的土地。

德國自從國社黨秉政以來，就設法對東歐諸國增加物品交換。和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匈牙利，保加利亞，希臘和土耳其諸國進展貿易。從這些國家得到必需的原料，從那些國家換得一定的糧食。

一九三二年德國購入數目爲二萬萬七千四百萬馬克，一九三七年則爲六萬萬七千二百萬。輸出的進展也是如此。這些國家和德國之間有一個相同點，便是都沒有現金交易；這不很好嗎？但是德國經濟學家還表示了十分不滿。這些巴爾幹小國的富源大半尙待整

理，不論是礦產或農產，都沒有充分開發；若有德國的工作精神，則生產更爲豐富。第二，這些地方的出品應當以更低的代價換到德國來。這些慾望當然使柏林有了去征取的意念。一九一八年，南歐諸國已被德國軍隊佔據，魯登道夫將軍命令徵集所有食品以供德軍之用。這種情形，在今日是必需恢復的。

這便是衝破捷克邊防的主要理由。

併吞波希亞米和摩拉維亞以及奧國，使德國增進了極大的富源，另一方面，這個征服又使其他南歐小國受到經濟上的打擊。

目下德國從匈牙利購入全部輸入的百分之四十八。供給匈牙利全部輸入的百分之五十。羅馬尼亞賣給德國百分之三十六，購入百分之四十八。南斯拉夫輸入德國百分之四十三點一，購入百分之五十三點八。這些買賣，祇是柏林一方面的意志。如果違抗德國便是自取滅亡，他們是知道的。因此必須聽這一方面的支配。

(By Bertrand de Jouvenel 周麟譯)

納粹黨內與治下的文學

一

也許是沒有普遍知道，或者已被遺忘，原來希特勒自己就是一個文學的創造，換言之，就是一個文學人物的創造，其人名叫艾克哈特（Dietrich Eckhardt）。在一九一四年以前，艾克哈特在德國是一個不成功的寫戲者和寫小冊子者，在汎德意志派（Alldeutschen）人士中只一小部分人知道他，所謂汎德意志，就是條頓主義（Teutonism）的前驅，夢想統制全世界，如歐洲大戰以前和中間所發動者是。他是一個健腦牛頭式的巴瓦里亞人，好吃好喝好作愛，而且活動多術，會辦過一個小週刊，名好德語（Aurfaut Deutsch），他作編輯，同時也是主要撰稿者，藉以憤憤的攻擊社會黨民主黨，至如攻擊猶太人，自不待言。

艾克哈特住在慕尼黑 (Munich)，在那時這是所有戰後德國反動者之聚集地，他就在那裏盡力使他的劣等劇本上演。他們的拒絕，據說大半都是因為艾克哈特的反猶太主義。因為德國自己的缺乏戲院管理和技巧——試觀一九三三年以來德國的戲院史，可以知之——那時在戲院界的主動人物都是猶太人。

在一九一九年的春天，艾克哈特在慕尼黑遇見了少年希特勒，他雖然是一種粗淺的性情，却賦有一種驚人的辯才。他確乎是一個生就的怪傑。艾克哈特把這少年收在翼下，拉在他自己的朋友和徒黨之中，聲言從這個粗糙的人型裏他不僅要製成一個頭號的宣傳家，而且要製成一個相當的人，起來反對共和政治與猶太人。於是艾克哈特便對於這個沒受教育的青年發生了個人的興趣，教給他些禮貌和一些政治上的口號。他給他一個外號叫『鼓手』 (Trommler)。或者該說是他把他行了洗禮，施以一切相當的儀式。

在希特勒身上，劇本作家艾克哈特創造了他最成功的人物。雖然，平心而論，他已經有過一度較早的成功。這正是在歐戰以前的時期裏，他翻譯和出演易卜生的傑著 *Peer Gynt*，這戲在柏林皇家戲院 (Koenigliches Schauspielhaus)，享受了一個長期連

演。但是艾克哈特却把這戲裏的主角從一個農民的幻想者變成了一個日耳曼式的北歐人物！他這樣誤解了易卜生的意旨，但是他的意旨也要照樣被人誤解，或反對。因為他拿着希特勒造成一個前驅者和宣傳者——一個鼓手。可是，後來這鼓手自己變成了教主，而以艾克哈特做了他的主要宣傳者，主編一個新的小週報叫民衆觀察報（*Volksischer Beobachter*），一直變成了國社黨和德國政府的喉舌。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慕尼黑『起事』失敗之後，不久，艾克哈特毒腎臟病死了，這次起事的煽動和領導者便是希特勒。在那司令市（*Feldherrnhalle*）上有名的進軍之中，有不少暴動者都死了。惟有希特勒和盧登道夫將軍（*Ludendorff*）富有經驗，得逃此難。那時艾克哈特已病重，未能參加，我親眼看見他坐在一輛車裏，傍着隊伍駛行呢。

二

一年以來，另有一個青年文人加入了希特勒的羣中。這人就是戈貝爾（*Joseph Goebbels*），是一個小萊茵蘭人（*Rhineland*），而外表頗似猶太人。他曾在海得爾堡（*Heidelberg*）從學於著名的龔多夫教授（*Friedrich Gundolf*），以治文學史得到博

十學位。他的大學同學會確切的對我說，他在出色的猶太教授龔多夫主持之下的研究室裏或辯論會上，都沒有甚麼引人特別注意之處。實在，在那時，他似乎注定要作一個良好的普通中學校長（Oberlehrer），或是新聞記者而已。

接着，戈貝爾開始給歐戰以後的德國出版界寫些小品文，而很自然的送給那些最重要的民主黨的報紙，這類報紙對於德國文化的興趣比較那被愛國式的反動派所表證的報紙偉大而高進得多。但是他的文稿却被拒絕了。我在一家很大的民主報的底冊上，親眼看見有戈貝爾的文稿收到和退回的紀錄。

有很多青年作家和新聞記者遇到這種命運，戈貝爾不過是其中之一。但是同時他却太野心了，太不能忍耐以等候文學上和新聞業上的成功。所以他便把一顆心轉到政治上去；而且選定了希特勒的黨，從文學上看，是一個裝備最差的黨。對於一個在二十歲和三十歲之間的青年，這個黨是一塊可以輕易播種迅速收穫的良田。這在他是一個輕而易舉的選擇，而且在事實上戈貝爾也安排好了他的相當地位。在那麼多沒受過教育的人中，他是國社黨裏一個唯一受過教育的黨員。他算是鶴立雞羣！

此時，不如意的繪圖者希特勒已經得到文學的成功。在他被監禁的短時期裏，他寫成我的奮鬥（Mein Kampf）一書。這書的文章風格很壞，甚至還有句法上的錯誤，但是却做了『這個運動』裏的一個標本和教科書。從此以後，凡出來從事於德意志的『文藝復興』和從事於德國民族在生活與在藝術上的再生者，都羣起用這個方式來寫作，絕無例外，而不顧這種方式是如何的粗俗而卑賤。

在文學上和新聞學上已經下達到最低的水準。但是在這個水準上，那曾被自重的出版界所拒絕過的戈貝爾博士，却能活動得輕而易舉。

因此便生出一個不可避免的部位的推移。阿克哈特的『鼓手』這時已居於『領導者』的地位，而那失敗的小新聞記者居於『鼓手』的地位了。戈貝爾在黨文學和黨宣傳上，變成了一個宣傳家和專家。

在一九三三年，這個鶴立雞羣的人物不僅被付託有操着德國出版界的最高命令，而且管着德國整個文學的出品，兼及戲院和電影。他是希特勒創造出來的，正是和希特勒是被阿克哈特創造出來的一樣。

希特勒和戈貝爾同樣的設想，以為在文學上，他們能夠不種而穫。那麼這收穫的品質就可想而知了。

三

現在，仍追述一九三三年以前的情形。初時，戈貝爾做黨的喉舌比做黨的筆鋒爲主要。他是黨的雄辯者，後來那指導者派遣他到柏林，替他征服這個城。戈貝爾就把他征服了，這得着實歸功於他所創辦的一個報紙，名進攻（*Angriff*），在這裏他是任意的寫他那一套的文章——比那指導者的作品還更粗俗——便是從前被民主派報紙所拒絕的那一套寫法的文章。

戈貝爾升進雄辯者（*Public Orator*）的地位（兼國會代表），空出黨內一個文學顧問和發言人的缺。但是有兩個候補者已經在等着這個缺位了。

其中的一位就是羅森伯（*Alfred Rosenberg*）。他是波羅的海濱省人，當然是屬於小日耳曼人，和希特勒一樣，初時，他那動人的外表和天賦的辯才就很夠使人注意的。後來，又顯出他曾受過尙好的教育，而且具有對過激主義的一種強烈傾向——這是最

重要的一點。他做了民衆觀察報的總主筆，接着表現出他要急於成爲一個國際政治的專家。但是漸漸的他的注意又轉到文化問題的研究，他開始寫關於生活哲學（*Weltanschauung*）的書和小冊子。最後，他做了最高文化部長（*Reichskulturwarter*），便成了黨內研究理論學說及教育上一切問題的權威。他的二十世紀之神話（*Der Mythos des 20. Jahrhunderts*）一書得到非凡的銷行，其後就變成了國社黨義的聖經，藉以撲滅天主教和教皇。雖然在事實上這書是充滿了錯誤和淺薄，却給羅森伯成功了地位，不僅成了新德意志的一個文學權威，而且是國社黨文學的獨裁者。

第二個候補者是約斯特（*Hanns Johst*）。他是一個條林吉亞人（*Thuringian*），最先出現於慕尼黑，大約剛在歐戰之前或之間。在那時，他已爲人所知是幾部舞台劇本和一集抒情詩的作者，無疑的他是頗有才幹的。儘管是年輕，寬臂，而且有完全的康健，他却能迴避了兵役。在那時，他確實是一個十足的戰敗論者。但是，慢慢的不知不覺的他變成了一個右翼的政客，以政治的立場攻擊湯木士曼（*Thomas Mann*），便加入了希特勒部下之羣。甚至有人說他曾經襄導着希特勒作了一綜國社黨的公文。

當國社黨人攫取勢力的時候，約斯特也有了他自己的勢力。他把學生什拉格特（Sera a Peter）的故事編爲劇本，這人是因怠工被法國人槍斃，在佔據魯爾（Ruhr）的時候。這是在這個聰明寫出的劇本裏，發生了那特出的語句：『當我聽見世界觀念一詞，我就把手槍準備起來。』這名句的作者被希特勒任命爲文學院（Dichter aka demic）的院長。

四

在今日的德國，文學只在中央權威者之認可下而存在。這幫權威者的組成，正是上文所述的這一類人。這就可以充分表示出來德國文學的現時情形了。

國社黨人的最壞處就是他們的自大狂，和對於生活上所有形式的驕傲態度。這種自覺不僅在政治上，在文學的範圍裏亦復如是。今日德國的文學創作者是在立刻着手增進——爲他們計劃之一部分——一朵新花的長成，釀成德國藝術的一種再生之式。一個新的『伯里克里斯時代』（Age of Pericles，原爲雅典文化最盛時期之稱）已經開始，或者是已經着手要開始！這是訓令。但是誰是這個新時代的指揮人？誰是模範人？一個

平凡詩人如約斯特，一個半受教育的歷史家和哲學家如羅森伯，一個小冊子作家兼新聞記者如戈貝爾，最後，一個用惡劣德文寫成一書的作者如希特勒自己——這幾個人所了解的文學就根本不是文學。他們所了解的藝術只是偏狹的氣度而已。希特勒的鑑賞趣味在繪畫上可以激情的油印畫代表之，在戲院裏可以『風流寡婦』一曲代表之。所以就無怪乎他和他的從者要把文學禁制在一個賤價的光榮裏，他個人的，他的同事的，或者其他與他相似者的光榮。因為他曾畫過玩票式的風景畫，因此他便希望德國的作家要把德國的鄉間塗上糖和肉桂。貧窮，患難，和絕望，永遠不准描寫。因為這些要破壞——或至少是污損——油印畫的技巧。納粹黨人要求詩人天才的一種開花，但是他們實在的用意是他們自己的慾望的開花。

當然有些作家現在還在德國生存着，而且也允許他們繼續寫作，和在新的『伯里克理斯時代』以前的時候一樣地寫作。這只是一個少數，但是他們是被黨國的最高代表視為一種討厭的東西，他們永遠不准對今日的德國民族有甚麼思想和願望的表現。在納粹黨人的眼中，他們雖然還在活着，實在算是過去的了。

在這類作家中，一個最顯著的人物自然是詩人加洛薩（Han Carossa）。他是一個鄉間的醫生，寫小說和抒情詩，都極精美。他是一個最不好戰的人，甚至預備反對他的人都不能對他起一場爭鬥。但是他辭去文學院之職，却給了院長約斯特一封美妙的信，述說他辭職的理由。不用說，這封信在德國是永遠不會刊佈出來的。

另一個作家，本可以希望變成國家社會主義的一個柱石，而所得的反應差不多是和前者同出一轍。這人便是格林穆（Han Grimm），是一個天賦極高的小說家和記述作家。他曾一度在南斐洲做過農人，寫過一些不同尋常的關於斐洲生活的短篇小說。最後他出了一部很成功的長篇小說，名沒有空間的人民（Volk ohne Raun）。生活的空間（Lebensraun）一辭的口號是希特勒所最喜歡用的，便是這一部書的來歷。（還有一個更流行的名詞『第三國』（Das dritte Rich）是幾年以前 Maeller Van der Bruck 所作的一部書的題名，這位作者的名姓在德國永遠不准提起，因為希特勒要算這個名詞是他自己發明的。）格林穆作了文學院的會員，而且大有就被宣佈為國家詩人（Nationaldichter 猶桂冠詩人）之勢。但是約斯特反對他，他自己也誠心不願意。在有一次

文學院會議上，他和院長的意見大起衝突；據說他曾傾吐腹心，承認把他對於新德意志文化的一切感覺從此關門大吉。他逃免了集中營，但是也喪失了新「伯里克里斯時代」人物的地位。和加洛薩一樣，他現在安靜的住在鄉下，極力深隱，遠避着新文學之「花」。

在今日的德國，像這樣形態的作家，追溯到一九三三年以前到現在，還有一兩個人可以找到。我們不願意提及他們的名字，以免使他們不安。和很多花兒似的，牠們開，或謝，都看不見。他們之中有一個悲劇的人物，就是小說家魏舍特（Wiechert），因為對將要畢業的大學生有一篇率直的演講，結果判入集中營。後來已被釋放，但是他的心依然受着監禁。只有他的最密切的朋友知道他住在那裏，如何生活的。

有一個比他還更悲慘的人物是詩人兼雕刻家巴拉什（Ernst Barlach），去年逝世，是個衰老的人。他是當今一個最高尚最敏感的德國詩人和藝術家，他的劇本和木刻是超羣的。他被斥為赤色文人（Kultur bolscherist），禁止他繼續工作。這就是要他餓死。他差不多是屈死於國社主義。他為他的溫雅的夢幻的藝術，變成一個殉道者，這樣

藝術在日今那粗淺而喧嚷的德國是沒有地位的。

直到去年，還有一個最有力最佔重要的作家凱塞（Gottfried Keller）還在希特勒的治下留存着。他是歐戰以後德國最重要的戲劇作家，可以說他是在蕭伯納和歐尼爾之間。他也被污為赤色派，他的戲本永遠禁止在德國戲院上演。

五

霍普曼（Gerhart Hauptmann）得專章以述之。他是湯木士曼和喬治（Stefan George）以外近代德國文學上一個最著名的人物。他是諾貝爾獎金的獲得者，給德意志共和國增過光榮。湯木士曼已不住在德國，喬治死於瑞士，遺囑不願葬於德國。（雖然納粹黨人會很願意把他拉在他們一方面）但是霍普曼依然還住在德國。在一九三三年，當德國要退出國際聯盟的時候，他公開的支持希特勒。他在一個曾是民主派的報紙上發表一文曰：『我說對的！』他拒絕保護那些受殘害的猶太人，那時要作這個事自然得抱着勇氣，雖然還不至於連累到生命和自由的危險，尤其不至於連累到像霍普曼那樣地位與威望的人。

霍普曼的不保護猶太人，是一個十足重要的病徵，應受進一步的批評。從前，當他受很多人反對的時候，只有猶太人承認而且鼓勵他的才幹。他的出版人是斐什爾(Samuel Fischer，書店老板)。這書店的校閱人海曼(Moritz Heymann)是一個道德文章俱足欽佩的人——而且還是霍普曼的連襟(?)——成了他的指導者，哲學家，和朋友。著名戲院經理和劇本出演家布拉木(Otto Brahm)一直到死是德國最重要——藝術上——戲院的總理者，他出演霍普曼的劇本，並作舞台上的修改。還有批評家克爾(Alfred Kerr)更自始至終的擁護霍普曼的藝術與文章風格。斐什爾，海曼，布拉木，和克爾都是猶太人。布拉木和海曼在不久以前死了，斐什爾因心神苦惱死於一九三四年。克爾已被迫離去德國。但是霍普曼呢，以前是德意志共和國的代表作家，現在成了一個言行俱已反對猶太人的默證者。克爾在出亡中已明說過，他沒從他的老朋友那裏接過一個繪花兒的明信片。

但是，就這樣的『善行』却沒能給霍普曼贏得國社黨人的讚許。在他們看來，他的作品不夠英雄氣，社會味兒太重。他被嫌疑，假使不是正確的赤色派，至少也是一個過去

的左派人物。所以，他們毅然拒絕他那羞怯的試作接近的企圖。准許他寫作，准許他的劇本上演，却必須守着死默。他已不能代表德國的文學。他只是他自己的——一個陰影而已。他是一個文學上的興登堡（Hindenburg），——一個變節者——就算背信了他的舊思想，也是勞而無功。他是一個死的活人，一個活的死人。

六

談到這裏，我們要試作解答那不可避免的問題，便是真正造成希特勒的德國文學者都是甚麼人名和些甚麼著作呢？黨國兩方面都已設有文學獎金，有的是從前已有獎金的繼續，有的是新設立的。黨國都想作文藝的保護者。但是，在他們手裏的這樣獎金只算是選拔納粹文學的賄賂而已。實在，就是他們對作家說：我們給你這個錢，你拿出我們所需要的貨色來。雖然納粹作反宣傳，這却全然是拜金主義支配的文學。其結果是很容易預料的，這是無恥和凡庸的勝利。

「新戲劇」的內容是試就國社黨的解釋以誇耀德國的歷史。抒情詩所取的是軍歌中進行曲的型格，統都填塞了假充的浪漫主義。散文，美術文，長短篇小說等不是無所損益

的『逃避』文學——大半都沒有愛的情趣——便是些英雄的與假充的浪漫主義，餘無他物。威廉二世是同樣缺乏文學見解的，在五十年前，曾經藉着威力要創造出一種官樣的德國文學，但是他整個的失敗了。因為，當宮庭詩人（和宮庭畫家一樣）為德國人民所棄絕的時候，一種真的普通文學和一種真的普遍藝術興起了。這就是寫實派，少年霍普曼便是其中的第一個代表作家。但是在希特勒的鞭與劍之下，這類情形無由發生。因為人民在不能喊：『希特勒萬歲！』的時候，他們的義務就是緘默，於是德國人民——真正的人民——就緘默了。一個有詩人和哲人的國家已經失去了她的聲音，只賸下了權威的法令來冒充文學。

『血與土』（Blut und Boden）的口號從上面強發出來，只是鼓勵了平庸和淺薄。所謂『土產藝術』（Heimat Kunst）或文學在德國本來特有其根原和奮勵，而且反影其國土與人民的特性，今則全然絕亡，因為文學已被希特勒和他的黨羽所把持了。文學的出品已被標準化了。其名目殊無提及的價值，因為在今日的德國文學上，在一些名目後面只是一個真空——也可以說是一種衰落，使人回想起一八七〇到一八七一的普法戰役

之後的那個不生產的時期。這便是一種精神——假使可以稱爲精神的話——鼓勵了艾克哈特，希特勒的創造者。希特勒是充滿了這種精神的。也便是喇叭，鼓，旗的精神。這種精神永遠不能產生文學，只能產生喧聲和飾辭，喧聲和飾辭現在把德國已有的文學沉沒了。有一句羅馬成語道：「在武裝之中，文明的藝術是死獸了，」（*Silent Musae Inter arma*）這話至今依然真實。希特勒的德國是萬般武器林立，希特勒的德國是已被文明的藝術所棄絕了。

自一九三三到一九三八這五年之中，我企圖着去閱讀，去認識，去發現新的德國文學。但是我不能追尋出一個新的詩境的甚至最不完全的初苗發育，也不能發現出甚至那最微小的種子，使人可以希望一個將來的收穫。我所見到的無非是模仿，多少一點兒到人的技巧，或者只是淺薄的趣味。除去上文已經說過的些例外，老作家是已經都真衰老了，青年作家則故作青年精神之態，而實則在變成如老練的武士（*alte Kämpfer*）。黨的壓迫和劃一使他們青年易老。他們甚至不知文意爲何物。他們是和真的德國傳統相隔絕了，因爲他們一個勁兒的鼓吹，而且一個勁兒的對他們自己重復着道，一個簇新的

黃金時代的德國藝術與文學在一九三三年開始。

一百年前，有一派文學——卽浪漫派——的代表人物頌揚黑暗時代，祖國，血與土，和武士制度。這派人中如克萊司特（Heinrich Von Kleist）亞尼木（Achim Von Arnim）布倫塔諾（Clemens Brentano）等人創立了一個新的愛國的而且甚至是種族意識的文學派別。他們的工作是不朽的，因為他們在德國文學上貢獻了新的（或者是舊的）美，如抒情詩戲劇與小說的形式，堪與那些偉大的古典作家相抗爭。這個似乎很可作國社黨文學的模範。但是他們的崇高，却非鼓手和吹喇叭一輩人所可望其肩背。今日德國的浪漫主義是聞着坐監獄者的氣息——被禁錮和黑暗所酸化了。

七

柏林的德意志戲院（Deutsches Theatre）從前本是哈得（Max Reinhardt）主持的，現在已歸戈貝爾所庇護，於一九三六年出演席勒（Schiller）少年傑作的劇本加洛斯先生（Don Carlos），在那著名的一幕裏，聖約翰的武士巴撒侯爵在西班牙暴君腓立普二世眼前呼道：『陛下！給我們思想的自由！』當這戲演出的第一夜，戈貝爾也在

座，這一句引起雷動的歡呼，經過好幾分鐘之久。這齣戲第二次續演的時候，這一句就被刪去了。如此，德國最偉大的戲劇家變成了希特勒與戈貝爾檢查下的犧牲品。

這一個事件的本身自然重要，若作一種預兆看，也是很重要的。在一個國家裏，一個古典作家的名言原是整個德國文學裏的最高文句之一，而竟被犧牲了，則新的詩意如何有創造與表現的可能呢？在現行的制度之下，那是不可能的。

這種制度用牠的猛烈攻擊，以開始征服詩的精神，是先從國內青年下手的。兒童和青年的教育是破壞一切創造的趨向的，雖然有時是無心的。兩年以前，德國一個首要的戲劇藝術學校的校長對我傾吐他的愁苦。他說，現在他的學校裏的青年學生已經沒有戲劇才能及格不及格的問題了。最重要的原因是所有這些青年，在一九三三年以前或以後的，都已經受了國社黨的影響，失去了對任何藝術的所有嗜好與理解。他們對於他們前途事業的選擇和他們的強迫從軍的義務，已經分別不清。他們的格言是：凡是從上面行下來的命令，則服從之。而且他們的心是毫不跳動，以想到這個將『怎麼』辦。那校長結語道，沒有心的緊跳，便沒有真的創造工作能夠成功的。

他這個話是說得很中肯而真實。試想今日——甚至昨日——德國男女兒童所過的生
活！才不過五六歲，他們就學者行軍，練操，作鼓手或喇叭手，發命令和服從命令，襲
擊，衝鋒和擊射。在這些童年的心裏，如何能有優美的或精緻的，或造成夢境的質素
呢？他們剛離開搖籃，就使他們和一切艱苦的殘忍的和野蠻的東西相接合。如此也許可
以造成斯巴達人，却不能造成雅典人！如此也許可以教成條頓人，却難教成歐羅巴人！
這便是國社主義和一切藝術文學之間爲敵的要髓與頂點。對於藝術文學的傾向，要求，
愛好，甚至熱情都在牠們得見光明之前閉塞死了。嗚呼！可憐的德國！嗚呼！可憐的德
國藝術！牠是同社會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和猶太人一齊被希特勒連根兒拔除了！

八

希特勒這個人物是平凡戲劇家艾克哈特所創造的。本來，他是一個鼓手，現在，他却
是一個領袖。但是，基本上他還和從前一樣。仍然是粗劣的喧嚷聲的製造者，他打着鼓
把一切思想的微妙精神的甯靜都沉沒了。德國文學已經是死靜了。

文學的生存不是孤立絕緣的，文學往往是一般情形的一面明鏡。如何的國家就有如何

的文學。現在德國這個國家是沒有文學的，也就不能算是一個國家了。那只是密集着一羣徒黨，倡用納粹所喜歡的一個名詞爲 *Geisteschaft*，換言之，就是一個獨路的會社。對這種會社，德國本有其弱點，但是希特勒把這個弱點利用了。德國本是一個大國，希特勒却藉以造成一個龐大的會社，裏面有旗幟，遊行，集會，制服，和他自己爲全會之長。這種會社有時藉其威風能禁止某一種人民入會，在德國，就禁止了猶太人。於是，曾經是德國光榮的文學却變成了一個會社的文學（另一義意），必須經會長和其餘的委員會所承認才行。而且最重要的是，必須頌揚這個德國會社，說他比任何會社都光榮。

還是那個問題：在希特勒黨內和治下，文學已變成了甚麼樣子呢？答曰：已變成了一個娼妓，獨路會社的娼妓！（By Hershin 畢樹棠譯）

國 民 體 操

世界體操的三大源流

世界的體操有着三大源流：那就是德國的弗特立·楊格所創始的德國體操，瑞典的林格設計的瑞典式體操，和法國的兵式體操。這些體操在其普及過程中漸漸地帶上各該國的特色，並且又加上了實行者的研究和設計，到今日已經發展成爲各種各樣的體操和運動形式了。

其中德國式體操和瑞典式體操，隨着時代的進展，漸次地發生共通性。而從瑞典式體操，又發展出一種新奇可喜的丹麥式體操。

瑞典式體操的基礎是在於解剖、生理、衛生學等，因此是一種最合理的健康運動，其目的是在於全身均稱的發達和姿勢的完成。可是德國式體操的目的却是在於用積極的

鍛鍊謀氣魄的涵養和精神的磨鍊。這種差異，大概是由於最初對於體育所要求的目的之不同而發生的。

德國式體操創始者楊格

德國式體操是離今約一百四十年以前，由一位叫做弗特立，楊格的人創始的。

在楊格以前，德國已經產生巴色特葛姆斯等偉大的體育家，在那時候體育已經被公認在教育中佔重要的部分，而開始努力將其吸收於教育之中。到楊格的時代，終於成爲具體的事實而被正式採用了。於是體育在人性陶冶方面獲得了確定的地位，同時樹立了國民體育的基礎。

楊格生於柏林埃爾貝村河邊，從小就接近大自然，學會了游泳、騎馬、射擊等，天天學習着。

却說一八〇〇年的十月，對於拿破崙之傲慢的行爲感到忍無可忍，普魯士國王威廉三世終於向法國開戰了。可是結果却命運不濟，連戰連敗。尤其在決戰的伊埃拿之役，普軍竟被打得一敗塗地。這時候楊格担任志願兵出征，可惜來不及趕往參戰，眼看見慘敗

之陳跡不禁悲憤交集，在一夜之間，二十六歲青年楊格的頭髮，據說竟變成灰白了。戰敗國之國士與國民差不多都受法軍的支配。其後楊格曾任家庭教師，也曾服務於哈遜海代的學校，可是他對於努力復興德國則無時或忘。他認為體育是發起青年運動最有效的手段，因此他開始埋頭於體育以待時機的來臨。從這時起，他對於體育的天才就已漸露鋒芒了。

楊格之教師生活的樂趣，就是在於拿各種運動教練學生們。一八一一年他在哈遜海代的樹林之廣場上，建造了由他自己設計的操場。在那裏他已經設備了今日的吊繩、吊棒、跳高、撐竿跳的木架等。他利用這些運動器具，努力使學生們作心身的磨鍊和精神鍛鍊。他這種愛國事業傳揚開去，漸漸聚集了許多同志，終至於在德國各地簡直沒有一人不知道楊格的操場及其體操術了。

德國體操的國家基礎

於是在四五五年之間，在他指導之下，全國各地設立了數十家同樣的學校。一八一三年普法戰爭再度爆發時，曾受他訓練的學生們都任着各部隊的指導者赴前線督戰，而他自己

己也率領了魯查地方的自由軍奮力鬥爭。在這次戰中普魯士佔着絕對優勢，把法蘭西打擊得潰不成軍，逼迫他們不得不在巴黎作城下之盟。從這時起：德國體操獲得了國家的基礎，帶上了強烈的民族色彩。

由此發端的德國式體操，不但由學校中的學生們操練着，並且連教師、職員、工人們都開始實習了。德人在各地組織體育團體，同時體育場也開始在各地建設，體操漸漸地達到成爲國民運動的目的。現在我們在德國旅行的時候，常常可以看到在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之間建造的形式刻板之古式體育場，現在都被用作市鎮的操練場，使我們想起創辦時的情形，不勝感慨系之。

德國體操創始的動機，是在於達到國防上的目的，因此其特色是以青年爲對象，應用機械器具作鍛鍊身體的運動。例如：生氣勃勃的鐵棒運動、木馬的跳越、以及鍛鍊全身的徒手體操等，都是德國體操的特色。不論那一種運動，都充滿着用力的動作和英勇果敢的精神。他們以木馬假定是戰場的戰馬，以鐵棒及橫木爲城壁及障礙而作着身心的鍛鍊。其後德國式體操更受種種的改進，取瑞典式體操之長處以補其不足，使之充分發揮

其傳統之背景與精神，益形隆盛起來了。

國民體操的振興

世界大戰的結果，是德國徒然地流了五年的血，到底仍毫無所得，非但失去了大多數的壯丁和許多領土，使軍備、商船及工業遭受重大損失，並且又負擔了作爲敗國的巨額賠款。同時它又被迫廢除徵兵制度，對兵力被迫作極端的限制，看來已完全失去再行復興的餘地。可是德國雖受着凡爾賽和約的種種束縛，它竟仍舊能夠重新復興起來了。戰後不久，德國實行了復興國家的兩種方策：其一是國民教育的普及，其二是國民體育的振興。前者是文化的建設，振興工業的基礎，而後者是在於振作國民的體力，國防力的充實，和勞動力的獲得保證。因此，他們的所謂體育和運動，目的並不是在於競賽或取勝負，而是在於培養國力之基礎。爲對付兵力的限制起見而組織的希特勒青年團、勞動服務團以及德國體育聯盟，會員們都受着軍事訓練，所差的就是沒有武裝而已，因此他們只要一拿到槍就和正規軍完全無異，此種體育訓練的重要，於此可見一斑。因爲戰爭的結果，國民的體育大受影響，所以國民的身體自然大大地衰弱了。當局有鑒於此，急

擬補救辦法以謀全國人民體力的增強，結果是大事提倡體育，激發人民之進取精神。

德國體育發展之速，殊足驚人；大戰前已有一百七十七萬的體育會會員，到戰後數年，劇增至七百五十萬，而在今日已超過一千萬以上了。

對於體操的熱心

當第十一屆世界運動會在柏林舉行的時候，各國人士因認爲德國尙未恢復舊觀，不免擔心着它是否能表現優良的成績；可是開幕後的結果怎樣呢？第十一屆世界運動會是夏令匹克創始以來規模最大、設備最周到的運動，並且在數十萬觀衆之下大獲成功而告閉幕。至於德國代表在大會裏的成績是非常優秀的，他們差不多在各種節目上對各國代表都佔着優勢，尤其是在體操方面簡直是佔着絕對優勢。

關於體操在民間是怎樣普及一點，我可以從下面的二、三件事實中看到。一九三六年，日本曾從全國精選最優秀的體操代表九人，出席柏林世界運動會。在開會前二星期內，我們一面設法恢復長途旅行的疲乏，一面爲保持身體之最佳狀態，努力作着練習。那時候代表們爲習慣於比賽起見，決定於柏林某區的體操俱樂部作一下友誼比賽，而我

也跟着代表們一起去參觀。大體上他們是以夏令匹克將舉行的節目作着比賽，可是在場觀衆都抱着極大興趣和理解，熱心地觀看着機械體操，這使我異常欽佩。在我旁邊有一對老夫妻，他們問了日本代表的姓名後，對於表演過的代表之成績一一加以批評，而在審判員尚未發表得分之前，他們已經把得分計算好告訴我聽，而這竟和後來審判員所發表的分數完全一致，不覺使我大爲驚奇。並且那樣幹着的並不僅是這對老年夫妻，此外還多得很呢！機械體操的計分對於專家也是一件困難的工作，而非專家的他們竟能算得這麼準確，這大概是由於長期間的經驗吧，我只有驚奇，只有欽佩。比賽的結果記得是因數分之差而日方獲得勝利。這時候有一位德國人問我，在日本這種階級的運動員一共有幾位。我對他說，這是從日本運動員中所選拔的最優秀的代表，除此之外同樣高明的運動員在日本恐怕不多見吧。可是他說，在德國像今日出席的那種代表全國共有二千五六百人左右，我以爲聽錯了，再問他一聲，可是照他說起來，在德國各地機械體操俱樂部的人員共有一百七十萬人左右，於是我也無話可說了。擁有多數達到某種優秀之水準的人員，不論在那方面都是一個極大的長處。我們常常聽到德國的工程師中達到某種一

定之技能的人員是很多很多的，而從這裏再產生出少數的權威。這一切都得歸功於德國的傳統，而他們對於從事體操認為是足以自豪的事，認為是國民當然的義務，這種認真和嚴肅的精神，也可說是體育發達的最大原因之一吧！

周到的體操設備

在德國的各大都市裏，除了大公園外尚有多數的小公園，而學校的運動場及體育館都是一律公開的，因此不論是住在欄樓的潦倒文人，或是住在地室的老嫗，都可將其當作自己的庭園或體育場，而盡量加以利用。此外各體操俱樂部都有自備的體育場，會員須按期到場練習。在柏林一地，就有近六百的體操俱樂部的體育場。至於在鄉村，凡是稍具規模的市鎮都有體育場的設備。我們時常可以看到由二個「北」字併合的象徵楊格之體操精神的標記，像教堂的十字標記似地在屋頂飄揚着，那就是十八世紀建造的體育場。除此之外，在德國由個人招收徒弟，指導自成一派的體操或跳舞的體操，也是非常之多，其中有些體操場竟有數百左右的徒弟。既有自備場地，又有專任導師，組織之完備只有使我們驚嘆。因戰爭的結果而疲憊不堪的德國，日常的食物住尚且感覺匱乏，而

對於體育場及運動則投下較戰前更巨額的經費使人民利用，這充分地表現德國努力提倡體育的精神。

德國人（不論男女）大概每星期二次在指定的時間或是乘腳踏車或是徒步地到指定的體育場去，受導師的指導，熱心地作一小時半至二小時左右的體操，這正和他們在公司商店等勤勉地服務一般無二，而他的能夠及時趕到體育場，也正和他們於每晨遵時赴辦事處並無二致。

不論怎樣窮困的人，也都出於自願地向體育場蜂擁而去，於此可見體育在德國普及之一斑了。今日之德國青年或少女，差不多沒有人不屬於某運動部門，沒有一人不佩着運動部徽章的。

盛裝不如運動裝時髦

當我在柏林的時候，我所寄宿的宿舍女傭，每星期二次必定在一定的時間提着像運動皮包的東西，笑嘻嘻地走出去。有一次我問她到那裏去，她回說是到體操俱樂部去，我就跟着她一起去了。走到體育場，大概恰正是女子的練習時間，我看到三四十歲的婦女

一共有六七十位正在按着音樂的節奏作着體操的練習。這裏並沒有粉飾之美，有的只是充滿着健康美和姿勢美的血色鮮紅的中年婦女，正在努力鍛鍊着身體的光景，這使我非常感動。

德國人不論男女老小，都有德國特有的運動裝。大多數人他們雖然不備盛裝，可是運動裝則人人都有之概。他們不論怎樣貧困，對於運動總不肯放手的。

以上是說明一般德國民間，體育是多麼澈底地普及着。可是當我們提起德國之體育的國民訓練時，尚須提起：希特勒青年團和勞動服務團。這兩個團體由法律規定，凡是年青力壯的國民都有加入的義務，目的是在於將體育運動的實踐和國家社會的指導溶於一爐，企圖鍛鍊青年的身心使他們成爲強健的德國公民。當然該二團體對於體育運動是有着極大的貢獻。

體育家楊格曾這樣地預言過：「這在小小的哈遜海代湧出的水泉，將漸漸地成爲大河流，潤濕國內所有的溝渠後，終至於將流遍國境的邊緣成爲大河吧！」此項預言現在果然言中，體育不但鼓舞國民的士氣，並且幫助國家的復興，漸漸地發揮種種成績，而滔

滔的河流現在已經決堤，越過國境流向東歐及北歐，如入無人之境了。一百數十年前楊格認清：爲復興受拿破崙蹂躪的德意志民族起見，唯有藉體操養成身心健全的國民，因此傾注其畢生精力於體育事業上，而由他創始的楊格式體操，在今日使束縛於凡爾賽和約下的德國民族再度崛起，重新稱霸於歐陸。德人之益形愛慕偉人楊格，將他置於興登堡之上而成爲敬崇的中心，也是理所當然的吧！（栗木義彥作李信之譯）

青年訓練

德國已經施行了七年國家社會主義教育制度，因了德軍正在西歐用最新式的殺人毀物利器，企圖改造全世界的地圖，並結束歐洲的自由主義，這制度已受到一次最嚴峻的試驗。

那個制度的目標在於準備德國青年，使他們能應付西歐民主義國家將為抵抗全能國家的擴張計劃因而引起戰爭之不可避免的局勢。波蘭和挪威之役，尚不過是以侵入荷蘭和比利時為其起點的主劇之先奏罷了。

德國諸領袖，期望德國青年就在這次戰爭中能證明納粹的教育制度之效能；期望他們能以兵士式的努力證明他們具有自力征服一個新區域的能力，並能在征服之後永久保守下去。

在納粹思想家的術語中，德國青年即德國的前途。他們很自信地預測歐洲將有一個快開場的新時代：那就是「開始於不列顛帝國沒落之目的新時代」。

德軍的組成份子是上次戰後年紀最輕的一般青年。他們有着受過嚴格訓練的強健體格，再輔以戰士科學家所精心發明的利器，納粹當局乃將實現新時代的期望完全寄託在他們身上。

如果黷武的納粹德國真能夠成就他們的所謂「千年治世」，則最活躍於其中的支配份子顯然應屬於這般青年。從幼小時即被灌進腦筋的理想，由他們循着環境變遷之所需加以修改和擴大而再傳於下一代，至少將支配歐洲全局，正如法國革命所遺留的自由民主主義迄凡爾賽和約之目的支配西方文明世界一般。

這個舊制度和它所包含的利人主義——無論它實際上是否如此——即自由，平等，互助之主義，也就是納粹的堅強武力企圖一旦加以毀滅的東西，納粹已提出一種以種族之優秀為標準，分配世界財富，由幾個納粹心目中所認為合格的其他民族，在德國的指導之下統治各「低劣民族」為其基礎的生活概念，作為替代之物。在這種概念之下，一

個國家的最前提卽至高無上的元首個人所獨斷決定的「共同福利」，而其他一切的個人權利則須居於次等地位。

納粹對其青年所培植的德行，乃是德國式的德行，據戈林所說：卽忠於國家，服從元首，互助，不惜犧牲，有學問，和果敢。戈林將軍曾承認這些德行都是旨在養成良好軍人而定出來的。

納粹的整個制度是建造在「元首原則」的基礎之上的。依據這個原則，歷史的演進完全是由偉大的領袖如該撒，腓特立大帝，俾斯麥，和希特勒之類所單獨決定的。其他較小的成就，則是由次要人物如克虜伯，高區，齊柏林或第塞爾等的努力和才能所造成。所以，德國式的生活，不論在那一方面，都是依着這個原則而調節，以期在領袖所指揮或領導的個別事業範圍中能獲得可能的最大功效。在這種以盲目服從爲必需的制度下，納粹黨人期望從而培植出未來的偉大領袖，這未免有些自相矛盾吧。

在實際上，這種制度等於在各種生活範圍中設立和維持一個世襲的大領袖團。各個領袖祇對他的頂頭上司直接負責，如此一層一層的上去，直到塔頂至高無上的理論上全能

的——並依照這個制度的術語所應涵之義——也是全知的希特勒元首。

納粹諸領袖都承認這個元首原則如要置諸實行，必須出於「盲目信仰」之途。而對於一種原理的信仰，如下手得相當早，並持之以恆，則確是可以灌進任何人的心中的。

據納粹的理論，德國已受敵人的包圍，所以他們德國人必須如古代斯巴達人一般度戰時軍隊式的生活。國家社會主義的教育制度和斯巴達制度有很驚人的相類之點：斯巴達殺死體格不及的人民；納粹也對於人民的體格非常之鄭重其事，並已擬定將來凡是身體不健康的人一概不許担任重要的職務。斯巴達人以七歲為開始體育和軍事訓練的年齡；德國則以十歲為開始強迫訓練的年齡，並規定從六歲起即有所謂「自動服役」，去從事於在監督員指導之下的體育運動。

斯巴達的教育程序，其主旨在於培植能出力維護在位的當權階級之戰士；國家社會主義派的青年運動的主旨則在培植「良好」的國家社會主義黨員，並也是如他們自己所常說的「戰士」。

再者，德國的青年運動是和她的教育制度二而一的，因為學校不但用特編的課本教授

各種學科，同時並且也教授「國防技術科目」；因此，希特勒的青年組織，實包括了學術訓練和一切連體育運動在內的課外活動。

她的整個制度中不容一個不合調的音節。因為其中一切模造輿論的機關如新聞紙，無線電，影片，和讀物，都是和這個國家的訓練制度相輔而行，互相為用的。智識階級在斯巴達，遠不如在雅典那麼受人尊敬；他們在德國也被十分輕視，常為宣傳部長戈貝爾的銳利譏嘲之目標。在祇容一個意見的制度中，異議者當然是不容其有立足之地的。

個人自由，依德國勞工陣線領袖勞勃脫·賴博士的解釋，是在美國式的自由教育之下所培植出來的人所無從領略的。

賴博士申說：「一個人的自由，第一，在他能吃，能喝，能穿，和能任着自己的意思，或事實之必需，隨處安身；第二，在他能隨時走向世界各處；第三，在能使別的國家看重他的工作。這就是自由的真義。」

德國在她所施於其青年的訓練中，在程序之擬定時，早已把美國人所謂「個人權利」

一筆勾銷，庶使他們會毫不懷疑地承認賴博士的說法爲不移的真理，並激起他們視兵士爲理想英雄的好戰崇拜心，以便使他們成爲全能戰爭機構中的服服貼貼的工具。

德國青年從十歲時，即於每週中聆受一次國家社會主義學說的訓誨；這種訓誨，隨着年齡的增加，由淺而深。這種「家庭訓誨」是在某種指定集團的家庭中舉行的。如情形許可的話，每一個集團得由兒童自己去建造一所訓誨舉行處。兒童於每週中到那裏去集會一次，依照着全國總機關所製全國一律通行的節目表，作唱歌，朗讀，演講和辯論等事。

但從十歲到十四歲，訓練的目的重在體力的發展。當局承認兒童在這年齡，其腦力尙不足以領會國家社會主義學說的要義。這時他們祇能學學服從，和聽聽元首的生平，他怎樣排除一切困難躍登高位的故事。

幼童組織都是照着軍隊紀律管理，其中包括強迫的參加所謂「服務」，和派給各種必須小小履行的常役。從十歲到十四歲的兒童，每人都頒給一本「徵召希特勒青年入伍服務」。這書共有三百多面，內有許多種柔軟體操方法，汽槍的玩法，空地上隱蔽身形

法，地圖閱看法，要塞地圖的畫法等類的指導。軍式操更是每個德國青年日常所必須學習的課程。

十四歲以上的青年，在加入勞工役之前——這種勞工役也是照着軍隊紀律管理——注重於令他們多習主義，但同時也着重軍隊式的體育。這時另有一本「服役中的希特勒青年」頒給他們閱讀，其中指導更進一步的柔軟體操方法，說明小口徑步槍的機構，和更進一步的閱看和繪畫地圖方法。並詳細指點軍隊展開之後，各人應如何前進的方法，和一切軍事學中的初步原理。

因為種族是國家社會主義學說中的一個中心基礎，所以德國青年也在「種族科學」方面受澈底的訓誨。所灌輸於青年心中之各種信念中，有一項是：適者生存的意義，照國家社會主義派的說法，即是強者能征服弱者。

在一九三三年國家社會黨人進握大權之前，「希特勒青年」尙是少數幾個以明定的哲學爲標榜的青年組織當中之。但他們的領袖很乖巧，就把別個組織中的主義，凡合於自己的需要者，一起集攏來，作爲自己的主義。

在納粹以前的許多德國青年組織中，其根本概念——有時是不說明的——大都屬於逃避性質：對戰後道德破產的反動，並對下一代中國內工業雖有了擴展，而得業機會依舊受着限制的反動。這種概念得其表現於各種運動如：回向大自然，以求力量的供給；改用簡單的社會方式，以便逃避現代的複雜社會等類的主張中。在實事上，則這概念表現於集團參加爬山之遊戲，有組織的旅行，和致力於實行各種柔軟體操中。

納粹的青年組織，依舊犧牲了智育方面的發展，以期體育方面可以得到極度發展的功効，同時則以一種全國人民都是在元首的領導之下，為全體的福利而努力之社會概念灌輸青年。

德國青年的教育問題，現在已成爲德國一般家庭中爭論最烈的一個問題，尤其是在戰前一代的智識份子和戰後最老這一輩人物的家庭中。因爲他們認爲已看到用這種偏重一方面的教育制度一律地訓育全國兒童的危險。他們以爲這當然是一種適合於中庸之材的程序，宗旨在於使它標準化。因此，這即是一種歸於劃一的程序，而從歷史上看來，凡是歸於劃一的程序，都只是使水準向下低降的。

這個國家社會主義的青年訓練程序將有怎樣的最後結果？它將培植出怎樣的男女？它能否培植出一班富有才能毅力的新領袖以繼續現在諸領袖所企圖達到的歐洲盟主目標？這些，還不能以事實來證明。這個問題須等到現在這輩青年已長大成人，和新的一輩為父母者並新的一輩教師也在這種教育制度之下產生出來後，方有解答之可能。況且這個問題是否有解答之一日，也還須看這次戰事的結果；因為它是必須仰仗德國戰勝方能維持其存在性的。（By C. Brooks Peters 雲玖譯）

青年的苦悶

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我們與法國作別，跨過了國境線踏上德國的土地，這正是某國社黨員被「肅清」所犧牲的一天。到現在，在我的回憶中還是新鮮，從那一天起我便開始度着德國的生活，也正是從那一天起，不管自己愛好與否，對於德國的問題，再也不能漠不關心了。無論什麼時候，政治成了我心中唯一的問題，我雖然極力使自己不關懷政治，可是我的旅德生涯，却又在迫我非關懷政治不可。

從此，我讀德國的歷史，開始研究國社黨的勃興和國社黨給予世界的威脅。幸而我有餘暇，能將能夠讀的書籍通讀一過。

我從各方面受書籍和友人的指示，使我對德國過去的燦爛事蹟，和許多德國給予世界人類的貢獻，不得不贊嘆起來。但是你愈研究歷史，你就會驚異到人類的失敗是日在增

加擴大之中。今日世上出現的事情，你若愈是思考，你就愈會感到那是在重演過去的覆轍。單以『思想』來完成一件偉大事業是十分困難的，而且，我們的感情往往走在理智的前面強烈活動。我的旅德日記，大概有數冊之多，其中予我印象最深的，要算『國社主義對於德國青年的影響』這一點了。

一九三五年冬天，萊茵區下着稀有的大雪，孩子們在戶外沈湎於玩雪的遊戲。我在到哥特崙氏家裏去的途中，遇着正在拖着雪車玩耍的女兒馬利愛德。

『F先生怎樣了？』

因為這女孩子常常喜歡詢問F先生的安否問題，所以我今天想尋找出她的理由來。

『在德國，F先生已經不能當學校教師了。現在我們學校裏已經新請了一位先生，但是他個笨人，使我十分討厭！』

『呀，你說這種話！』

『可是，我討厭新先生，我十分歡喜F先生，我們都十分歡喜F先生。家裏的一羣，已經暗中約好大家無論怎樣都要討厭新先生。』

這是個十歲女孩子發表的意見。

馬利愛德又繼續說出F先生被驅逐的理由：

「F先生像從前一般在講堂上做聖誕節的餘興，舞台上裝一個馬棚，我扮聖母馬利亞，男生漢興扮約瑟，村裏的孩子達維德扮基督耶穌，還有幼稚園的孩子和學生扮三個先知，二個天使，牧羊人和村人。我們都跪在達維德扮的耶穌基督面前，唱着基督降生歌。」

馬利愛德說到這裏透一口氣，下意識地翻弄雪車的帶子，她好似忘記了我的存在，她的臉上，顯示着德國人特有的困惑時的表情，我不忍看她的表情，更進一步的問道：

「那末爲什麼你的先生撤職了呢？」

「我從女郵局長希米特伯母那兒聽來的，是她向希特勒婦女會告密的。」

國社團會議裏誰要告發別人的不良行爲，一定會得到贊許，所以希米特伯母把F先生以一非阿利安人而使學生下跪的事報告給國社團。

「一個國社黨黨員到學校裏來了，教先生和學生聚集在講堂裏，說猶太人是怎樣的可

怕，而且說扮基督的達維德的祖父是猶太人，因此認F先生所幹的爲大不妥當，根據這理由便將F先生撤職，德國的孩子不能在猶太人面前屈膝。」

「達維德的祖父是猶太人嗎？」

「是猶太人也好，不是猶太人也好，我們約好大家反對新先生，我們很有禮貌，先生進教室，我們馬上站起來，他喊「希特勒萬歲」，我們也跟着叫一聲「希特勒萬歲」。新先生比F先生來得美麗，但是我們討厭他，表面上我們是服從的，心裏却老是反對國社黨。」

但如因這件事，予讀者以一種全部德國兒童都像馬利愛德一般反對排斥猶太人主義的印象，那是錯誤了，因爲我知道，有許多兒童已上國社黨反猶太主義的鈎，同時又有許多兒童絕對服從國社黨對付猶太人的命令。

德國無論怎樣熱心教育，威脅，甚至責罰，禁止自己的兒童走到猶太人兒童的運動場去，可是我仍能看見相反的實例，就是在鄉間的學校裏，由於國社黨的命令，使德國兒童與猶太兒童互相隔離，但是德國兒童仍是很親愛的和猶太兒童坐在專給猶太兒童坐的

椅上。

在伊思特的一個早晨，我爲一些事情上街，在某一處門上橫釘着塊木板，板上用黃色油漆寫着中傷猶太人的國社黨標語，有一個十四歲左右的普魯士少年正在努力除去這個標語。我自己和那少年雖然漠不相識，但被好奇心所驅，禁不住問道：

「你是猶太人的孩子嗎？」

他的眼珠像刺刀一般的閃耀着。

「說給你聽吧，我是國社黨人所歡喜的純粹阿利安人。」

「那麼你爲什麼要除去那個標語呢？」

「那是在消除祖國的罪惡。」

他仍舊在消除油漆，這時從對面來了一個穿制服的男子：

「你在幹些什麼，漆是從我家裏拿來的，現在，你倒在弄掉牠，好，讓我再來寫一

遍！」

可是那少年假裝不知的樣子，將油漆的字全部除去才轉過身來，望着那個男子。

穿制服的男子就這樣回家去了，當我重經該處的時候，那裏沒有一個人，也沒有了黃的顏色。

這是距今二年以前的事，據我所知，以後這少年一直依照他自己的信念，不顧一切的實行着，但這是樁最危險不過的行爲了，因爲他有立時被拘禁到少年收容所去，科處勞役甚至極刑的危險。

顧爾德是一個獨立生活的孤兒，依照國社黨政府的法律，德國人所有的金錢，不可以化在猶太人的店裏，但他不知道這條法律，竟在一向買慣的猶太人衣店裏購買衣服，這件事給國社黨人查悉了。但黨人並不罰他本人，却把他的伯父傳到黨本部去。他是個有財產，經營工場，並且兼有公職的人，因此他被國社黨褫除了公職，科處很重的罰金，同時還命令他寫一張『今後如有違反國社黨命令之事，甘願拘留於勞役收容所中，縱使被處極刑亦無異議』的誓約書。

顧爾德太敬愛他的伯父了，對我說：

『爲了正義和真理，自己願受隨便那一種極刑，但我現在姑且暫時服從國社黨的命

令。』

德國人很愛熱烈慶祝誕辰，少年夫貝特的父親五十大慶時，全家老小都圍着食桌開始祝賀，只缺少名叫夏科布的總角之交。因為夏科布是個猶太人，自從國社黨虐猶以來，他不能上這個純阿利安人的屋子來了。

夫貝特的父親因為要邀請夏科布，親自去接他來家，讓他坐在自己旁邊的椅子上，少年夫貝特遲遲回來，他除了夏科布之外向大家行禮，父親爲了他不向夏科布行禮所以申斥了幾句，但是他拒絕和猶太人握手，無論父親怎樣命令，這十五歲的少年死也不肯聽從，因此父親厲聲說：『不許夫貝爾吃飯，給我滾出去！』並且說：『夫貝爾假使不表示出真的德國紳士的態度，那麼不許來參加慶祝我誕辰的宴會。』

後來那孩子向母親訴說他不知服從誰的命令纔好。這少年是崇拜希特勒青年團團長的，所以他到團長那兒去，詳細告訴他那生日事件的始末，請求指導，這可馬上發生了件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他的父親給拘禁起來了。

布利士洛的馬爾素夫人有四個孩子，他的丈夫是當教員的，他家在用餐之前，有一禱

告的習慣，一家老小同聲說：「吾主耶穌，請你來和我們一同祝福今日賜予的糧食。」可是一年生的馬丁無論如何不肯禱告，詢問他不禱告的理由，他便振振有辭的說道：

「學校裏的先生說，耶穌是猶太人，所以不可向他祈禱。耶穌教我們溫和，謙遜，可我是德國的少年，我要豪放剛強的長大起來。」

今日的德國家庭中，由於這類問題，正在一遍又一遍的重複演着雙親子女的衝突，多數德國人說國社黨雖然想抓住青年的心，可還不曾成功，我親了上述的幾件事之後，覺得這句話不無可信之處。

國社黨和德國青年之間，表面上似很融洽，他們穿着一式的制服，唱着團歌向前行進，舉起右手行國社黨的敬禮，真是呈顯着一絲不亂的統制狀態，再從幼稚園起服役六月義務工作，和二年兵役諸點看來，我們又看到青年服從的徵象。但是他們的雙親都說：「孩子們漸漸在離開父母，侮辱爹娘，不信任爹娘已成家常便飯的事了，我們的青年時代真不是這樣的。」

德國學校裏的教員，看來像是被急迫的情勢所壓迫的樣子，他們異口同聲地說：「今

日的德國青年，表面上是受着服從的訓練，精神上却並不受着支配，青年們對於禁止的事項，都好奇得很，熱心地向教員探尋禁書的書目，所以很易明白他們是把禁書完全讀過的。德國有好多不適合國社黨理論的文獻和傳統，不論你怎樣限制，仍不能抑止或是切斷正在增長中的青年的關心。許多書籍是焚化了，但不能夠將國內的書籍全部消滅。德國人是個好讀書的民族，隱匿的禁書為數很多，所以青年們一定可以弄到幾冊。德人雖被人稱為很慢性的民族，但決不是愚鈍的一類，雖說容易感情從事，但能夠孜孜不倦勤勉從事。德國人是一種絕對不許做不合理的事情的人類。」

一個年近五十的教員在他的感懷中說：「再沒有比當教員困難的事了，我盡自己的至善從事於教育，可是被人這樣那樣的批評着。我們辦教育的處在指導部的指令之下，到今日為止，命我們供奉一批於軍隊有用的青年，但最近，又令我們製造一批思考力發達的青年，他們命我們要教一些關於康德萊奧席勒的研究，可是十八九世紀文豪們的文獻和國社黨理論是互相抵觸的，這如何才好呢？我們實在一點也沒有辦法。」

一九三七年春天，我在開往柏林去的火車中遇着一個完畢了義務勤勞而歸去的青年，

並且和他談了些關於德國教育的話，他說：

「德國少年很少喜歡學校裏的科目了。排着隊伍，唱着進行曲前進比讀書做算術更來得高興，這是因為十四歲左右以下的少年完全被服從統制化的緣故，所以到了十六七歲的少年，大部分都發出不滿的論調了。」

他繼續說道：

「雖說我輩青年是新德意志的精神，縱使國社黨也是這麼說着，但在德國却找不出有新德意志精神的存在，多數德人，都奇妙地有着傾向精神勞作和思考的性情。」

說到這裏，他突然問我：

「你把德國這個國家下如何定義呢？」

慚愧得很，自己對於這質問，根本不曾思考過，所以我爽直地告訴他不能夠回答。

「我們的祖先曾有過言論的自由，他們用筆墨或是演講可以發表各自的意見，但在今日，國家除允許代表國家的人發表國家的意見外，再不許發表個人的意見了。然而無論你如何壓迫，到底不能抑制個人的思想和思索，現在我輩青年嗜着宗教革命以來未曾有

過的酸甜苦辣，在猛烈的火燄中受着試煉，黑格爾主義代希特勒主義開出一條道路，希特勒不是說過嗎：「你們要信賴國家——一切努力的中心——我就是國家，所以你們該服從我。」」

他說時黯然若有所傷。

我在無線電裏聽見了紐綸堡國社黨大會的情況，一隊少年合唱着團歌，用十分響亮的聲音叫喊着「準備好了嗎？」德國青年便回答他說：「隊長，我們已經準備好了。」現在還清楚地記得少年亞爾佛來特也曾參加過這大會的，可是他說：「我傷心透了。」

然則，他們該怎樣呢？公然反對國社黨命令的青年少年們，除了被處於國社黨的利斧之下，或被投入勞役收容所之外更無其他路走，他們並不是卑鄙懦怯得沒有殉教者的情感，他們是非這樣活着等待幸福之日的來臨不可，他們的大部份只不過在努力服從國社黨政權的法律命令，雖然他們曾一度服從過國社主義，但和年齡長大同時，他們會從服從國社主義的夢境中覺醒轉來的。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憶起那羣在德國認識的青年少年了，在我印象中，深覺他們是

一羣精神的理想家，同時也有着天賦的善良性。

青年羅比爾曾在給我的信裏說：

「德國青年實在所要求的，是廢除國際間的軍備。我輩青年如欲從國社黨的荆棘中逃出來，在人類的博愛之下，和他國的青年握手，那非以流血的革命不能達到。可是跟流血革命而來的一切，恐怕比現在更爲險惡吧！」

他們現在正受着國社黨的訓練和統制，我自己曾經問他們爲什麼弄到這個地步？誰都回答說：

「因爲來得太急驟了。我們是不能了解的，我們的義務從那一天開始？我們的義務到那一日完了？現在一些也不能明白。」

但他們之中，不論是男是女，都是友情豐富心地溫良的，是一羣對於些微善意，也必抱着感謝之念的善男善女。他們現正伸着雙手，希望和世界的青年男女像兄弟姊妹一般地親愛團結。(Nora Wain 作 呂實名譯)

人 民 思 想

德國各級人民間之界限極嚴，隨各地風習之不同而異。七十年來的統一，仍舊遺留着從前各獨立邦的個別的特性。漢堡（Hamburg）的思想與慕尼黑（Munich）不同，而史都格（Stuttgart）的風習也與哥尼斯堡（Koenigsberg）相異。換言之，德國國家之組成乃以比較受人歡迎的大日耳曼主義爲連繫，更吸收各種不同與相互衝突的風習。這在時勢緊張，舊創復發時，一切便更顯露無遺了。

從一九三三年起向德國人民加施壓力的國社黨，在七年後就呈露其弱點。祇要去巡看幾處名城，就足以證明一個人可以用武力將某種生活標準加諸人類，但不能以獨裁法令變更他們的頭腦與情緒。納粹主義雖有相當歷史，但從未握住這個真諦。有人祇須到德旅行，就知道統治七千萬人民的企圖已經失敗。他們不敢作聲，也不能反抗，但他們却

保持着他們不同的個性。

普魯士人是久經訓練的。漢莎（Hanse）各城市的人民保持他們堅強的獨立性。南方的人民篤信他們的宗教。然而希特勒完全忽視心理的事實。他想建起一個不以種族作為堅固基礎的國家。他以『細胞』代替種族，而結果種族將毀滅他的『空中樓閣』。

無論在何處，德國的文化家庭都知道納粹主義為力謀控制將來，故使青年們疏遠父母，輕視宗教，愛好一種機械式的精確性。

有一位世界聞名現已退休的學者，曾與我作長談：

『一個人可以容忍現狀。一切的事物都會過去，納粹主義也不會有十年的統治。那末此後如何呢？這就不堪設想了。』

『將來總有一代人不諳思想。更決不能得到我們所謂的「道德」。』

『看我們的法庭，它們毫無權力。法官與法學家都孜孜於發明新謬論，以明整個的文明世界是犯了一件界權與個人的大毛病。』

『你看見過我們的「新藝術」？這真傷心。沒有靈機，沒有感動，連最基本的技術規

律也莫明其妙。七年來不曾出版二冊值得一讀的文學作品，不曾產生一本值得上演的戲劇。我不知道我們的「超人」在從前做房屋裝修匠時工作的性質如何。但不幸的是，我知道他現在是德國文學與藝術的最高評判者，而更不幸的是，向他獻媚的心機成爲我們現代作家和藝術家的天職與學藝了。

「真的，納粹主義終將消逝，現在活着的人看到它的成績在大庭廣衆之下被焚毀，但你不能燒掉後輩青年們心腦所中的毒。我們的人民已由被鞭策而至怨恨，不久即將直起反抗欺騙他們的人。大戰中不至有革命發生，但我們如戰敗，則國內非數十年不能得到安定。現在慘痛的經驗已警告人民不能再信賴任何領袖。」

「我們正在過着悲哀的時代；但戰爭的興奮減少了我們壓制的痛苦，而我們也無暇思及。讓和平到來吧，與和平相俱的是我們真實地位的自覺。」

我已把一位代表和高等德人的談話重述出來，因這反映出多數知識份子的議論，他們在抗拒誘惑中保持着他們的獨立性，與爲此而犧牲他們的物質利益。

我相信這種人究竟是少數。這從國社黨的成就可以看得出；而希特勒的成功竟鼓起一

般德人的驕矜，這些人雖飽經忍耐與訓練，然並非知識份子。再則，人民對於德國以外的事物完全不知。多數人真的以為：奧國諸納粹拯她於許士尼格的手中，在波希米亞的日耳曼人被捷克人所屠殺，和波蘭人行將侵略德國。至於加在捷克人與波蘭人身上的慘暴行為，則他們一無所知。

在另一方面他們以為：英國人民正在飢餓窮困；大英帝國正趨瓦解；而法國則在共產革命的前階。和蘇俄突然親近震動了中等階級（最受壓迫者）與實業家，地主與農民。這鼓勵勞動階級去要求加工資和減鐘點，而他們已告成功。他們自然想得寸進尺，將由他們的「納粹細胞」轉向共產單位。

德國勞工領袖賴氏（Loh）知此危機，因此常作宣傳演講，和加多秘密警察以刺探工業界的情形。「共產主義」一詞現在德國時常聽到，蓋反對者與歡迎者多有道及，有許多人在疑心希特勒可曾把他的靈魂賣給史太林。

在南方有分離的現象，尤其是在納粹主義的老巢慕尼黑。一九一九年四月，慕尼黑黑為反對把巴伐利亞（Bavaria）捲入戰渦的普魯士人而轉向赤化；普魯士軍隊在兩星期之

內平定此亂。現在這天主教人民的反布爾什維克精神，因「與敵妥協」而大受震動；而屢被普魯士人引入禍途的經驗，也激動着正在滋長的分離運動。這在戰時也許不很積極，但不論戰爭之結果如何，巴伐利亞人一定會宣布他們的獨立。我已聽到過上下各級的巴伐利亞人發出這種願望。大日耳曼主義在巴伐利亞已無生氣，甚至在凡登堡（Völklingerhütte）也如此。這是為自衛而反抗一個手段暴虐，自己任命的領袖。以上所述，似乎與希特勒在慕尼黑受歡迎的情形相矛盾。實則歡迎者是事前組織好的，而分離事實的自然反應，決非戈貝爾的叫喊所能除去的。

這在我是覺得驚奇的，因同樣的情緒竟發展到北方，流行於漢堡與白萊門（Bremen）。這裏的經濟要人商量在戰後重建漢莎聯邦之可能性。在這些城市中，尤其是漢堡，納粹主義從來未能種根，一般職業階級與勞工的趨向共產主義，已成爲納粹宣傳的障礙。

船業公司，出口商和進口商等都已關門大吉，但那些從事於波羅的海貿易者除外。他們的僱員，不論書記海員，都被遣往集中訓練，從前繁榮過的海港，現在像被瘟疫蹂躪

過的城鎮一樣荒涼。

祇有被僱的「樂觀者」想使羣衆有必獲勝利的概念。他們對人民講到倫敦城市裏的富藏和巴黎的銀行；講到各種奇偉的殖民地，則「元首」可以隨意取捨；講到富有，則世界最偉大的人民此後定能享受一切；權力不用講，他們將統治世界。

每一個德國人皆迷於此夢，可是不大有人相信這能實現。凡記得上次大戰者就會疑心；凡以批評的眼光觀察納粹主義，而知其缺乏道德本質者，也懷疑希特勒的能力可化沙場之勝利為德國人民之勝利。因他祇能破壞，祇能將一個具有道德基礎的國家建於毀滅之上。

有一位舊派的政治家說：「當然，沒有一個德國人不希望勝利的。然而希特勒決不會滿意的。他還想第二個戰爭。如果他得了全歐洲，也倒並不藉此取利，他又將轉亞洲或美洲的念頭了。有人把他比作一個歌劇中的女領唱者，她必得時常有新的演出，那末她的風頭才不至衰倒。希特勒比她更壞；他必須產生新的興趣以滿足個人的無上偉大。我想他唯一的大慮是他不能重創宇宙。」

德國人民的日常生活是非常痛苦，而冬季的缺少燃料更增加苦楚。但納粹政權下的德人向來短少日用品，而漸覺慣常了。

祇有南部有缺乏食物的呼聲，但這些巴伐利亞人的生活仍比北部的德人好。他可以攜着口袋到鄉下去，而帶着一星期的精美物品回來。農夫們是禁止做這種生意的，但官方知道巴伐利亞人不好弄，祇得眼開眼閉了。

全德國脂肪的缺少是那麽嚴重，肥皂絕跡，而人民如何維持清潔很難明瞭。甚至大旅館的廁所中也不供給肥皂。

紡織物品，甚至以木質纖維和以少許羊毛作為代替，其缺乏可以法律限制人民衣服的數目表示之。一個人不得超過兩套衣服。朋友們對我說，官方檢查者到他們家裏來查看衣櫥的內容，和登記衣服的數目。沒有人可以保持兩套以上，否則把超過的衣服沒收充公。

自然，納粹黨員的待遇與別人不同，並且我聽說一個女子的眼淚保全了好幾件她心愛的衣服。一個女子的衣服也不能超過兩件。開店老板，尤其綢緞店，地位是悽慘得很。

痛苦的消極慰藉往往是怨恨。對於波蘭人的怒憤已達頂點，於是納粹宣傳又造題目：『英國有什麼權利可以干涉？那些英國壞蛋沒有別的，祇想毀滅我們！』

(By A Neutral Observer 作林譯)

戰時國民生活

除了正在遭受國家和種族滅亡之痛的波蘭和德國猶太人之外，在德國從和平以進於戰爭的變遷，恐沒有其他交戰國或甚而有幾個中立國家那樣來得猛烈，因為納粹政權，使德國立於備戰狀態者已有七年之久。不過戰爭對於德國人民生活所印下的痕跡，究較其他國家為深。此種現象，以在去冬臨近耶誕節時最為明顯。彼時『耶誕節可得和平』的希望已去，德國的家庭雜誌坦白陳說，這將不成為一愉快的耶誕節，而祇是一『空虛』的耶誕節，惟有母親，妻子，愛人哭她們為戰事而死的愛人的眼淚而已。

戰爭好似洪水一樣，流過每一個德人生活角落，迫使每個人適合戰爭需求。可是戰事最明顯的現象，倒並不是鐘聲緊急，燈火管制之夜，也不是間或有之的空襲警報或其他種種擾攘，甚而也不是戰鬥本身。而最重要的，可說是嚴厲的政府統制，生活程度

的低落，和『德國社會主義』名稱所由來的平等計劃之實行。凡此種種之結果，對於德國人民生活，恐至戰事停止後亦將影響甚大。

據最近官方報告，去年德國收入預算數額之鉅，爲牠有史以來所未有——八百八十萬萬馬克。且拿逐漸增高的國債除開了說，根據同樣的計算，本年的收入尙當大增。可是在牠近代歷史中，除上次大戰末期外，德國人民拿進款所能購得的東西，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少過。逆料在戰事的進行中，還將繼續減少。

這種現象，確實是貧富一律，因爲口糧統制制度並無階級之分，而是拿普通工人家庭做標準，低至僅足維持生活，而主要的食物還都屬於代替品。事實上，除了少數富有者或許從前稍有物品積儲，或許有時能獲得國外親友之餽贈外，重工業工人的生活，在飯食方面，反較富有者爲佳，德國雖去『無階級』的俄國共產主義尚遠，但其傾向已很明顯。像所有平等制度一樣，德國的制度也在把水準降低，而非提高。

德國富人，雖仍保有其講究的住宅，公寓和地產，可是他們住在裏面和從前習慣相去很遠。他們所能得到的衣食等必需品，和平民並無分別。他們雖有汽車，可是除非有緊

急事情，因汽油缺乏，這些車子總是擱置在車間裏，不論貧富，都是步行或乘公共交通用具。他們雖有講究的檯布，可是因為缺乏肥皂，只好束之高閣。貧也好，富也好，一樣在油布或在光桌面鋪張紙頭用膳。富有者或仍可在從前時常光顧的店舖中享受一些希望隨意選購的利益，可是這種利益，僅限於服務或品質方面，而不能及於數量。他們可以購買一些不受統制的美味，如五毛錢一個的蠔之類，以佐規定的膳食。他們可以買高價衣料，可不能較貧民多買一點。

在耶誕節，特准婦女們例外買一雙長襪，男子買一條領帶，而不除去限購卡上的「點」。主婦們也得購買耶誕節製麵包用的香料和調味品及蜜餞水果等，而不記入口糧單內。

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有許多私販乘機而起，用很高價錢，販售衣料。不過買主只有大胆的人，因為納粹法律對於私販和買客，一律處以十年以下苦工罰則。

富家雖仍僱用僕役，但是如有破壞限制規律的時候，主人反而要受制僕役，所以有許多位僕役成羣的主婦，也寧可親自去整理臥室或私室，以防容或有積儲的零星東西，

僕役所偵知。如果有一位來度週末的客人，除了攜帶自己的食品或口糧單之外，再帶一些真的咖啡或是有意把他的一塊肥皂遺忘在浴室裏——這人大概不是一個非常的事業家定是一個外國人——那末這人必成爲永受歡迎的客人無疑。

平常口糧，限制極嚴，僅足充飢而已。據正式醫生方面意見，如果長此下去，一定有害國民健康。因爲在耶誕節時，德國人民可以額外得到一批特別食品，計有一百二十五公分牛油，一百二十五公分人造蜜，一個雞蛋及一些可可餅和糖，他們現在渴望日日過耶誕節。平常每人每星期可購得的口糧如下表：

肉

三百公分

肉製食物如臘腸等

二百公分

牛油

一百二十五公分

豬油

六十二·五公分

人造牛油

八十公分

果子醬

一百公分

糖

二百五十公分

牛酪

六十二·五公分

咖啡代替品

一百五十公分

雞蛋

一個

(一千公分合二·二磅)

因防止浪費起見，麵包和稻麥製食品亦同受限制，不過因為國內稻麥充足，所以限制較寬，而且拿馬鈴薯粉摻入麵包的辦法也經取消。牛乳祇供給十歲以下兒童和孕婦。祇有蔬菜和水果不加限制，不過這類食品的数量也在逐漸減少，而熱帶產品如橘子蕃茄咖啡和茶，已可想而不可得了。

規定所得口糧，大概總是吃掉。如果你是重工業或長時間工作的工人，則另有額外口糧，作為酬勞。這種酬勞，和工資一樣寶貴。不過主顧在商舖中必須買去他們所能得到的，他們可以買到魚和野味之類，祇是僅能在預先登記的店舖中，買到預定數目。

口糧限制制度，使店主和家庭主婦一樣不添許多麻煩。本來可以用電話定貨或叫貨的

種種便利，現在已不可復得。主婦必須親自上舖子裏去，依次等待肉店和雜伙店商人辛苦收集各人口糧單，再急忙細心的稱準分量。因為數量如此之少，所以每個顧客都很仔細注視，以防分量減少。同時店主又必須避免稱錯分量，以致自討苦吃。因為他們進貨只照顧客單子，少了就得賠本。這種制度，常使買賣雙方發作脾氣，因為在事實上，店主付捐日重，物價却有一定，生意減少以及其他種種不如意事，性情易變暴躁，於是主顧逐噴有煩言，須經官方警告，才能暫時恢復應有禮貌。

據官方統計，去年德國成人消費肉類每人每年一百五十七·六磅，即每星期三磅餘，所以現在規定每星期限購一磅，僅及去年三分之一，官方每星期有兩天禁屠，雖非正式的或許還不止此。

在大家庭因為較大的孩子可以得到和成人差不多的口糧，所以能比較措置裕如。因數量可以買得多，他們可以多多變換，贖下來的還可利用。小家庭和單身漢，就很感覺不便了。

求最舒適的生活一言，在德國已不再通行，可於下列某家庭雜誌為富有者所擬的一星

期菜單中見之。

星期日 午餐：牛肉湯羹麵，捲心菜煮肉和馬鈴薯，蘋果。晚餐：油榨馬鈴薯，甜菜冷盤，鹹肉，麵包，牛酪。

星期一 午餐：香菌馬鈴薯湯，蜜餞蘋果，小葡萄乾。晚餐：牛乳凍，帶皮馬鈴薯，蘿蔔。

星期二午餐：野味，紅捲心菜，馬鈴薯，水果冷盤。晚餐：野味滿羹粥，苦苣冷盤。

星期三 午餐：西米湯，馬鈴薯，泥杏仁布丁，果子汁。晚餐：馬鈴薯湯，臘腸夾麵包，鹹肉。

星期四 午餐：肉片餅，蕪菁，捲心菜，或菠菜，馬鈴薯，蜜餞水果。晚餐：葡萄乾麵包湯，蔬菜麵包。

星期五 午餐：魚丸或馬鈴薯煮蔬菜湯，香蘭果汁煮紅燕麥。晚餐：鹽芹菜，蕃茄汁，馬鈴薯。

星期六 午餐：酸鹽菜，蜜餞水果。晚餐：青麥湯，馬鈴薯冷盤，血製臘腸。

早餐大概是祇有代替咖啡的大麥或麥芽，麵包或有一些果子醬，因為大部分牛油豬油或人造牛油都須作羹菜之用。但是拿德國的氣候來說，特別是在冬季，這種飲食顯然缺乏足夠耐久的脂肪，所以工人們常訴苦說，這樣簡陋的一餐，吃完之後立刻又會覺得飢餓了。

結果使大多數的德國人開始患一種心理作用的飢餓症，視飲食若生命，有吃的地方無有不去，可以儲藏的就儲藏起來。解除這種心理飢餓，就祇有吃不加限制的餅餌。在戰爭時期中，壯健男子也喜吃起餅餌來了。其矛盾的結果，再加之大量消耗馬鈴薯和澱粉，德國人民非惟不見消瘦，反而都漸漸肥胖起來，而尤以婦女為甚。

然而較飲食問題更嚴重的尚有衣的問題。在時尚方面柏林足與巴黎並美的時代早已過去。今日的問題不在時尚與否，而在如何才能蔽體。成衣匠已不復設計時新式樣，祇研究如何改製舊衣。

因為衣料較食糧更為缺乏，所以除非戰事能立即終止，或在目前的衣服穿破之前能獲得新的供給，則德國人民真將有衣不蔽體之虞。以婦女的襪子一項來說，許多人久已感

到缺少，而現在因多走路的緣故，較前更易破碎，所以可說已到出指露跟地步。而其他衣着仍屬講究的婦女，也已穿着很破或補綴過的長襪，或是不稱足的棉織短襪，所以對於襪子一項，鬧得很爲厲害。

個人衣着均開列在衣着單上，規定爲每人每年一百「點」。各種衣服有一定點數，任各人自由處置。不過所謂自由處置者，男子一套衣服就須費去六十點。一雙襪八點。襯衫褲每套二十七至三十五點。對女子比較優待，一套女服僅費四十五點，一雙襪四點，雖則規定每年祇准購買六雙。當局承認女子需衣服較男子爲多，因爲女子的衣服容易破碎。但爲防止女子侵佔男子的一份起見，所有男子，女子，男孩，女孩以及嬰孩的衣着單，都用各種不同顏色區別，祇有開列在單子上的物件才可購買。皮鞋則須證明其爲必要，獲有特別准許後方可得到，祇有一種笨重而耐久的戰鞋，則爲人人可得。

凡此種種，對於家庭主婦當然平添了更多工作和麻煩，她必須收起每一塊布片以備補綴之用，她必須計劃怎樣把舊衣服的碎片縫起來製成新衣裳。總之德國婦女對於戰爭供獻，較男子有過無不及，因爲當男子們在戰場上或從事開礦及製造軍需方面守住前線

的時候，德國婦女須任內衛之責。在報章雜誌以及無線電，電影裏面，常能看到對於主婦們的勸告，要她們必須在家庭及廚房內奮鬥，以取得戰爭勝利。

國社主義婦女團體所特別組織的一個家庭經濟部，專門指示主婦們拿什麼東西來烹調，和怎樣較以前更爲經濟。例如該部最近出版的公報，載有一文說，主婦們對於使用肥皂一事，仍屬浪費，因爲如果能多加留意，使物件少髒，則百分之三十的洗濯，可以省去。說所有衣服上的污點，百分之四十爲揩擦不當所致，百分之二十因爲進食時漫不經心，這是改進餐桌上的舉動即可避免的。但如物件必須洗濯，那牠又提出許多肥皂代替品，從海裏面的細沙一直到木灰爲止。

婦女們也有許多在廚房及家庭之外工作，以替代被徵入伍的男子。她們非但在各種工廠裏工作，並且也有當街車司機及郵差等職。幾百萬加入紅十字會及國社主義職務機關工作的婦女，非但責司縫紉，還須在車站爲軍隊及救護車服役，或當醫生助手，分派口糧及組織防禦工事等。

在戰事的非常壓迫之下，德國的社交生活，却反較前來得活動。在這個時候，沒有幾

個人願意日夜閉戶獨居，沉思悶想。所以共有的困厄和共有的危難，倒引起了人類的合羣本性，因而在心理的飢餓症之外，又加上了一重心理的不安症。這種心理的不安症，祇有聚同病者在一起，互相酬應，才能解除。小宴大宴的酬應，現在當然已談不到，這樣的酬應，祇是有特別補助的外交家，有地產或是有特別機緣的德國人，才能供給，現在在外交界中應酬最有名的，要算美國大使館代辦亞力山大西寇克，他的豐盛的筵席，常作為官場中談話資料。

普通應酬，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在家裏作『野餐式』聚宴，一種是到公共娛樂場所。在野餐式宴會裏，客人須各自攜帶食品，記錄在自己口糧單上，主人僅須預備飲料而已。雖在黑暗之下，夜間野餐式宴會，已風行一時。而太太們的咖啡談話會，雖所用為咖啡代替品，亦更為普遍。大家都是很想大家談談，男子談政治及作戰情形，女子則談她們的衣食問題，對於眼前困難，大家都表怨恨。

因社交活動日繁，酒的消耗因之大增。幸而酒尚不在統制之列，但有許多烈酒很不容易得到，而啤酒亦為節省大麥緣故，含量大減，漸漸的成為『戰時啤酒』了。

關於娛樂，最初國社政府曾擬把所有娛樂場所勒令停閉，後來覺得不宜控制過嚴，遂首先恢復跳舞。而現在則所有劇院電影院酒館咖啡店及夜總會跳舞廳等都依舊營業，而且顧客甚多，非常擁擠。

劇院是專供「教養」之用的，所以演的大多數為古典劇，難得有少數喜劇。電影院映片以德戰片為主，間或有幾張美國或意大利片子，換換口味。

酒館，夜總會及跳舞廳等場所的顧客，一部份雖為一輩很能賺錢而無他法使用的人，但大部分還是許多行將被徵入伍的青年，來此及時行樂，所以他們的興趣十分勉強。戶外運動也和從前一樣活躍，夏令配克運動場的足球比賽，觀眾有時達十萬人之多。

雖肩擔重重壓迫，和籠罩在疑雲不滿的空氣之中，德國人民的生活和一日三餐，仍每天按序進行，亂子也較預料為少。其原因，蓋在一切痛苦困厄之上，尚照耀着早獲勝利與和平的希望。此次政府的戰時口號，為「生活安全較生活舒適更為重要」。若至勝利與和平的希望消失，而此口號不復具有真確性的時候，德國民氣能否振奮如常，那得下回分解了。（Otto D. Tolischus 作 周華譯）

戰時柏林通訊

九月十一日自柏林發

住在作戰的國裏，實在是最沒有意思的事情。雖然我們並沒有看見敵人的踪跡，也沒有敵機來轟炸。但是生活總是這樣的單調無趣。街燈都熄滅了，黑暗的街景，使你忘掉了現世文明，我真想僱一個小孩，拿了燈籠在我前面開路，好像文藝復興時代的武士一樣。但是我恐怕連這樣一個小孩都僱用不着。他們都在忙着做那些比較有用的事情，好像傳遞電訊等等。即是一個小女孩，恐怕也僱不着，她們都被遣到田中去掘山芋，或是幫助農婦們工作。

好幾種食物，在市面上甚為缺乏，購買糧食，也非常麻煩。所以以上館子去吃的人非常多。幾家好一點的館子，都是座上客常滿，要找一個位子，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事。飯店

裏一定要開燈，所以不得不把窗門都關緊，窗簾都拉起來，使光線不致射到外面，於是屋裏就烟霧騰騰，空氣非常混濁。客人常常吃一口，就到門口去呼吸一口新鮮空氣。菜的質量，都較前減少。好的小牛腿與豬腳簡直不大吃到，但是我們總算還有雞鴨鵝，野豬等肉食，魚倒是很多，祇是不一定都是新鮮的。星期一與星期五沒有肉吃。但這與我並沒有什麼大關係，我祇要有蔬菜吃就行了。飯店中的價目單，雖然沒有變更，但是便宜的東西簡直要不到，並且也吃不飽。所以我這些日子，簡直好像發了財似的，每日兩餐，都是吃些最貴的東西。

我們每人都有政府發的小卡片，買一次東西，要登記一回。要是每餐都在家吃，實在不能果腹，我多半在館子裏吃，想來總可勉強挨過去！

最叫我憂慮的，却是肥皂和剃鬚膏。依照規定，肥皂一塊，要我用一個月。剃鬚膏一管，要我們用五個月。

一天晚上四點鐘，忽然發出空襲警報，實在英國飛機離開柏林還有一百哩呢。我趕快就穿着睡衣，披上大衣，避入地下室。鄰居的衣着，比我還要滑稽。人類互愛的熾忱，

在這裏，有着奇異表演。大家都好像忘了來避難的，當每一個新來者，走入地下室時，大家看了他那可笑的裝束，都相互大笑。

和英國不同，我們這裏的影院和劇場，都沒有關門。祇是在午夜後一時，實施戒嚴而已。但是劇場的節目，却實在不精采。電影都是幾年前的老片子，戲劇都是古典型的，歌劇都是瓦格納的。因為街道上這樣漆黑，摸着到劇院去的觀衆，簡直找不到位置。

報紙都登載着同樣的新聞，篇幅也縮小了一半。我聽說他們都已受到政府訓令，禁用『不列顛』這字。提到敵人的時候，都用『英格蘭』或『英人』等字樣。據說這對國民心理，頗有影響。法國人在普法之戰中，也曾應用這個方法，使人民覺得他們並不是在和全德作戰。『英格蘭』看起來或聽起來，都好像沒有『不列顛帝國』這樣龐大。

今天早晨，我到照會總部去，要求准許我買一條拍網球穿的短褲。却受到了極詳盡的盤詰，他們先問我衣櫥中還有幾套衣服，幾件襯衫，幾件內衣，幾雙襪子，……繼之再問我這些衣襪還能穿多少時候。都統補過沒有。據我觀察的結果，假如你有兩套衣服，四件襯衫，和六雙襪子的話，你再想置辦一些新東西，必須先證明那些舊的已經穿

破了。

全國精神動員的管理和統制，組織非常完美，每一區都有政治專員，觀察各區人民的精神如何，必須保持着蓬勃的精神，戰勝的希望。還要留心敗北主義的侵入人民心理中來。柏林全城，有十九萬專員和助手管理此事。每一所屋子裏，有一個防空領袖，這職務常由婦女擔任，她的任務，就是視察屋內所住各人，是否遵照規定，做各人應做的事。水桶和射水器，每層樓都必須隨時預備着。每家的洗澡盆中，必須常貯清水，以備不時之需。有防毒面具的却不多，因為政府並未頒發。

九月十九日自柏林發

我的女僕仍和往日一樣，在市場將滿口袋的豌豆，通心麵，玉蜀黍，甜菜以及許多我們從來不用的東西帶回來。和她爭也沒用，她說：我們若連被准許買的東西都不買，那真是傻子了！我要是再堅持着說，我們並不吃這種東西的話，她就說：『等着瞧好了，我在上次大戰中已經經驗過的了！』

十月一日自柏林發

戰時柏林通訊

我們已經開始感覺到我們是住在一個戰爭的國家裏，雖然英國飛機還沒有向我們這裏下過蛋。從前貼浴裝美女的廣告牌，都改了樣。上面都是政府的命令或指示。告訴你那裏可以領到購物證，怎樣注意在晚間不使光線漏射出來等等，還勸告你趕快向店舖登記，去買白糖或通心麵。

對於每個做母親的，以下都是些應有的知識。每一個小孩的床邊，都應該隨時預備着內衣，長襪以及外套。對於抱在手裏的孩子，帽子和絨毯也應該隨時準備好。還應該預備一隻小提箱，裏面放重要的證明文件，及圖畫雜誌玩具等，以備於地下室消遣之用。每晚睡前，必須將熱水瓶注滿，也放在那提箱裏。將這提箱與防毒面具都擺在最容易拿到的地方。我去參觀了波蘭俘虜營，裏面污穢不堪。假如波蘭人在家裏也是這樣的話，我真不怪德國人要去和他們作清潔工作呢。

十月三日自柏林發

說來人也不信，我們住在一個正在作戰的國家裏，對於戰爭的真相，却一點不知道。勝利大捷的消息，每天都聽到，但不詳細。報紙除了登載這些捷報外，祇刊載一些攻擊

英國或英海相邱吉爾的文字。

用煤氣來行走的汽車，一天比一天多，液化氣體一大箱，裝在車後保險槓上。每箱價值十五馬克，普通的福特車或雪佛蘭車，可用以行走二百哩。幾個月後，柏林所有的車子，都要改用煤氣駛行。

生活已成大問題，我有時真奇怪，大多數的人在這情形下，怎麼還能活下去。我曾經看見二百多個婦人在一個小魚舖前列隊等候，但那店裏祇有極少數的幾車淡水魚。大多數的人是一定買不着的，但她們還等着，以冀萬一之望。鹹水魚因為海上有水雷和英國人的關係，在柏林已經絕跡。在這已經無肉的國家，這實在是件苦事。

電影院所映的短片，幾乎千篇一律，指導人民如何在戰時生活。每次總是一個傻樣兒的男人或女人，剛要做錯一件事情的當兒，一個穿褐色制服的人跑過來，用着冰似的口氣，來告訴他或她，應當怎樣去做。最近演過的一張就是這樣，一個老嫗，剛要拿碎麵包去喂鵝時，一個穿褐色制服的出現了，救下了這幾片碎麵包。

難得有一天可以使你安安靜靜的過去。官廳總有人來問你：爲什麼你昨日午夜還不關

窗？爲什麼你讓屋內的光線從窗簾中漏出來？爲什麼你每天早晨從幾點到幾點總到某一個地方去？諸如此類的問題，每天總有人問你。刻刻有人監視着你，所以玩皮或幽默的事，千萬不要冒險嘗試。今天晚上，就有一个人喘着氣，跑上四層樓梯來告訴我，說窗幪沒有拉嚴。

我遇見一個百萬富翁的女兒，她告訴我說：她家裏的汽車和馬匹都被徵發去了！倉庫和空場上，也給堆滿了軍用器和糧食。西線退出的難民四十二人，也住在她們家裏，她們自己祇用一二間房間。

今天最驚人的消息，是從下個月起，分配牛油自八十格蘭姆增至一百十二格蘭姆。雖然麥迦琳的分配，是依這比例減少了。

十月八日自柏林發

每一場電影正片之前，都加演一段德國貨棧內部的影片，裏面堆滿了火腿罐頭食物及牛油等。觀衆恆報以大笑及掌聲，這反應很有點那個。

每天都有人告訴我們說：我們是多麼的快活，我們對於戰事，毫不憂慮，我們覺得如

何安全：我們有足夠的日用什物，英法人民，是如何在地下室中恐懼戰爭。父母或妻子對於他們在戰場上喪亡的兒子或丈夫的誌哀政府總加以壓抑。我以為這一點到也許是好的地方，因為德國人以前遇到家裏有喪事時，常常從頭到腳的穿着黑色衣服，達數月之久。

好久沒有驚人的事情發生，人民精神就鬆弛了不少。戈貝爾宣佈了慶祝攻波的一週中，人民也沒有感到多大的興奮，僅看見那些公共建築物上多插了些旗幟而已。

人民對於在波蘭的大勝，並沒感到興趣。反而都在討論說：我們化了這麼大的代價，是否合算？處置數十萬波蘭俘虜的辦法，也成了一個大問題。

十月二十四日自柏林發

在政府的新聞報道席上，我們大家都打着呵欠，討論的結果，大家都說是因為太疲倦了。但我們並不缺乏睡眠時間。以前每晚睡七小時的，現在每晚睡八小時，甚至於九小時，但仍覺得疲乏。我們以科學的頭腦來分析，斷定是因為食料不足的緣故。

軍士們要結婚的，都可告假回來完姻，婚姻登記處顯着十分忙碌。男人們都覺得前途

茫茫，今日不知明日事，女人們也覺得增加小國民，是對國家應盡的一種義務。聽說軍士中若查有未曾度蜜月的，常常能再得到一個月假期。

新法律對於在夜間實行燈火管制時犯罪，處罰極重。小小的行竊罪，也處死刑。漢諾佛法庭，最近曾有二個年齡在十七歲，十八歲，與廿一歲的青年判決死刑，因為他們在夜間實行燈火管制時向一個婦人搶劫了一百五十馬克。新法律對於未成年的少年，都一律待遇。假如他們的行劫勾當是在白天做的話，那祇要坐幾個月監牢而已。

各處傳來的消息，尤其是倫敦方面來的，都說德國不能支持長期戰爭。我對這點却不能同意。德國自身所宣傳的所謂倉庫充足等語，雖也不免過分誇張，但是德國本身的產物，假使人民都束緊褲帶，節省一下的話，也還可以支持幾年而不成問題。

十月二十八日自柏林發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曾說：『德國決不會一誤再誤，將英國的實力，估價過低。』我對這句話很感興趣。但德國負責宣傳工作的人，顯然已犯了這個老錯誤。大家都以為英國兵都是伊頓學校出來的學者，祇是在吃完午茶後，拿着把洋傘搖搖而已。他們把張

伯倫畫成一個清教徒模樣，祇在計算如何殺掉德國的婦孺。邱吉爾則被稱爲一個被資本家麥養的說謊者。倍利夏則被稱爲一個企圖毀滅亞利安人的猶太人。對於艾登與德夫古柏的攻擊，比較還溫和些。

十一月三日自柏林發

每次上餐館去吃飯，總看見菜單下面註解着：「熟山芋可免費取食。」這意思就是說：「我們明知道菜單上的東西不夠你吃，假如你還餓的話，吃些熟山芋罷！」

十一月八日自柏林發

戈貝爾雖然在星期日對德國青年演說中講，他們都對戰事十分注意，十分興奮。我就不信這話。他們對戰事毫不感覺興趣，假如有法可逃避的話，他們一定設法逃避。

時裝店的櫥窗中都仍陳列着絲織衣服。婦女們仍舊想穿長統絲襪。我敢預言，德國的婦女，不久就要變成和蘇聯的婦女一樣，萬分渴望着想穿絲襪。據傳蘇聯的婦女，祇要能得到一雙絲襪的話，隨便什麼工作都願意做。

那天夜間實行燈火管制時，我敲一家的門，因爲找不到門鈴，就點了根火柴照一照，

立刻被一位警察上來阻止。我告訴他說：『上面有屋頂擋着，英國人不會看見的。』他說他却沒有想到英國人，祇是覺得我對於用火柴太過於浪費了。

我又聽到一個極有趣的故事。一位太太，到醫院中探望她的弟弟，正當她在黑暗中摸索着向電梯走去的時候，忽然兩臂被人拉住。正在這時候，電梯剛到達樓底，她藉着電梯中的一點燈光向四面一望，都站滿了穿黑色制服的人。再看那從電梯中走出來的，正是阿道夫希特勒。據說阿道夫是來醫院探訪樂聖瓦格納的令郎的，小瓦格納在波蘭一役中受重傷，現在醫院調養。

十一月十一日自柏林發

新結婚法律已經實行了。在前線的軍士，不用親身回家，就可以完姻。祇須用書面向婚姻登記處申請，新娘帶了證明書去簽署後，就可算是合法的結婚。（左文譯）

德國與德國人

一

我們論述一個國家的時候，其實只是論述這個國家的國民而已。國以民爲本，沒有國民就無所謂國家，所以一個國家的性格特質，只不過是國民的產物。因此我們要講到德國這個國家，勢必至於講到德國人民。

不過德國人其實並不是萬衆一律的。這原也不獨德國如此，而是各國皆然。講到德國人，南德人與北德人一樣相差甚遠。相貌姿態毛髮之間既有不同，思想感情上亦復相異。

大體上德國是個缺少陽光的國家，比較起來，則北德更氣候嚴冷，景物陰沉，而南德却較爲溫和明媚。人民的性情也和自然相像，北德人莊重冷峻，南德人多情善感。以地

方來說，南德首都的明興（München），比起北德首都的柏林來要溫馨得多。

所以我們如果評北德人爲科學的哲學的，那末南德人該是感情的藝術的了。這個說法就在德國人自己，也往往於談笑中明白流露，譬如由北方的柏林一帶人說來，南方明興那邊的人是鄙塞之民，暗中自負他們自己才是德國文化的代表，由明興那邊的人說來，則說北方之夷不懂得藝術，畫家杜勒（Dürer, Albert 1471⁵/₁₁—1528⁶/₆）、柏克林（Böcklin Arnold 1827⁰/₆—1901⁷/₆）、倫[E]哈（Lenbach, Franz von 1836²/₁₁—1904⁵/₆）不都是生於南德的麼？

南北德人生活人情的差別，就在隨便旅行的外客之中也能立即感覺得到，這種感覺因其不由語文作媒介，來自人與自然之融合所釀成的空氣之中，所以能夠馬上直接吸取。北德人是厚重，冷靜，因而是理性的，使人有驟難接近之感，反之，南德人是明朗，多感，富於社交性，使異國人士也覺可以親近。

然而觀察一個國家的國民性，却只能置其內部差異於不論，而但就其全體一般的性情、思想、生活態度，來與別國國民民族作對照。

通常說來，德意志性格的特點，首在其隱忍性和厚重性，科學精神和組織才幹。從另一方面而言，則是鈍重而少俊敏性，與其說是天才類，毋寧視為努力型，意志堅強因而性情固執。唯其有此堅強意志不屈精神，所以才能於上次大戰之際以寡敵衆，勇武驚世，又才能消弭大戰慘敗後的浩劫，建設新興德國。

這也許正是如此。然而把人類性格的某一點，當作某一國國民普有的特性指出誇示，雖不無比較相對的意味，但畢竟不脫程度之差。德國性格的本質，實則只能於生活事實之間才可體會得到，而非文字語言所可說明。

從德國人通盤所得的印象，可以說德國人的人品，是不像法國人的俊敏伶俐，也不像英國人的儼然巍然，又不像美國人的天真爛漫。概言之，德國人可說是文化的野人。這所謂野人，並無輕蔑嘲笑之意，而是約翰·拉斯金所再三鄭重言之的近乎粗野意味的野人。

在文化上，德國是文明各國中的優秀者，她的哲學科學藝術，總顯示其世界的最高水

準。可是雖然如此而仍把他們稱作某種意味上的野人者，原因在於他們的生活思想，均是素樸質實而且剛強堅韌。從其人民生活釀出的色味，不是都會的雕斲，而是田舍的木訥。德意志性格之中，絕無一絲無懈可擊的所謂紳士的舉止，端麗均整的丰度，流行的伶俐乖巧，文明上的神經過敏。

就從往往爲了美容打扮不惜工夫的婦女來看，德國婦女也與衆不同，她們給人的第一印象，不是優美豔麗，而是健康質樸偉大的體格。她們不是妖豔的都市美，而作清新潑刺的田園裝。凡此各點，正足以符野人之稱。但他們並非目不識丁的原始野人，而是有着高深教養透澈理性豐富趣味的野人：此所以稱之爲文化的野人。

三

本來野人的特點，首在其單純。德國人的生活思想，正是單純而且率直。不過這裏所說的單純，並非表示內容的貧乏無味，而是指其一憑本色不施無用的矯揉造作而言。例如以家庭食品來看，德國菜全是一律，不出一週，就誰也能夠遍知德國菜餚。與她比鄰的法蘭西就大不相同，即在便宜公寓，其菜餚也千變萬化，花樣百出。其實所用的作料

原是一物，只因法人善於烹調，能把一物化出幾式，於以使人在中飯吃過的菜到夜裏會得又是一樣。兩相比較，德國菜的單調就格外分明。

至於思想的單純，那不是淺薄未熟輕率杜撰之謂，是形容其觀察事物方法的率直，不轉灣抹角濫繞圈子。所謂文明也者，往往弄出心欲說甲而故言乙，貌作稱頌實則誹謗，似撫實打，欲擒故縱，等等複雜瑣碎的手段。德國人却沒有這一套，他們的思想生活，和那種故弄玄虛的文明人比較起來，可說單純得多。不過話雖如此，德國人却也決非不擅交際，歐美人通常所有的交際手腕，他們也無所不備。能言善辯，富機智，擅諧謔，並不是鄉下佬兒：此之謂文化的野人。

從這種性格思想的單純之中，我們就不難理解德意志性格的輪廓。德國人對於由英雄支配一切的信賴歸順，從此而來的指導者原理之樹立，與此密切連繫的絕對服從非常愛好法律命令，凡此特性，也均與野人的單純有不可或分的關聯。

四

德國人的愛好法律規則，爲世界所公認，說得過火一點，他們的日常生活簡直就是法

律規則的組織，峻嚴純正，定型的權威的法規，乃是德國人的必需之物。他們的性格不像英國人那樣由習慣支配一切，法國人那樣自動合作。在德國人之間，沒有命令之處往往就會發生混亂。

德國人的愛好規則，即在即日常生活瑣事之間也在流露，例如公園廣場等處，不准踐踏草地，不准放狗，趁電車公共汽車不准吸烟不准吐痰等等禁止，若單說『不行』，在德國人還覺得不夠滿意，必須堂而皇之冠以『警察的禁止』『法律的禁止』這些字眼。這就是一種服從威權。

若以管理交通的光景來說明德國人的愛好規則，正是形容盡致。柏林交通管理的嚴格，堪稱世無其匹。倫敦巴黎這些都市雖一樣有管理交通的警察，一樣有行止的信號，但是行人對之，大都不加注意。巴黎尤為馬虎，假如有人立在此自凱旋門放射四方的大道之一角，就可以看到巴黎人士在車水馬龍川流不息之間，不顧行止信號，只管橫衝直撞，往往使那在人浪之中的汽車停車相讓。在揭起自由旗幟釀成大革命的法國，畢竟人強車弱，車須讓人。在柏林則恰好相反，人弱車強，車子軋死了人，那是死者之過。實

行行止規律之嚴，嚴如軍紀。這正是一種規律。不論有否車輛，只要開的是紅燈，就非止步不可，不管車影全無，非在綠燈開後，休想前進一步。偶有違犯規則，稍爲走出止步劃線，警察就要大聲斥責，趕你退到原位。

這種愛好規則性，及基於這種愛好的以法規嚴格統制一切之可能，也是野人之所以爲野人的特性之一。野人的單純，往往成爲信賴權威歸服權威。試翻過往歷史，一瞥原始未開化的生活，就可知道當時人類對於自然萬力無不覺其權威，帖然懾服。原來性格單純者最容易歸順權威。因此之故，英雄就能支配一切，且容易產生支配一切的英雄，大家對於風雲際會忽露頭角的英雄，總能忠心耿耿，馬首是瞻。（大泉行雄作 章庸譯）

天下事叢書續刊預告

戰時

英國

本書係將開戰以來英國政治軍事社會之動靜擇有價值與趣味者加以編集或述英國政治之變動或記英國人民之英勇讀畢此書不特可詳悉戰時英國之百態亦可窺知英帝國之所以為不倒翁也三月出版

美國

生活

美國生活生動多姿本書包羅萬象上至國會國務院內幕白宮生活外交活動下至好萊塢景象女招待生活時裝竊賊以及學校報紙民意測驗百景雜陳千奇盡現欲明美國生活底蘊者洵非本書莫屬四月出版

陶亢德編 亢德書房出版

德 國 內 幕

編輯
發行
陶 亢 德

發行所
亢 德 書 房

總代售
宇 宙 風 社

上海赫德路趙家橋榮源里十
三號香港彌花街卅三號三樓

大興公司

上海福州路六八七弄三十號

民國廿九年十二月初版

民國三十年三月再版

每册實價國幣一元八角

7

722202

722202

